庄家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大庄家 第一章（1）
- 大庄家 第一章（2）
- 大庄家 第一章（3）
- 大庄家 第一章（4）
- 大庄家 第一章（5）
- 大庄家 第一章（6）
- 大庄家 第一章（7）
- 大庄家 第一章（8）
- 大庄家 第一章（9）
- 大庄家 第二章（1）
- 大庄家 第二章（2）
- 大庄家 第二章（3）
- 大庄家 第二章（4）
- 大庄家 第二章（5）
- 大庄家 第二章（6）
- 大庄家 第二章（7）
- 大庄家 第二章（8）
- 大庄家 第二章（9）
- 大庄家 第三章（1）
- 大庄家 第三章（2）
- 大庄家 第三章（3）
- 大庄家 第三章（4）
- 大庄家 第三章（5）
- 大庄家 第三章（6）
- 大庄家 第四章（1）
- 大庄家 第四章（2）
- 大庄家 第四章（3）
- 大庄家 第四章（4）
- 大庄家 第四章（5）
- 大庄家 第四章（6）

- 大庄家 第四章（7）
- 大庄家 第四章（8）
- 大庄家 第四章（9）
- 大庄家 第五章（1）
- 大庄家 第五章（2）
- 大庄家 第五章（3）
- 大庄家 第五章（4）
- 大庄家 第五章（5）
- 大庄家 第六章（1）
- 大庄家 第六章（2）
- 大庄家 第六章（3）
- 大庄家 第六章（4）
- 大庄家 第六章（5）
- 大庄家 第六章（6）
- 大庄家 第六章（7）
- 大庄家 第七章（1）
- 大庄家 第七章（2）
- 大庄家 第七章（3）
- 大庄家 第七章（4）
- 大庄家 第七章（5）
- 大庄家 第七章（6）
- 大庄家 第七章（7）
- 大庄家 第七章（8）
- 大庄家 第七章（9）
- 大庄家 第七章（10）

大庄家 第一章（1）

陆明远把车停在他的金利投资公司楼下，往办公室走去时，营业大厅的旋转门送出来一个戴着墨镜的漂亮少妇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只是一时间想不起对方是谁。见女人望都不往他望，陆明远也就不便冒昧上前打招呼。漂亮少妇径直上了停在旁边的一辆凌志而去。陆明远立在那儿要自己想清楚这个女人是谁，可急切间怎么也没法在脑子里搜寻出这么个人来。想不出这女人是什么身份，陆明远竟有种隐隐约约的不安。

也不能说陆明远太敏感，他选择的事业和这时他所处的位置不得不让他比常人多几分警觉。金利投资公司的真正面目用官方话说是地下经济，英文写作under ground economy，又称“影子经济”、“黑市”、“黑色经济”或“平行经济”等，公司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买卖外汇、跨境资金转移、资金存储等金融业务，公司的大部分营业额并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所以也不用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言以蔽之，是指政府所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再俗点的话说就是地下钱庄。身为金利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陆明远实际上就是金利钱庄的庄主。

陆明远的办公室在八楼。在《放贷人条例》尚未正式颁布实施前，陆明远的公司猫在租来的一套三室两厅里。陆明远把手中的都彭包往大班台上一放，坐在大班椅上燃上根香烟思想开了。他仍旧想着漂亮少妇是谁。把记忆中与之相关的人梳理了一遍，兀自无法找到这女人的信息。想想，陆明远去了楼下营业厅，让营业部经理小赵打开今天的摄像储存机，当播放到戴着墨镜的漂亮少妇汇款的镜头时，连忙叫停，问小赵其汇款金额多少？小赵查看后告诉他，二百六十万人民币。陆明远便让小赵把汇款单据拿来。见汇款人是单婧，收款人是香港何家骥，陆明远就知道这女人的来头了，明白单婧利用自己公司做跨境资金转移，吩咐营业部经理小赵找一找此前单婧是否在金利投

资公司汇过款，如果有过汇款行为把票据复印了给他送来，今天的营业摄像要拷盘储存。

才回到办公室，公司的两大美女副总之一唐小雪走进来。另一美女副总叫李红烛。她们是金利投资公司的四大金钗之二，手下各有好几名绝色美女，专门负责为公司私募资金，深得陆明远器重。另两大金钗是王爱如和颜月仙。王爱如一年前在工作中结识了一江姓老板，两人蜜里调油几个月后便结了婚，如今帮衬着夫婿打理生意，偶然也会给公司介绍两位“上家”和“下家”。颜月仙从公司拿了近千万酬金后回家乡投资做了老板，被当地政府捧为能人，风光无限。对任何一家钱庄来说，大笔大笔的款子放贷给“下家”后，你得同时融资充实你的放贷资金，否则资金链断裂，接后就无法放贷了，公司势将陷入停顿状态。而根据央行发布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关键点放贷的钱必须是自有资金，严禁吸收存款。问题是只借不融资，你再多的钱也有放空的时候。好在金利投资公司的信誉不错，陆明远又有很好的人脉关系，这两年公司的生意愈做愈好，愈做愈大。这阵子唐小雪正缠着市电力公司的张总，欲把市电力公司存在建行即将到期的两千万争取过来。陆明远是从不问她们的行事过程，他只要结果。用美女攻关，那是他深谙男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而女人也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陆明远给两大美女副总的月薪仅八千元，在阁司这个经济发达城市，对一个美女来说也就刚好保证日常开支。如今做美女可得要钱来做，一个月买两件衣服上两回美容院就得好几千。也不是陆明远小家子气，而是他深谙低薪高奖出成效，你把她工资开得高高的，她也就懒惰没了干劲。不过，陆明远倒是很舍得花钱给这两位副总充门面的，公司给她们每人配了台进口本田轿车，可谓香车美人了。如果能顺利把电力公司这两千万拿过来在金利公司存上一年，唐小雪就能得到一百万人民币的重奖。

大庄家 第一章（2）

考上了研最终却又没去读研的唐小雪的确漂亮，是那种男人认为漂亮女人也认为漂亮的大美女。这年头流行优秀男人的“三上理论”：“多数女人可以弄上床，少数女人能上眼，极少数女人能上心。”陆明远对唐小雪的感觉是能上眼又能上心。陆明远曾经问她为什么不去读研？唐小雪笑着说：“这年头硕士博士都满街走，专家学者不如狗，我还去凑这个热闹干嘛？”旋即说：“艾里森不就当着耶鲁大学的诸多学子教授号召大家不要上大学吗，我呢算是响应他的号召了。”全球第二大软件公司“甲骨文”的行政总裁艾里森，在2001年美国耶鲁大学三百周年校庆会上，面对耶鲁的校长、教师、校友、毕业生，说了一段惊世骇俗的话：“所有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的师生都自以为是成功者，其实你们全都是Loser（失败者），因为你们以在有过比尔?盖茨等优秀学生的大学念书为荣，但比尔?盖茨却并不以在哈佛读过书为荣。众多最优秀的人才非但不以哈佛、耶鲁为荣，而且常常坚决地舍弃那种荣耀。世界第一富比尔?盖茨中途从哈佛退学；世界第二富保尔?艾伦根本就没上过大学；世界第四富，就是我艾里森，被耶鲁大学开除；世界第八富戴尔，只读过一年大学。微软总裁斯蒂夫?鲍尔默在财富榜上大概排在十名开外，他与比尔?盖茨是同学，为什么成就差一些呢？因为他是读了一年研究生后才恋恋不舍地退学的。不过，在座的各位也不要太难过，你们还是很有希望的。你们的希望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学习，终于赢得了为我们这些人（退学者、未读大学者、被开除者）打工的机会。”陆明远倒是没想到唐小雪把自己同艾里森扯在一起，就问她是不是想做艾里森第二？其实他也知道，研究生毕业后还不一样得像个小贩一样去推销自己。再说了，这年头女人学历高了没人敢要。读研考博做学问，并不适合每个女人，像唐小雪这么漂亮的一个女人，一辈子在书斋里与书为友，简直浪费资源。要知道女人的漂亮是给人欣赏的。

陆明远也不问唐小雪情况进展得怎样了，坐在那里一脸微笑地看着这位属下。他素来只要结果不问过程。唐小雪用一次性纸杯在饮水机上取了水，再在茶盒里抓了撮茶放入杯里，亭亭玉立地站在陆明远的大班台前，喝了口茶说："还得陆总你出下面才行。张总的意思在利息上要跟你具体谈谈。"

初次合作的"上家"为慎重起见，把资金借给金利公司前总要求与总经理陆明远见一面，算是对公司做个彻底的了解。对此陆明远能够理解，人家把那么大的一笔钱交付给你，你总得让人家放心吧。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上家"他都见，起码得上百万的大户"上家"他才安排饭局或上茶楼。金利公司的业务做开以后，因其信誉好，不少"上家"自动找上门来，那些小户"上家"更不知有多少，每个"上家"他都见还忙得过来？好在公司有套健全的管理方案，揽储部自有员工接待小户"上家"。他说："行，你跟张总约定了没有？"

唐小雪说："他那儿我随时可以把他拽出来，陆总你看是否把这个饭局定在今晚上？"

一个"拽"字便让陆明远知道她与张总的关系发展到怎样个程度了，陆明远笑着说："明晚吧，今晚已经跟人约好了。"

大庄家 第一章（3）

这时座机响了。电话是伟哥打来的，也不问他有没有饭局，让他下午开车去接他，说要带他去赴宴。伟哥的饭局总少不了他的好事，陆明远自是一口答应了，却想这回这位债权人又是谁呢？撂下听筒看着唐小雪说："你听到的，又来了个饭局，我还得为前头应诺的饭局耗上一番口舌。"

唐小雪笑了笑说："天天有饭局，这是好事呀。"

陆明远笑着摇头道："吃饭最是累人的了，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唐小雪轻轻笑了一声说："那倒不一定，看跟什么人一块吃饭。"

陆明远笑着说："当然了，跟你这种美人一块吃饭就不累。老话怎么说的？秀色可餐。怎样，一块去吧？"

唐小雪说："我晚上还有事，就不陪陆总去了。明晚上张总的饭局这儿可说定了。"闲扯几句把杯里的茶喝了，唐小雪飘然而去。

唐小雪一走，陆明远也就忆起昨天答应了郭总晚上饭局的。电话里郭总的意思是要介绍一位"下家"。金利投资公司有着一套严格的管理操作，那就是借熟不借生，没有熟人引见和远大于借款数量的资产抵押是不会借贷的。曾任银行信贷科长的陆明远自是知道，借款方一旦出现支付危机，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法把钱要回来。圈内因此有种说法，站着放钱，跪着收钱。何况现在放出去的是自己的钱，真收不回来受损的还是他，他不得不慎之又慎。换在从前，国家亏了也就亏了，他这个帮国家放贷的人却是不会吃亏的。郭总是他公司的"上家"，给他介绍过为数不少的"上家"和"下家"，两人的关系素来不错，现在情况当然不便赴他的饭局了，但得去个电话解释一下才是。约翰?洛克菲勒有句名言："建立在商业业务的友谊，远比建立在友谊上的商业业务要好。"陆明远对此深信不疑。

陆明远给郭总去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两声郭总便接了。寒暄几句陆明远告诉郭总，因忽然来了件紧要的事情，也就不便赴今晚上的饭

局了。随即用一副很是恳切的语气说："郭总，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呀，郭总。"

郭总说："不要紧，陆总只管忙去，咱们谁跟谁呀，过两天再约就是了。"

陆明远道："行行行，过两天咱好好聚一聚。到时候我来安排也行，郭总顺便把你那朋友叫上。"

营业部经理小赵进来，递上好几张单婧汇款凭单，收款人都是香港何家骥。职业的原因使陆明远对数字表现出极强的敏感性，脑子稍动就算出来了，总计人民币两千八百二十五万。单婧的这种跨境汇款是把人民币存到金利投资公司或把人民币打到公司所控制的人民币账户上，金利公司通过在境外的转换行将相应的外汇打到单婧指定的香港何家骥账户上，何家骥提现的是港币。这种外汇交易方式在国际上被称做替代性汇款机制，由于资金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跨境流动，增加了公司的隐蔽性。陆明远倒不惊诧单婧选择金利投资公司进行资金跨境转移，以她的身份这么大笔的金额选择官方银行，太招人眼了，而且容易为日后留下证据。因为官方银行账户实行实名制，通过正规途径出去的资金，都有严格的管理。《反洗钱法》和《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已经做了明确的要求，如果一天的现金交易超过二十万元，金融机构就要报告监管部门来查交易者的钱来路是否合法，是不是黑钱。再说官方银行远没有金利公司快捷，他们短短几分钟时间就可以实现划拨，因而众多港股投资者都通过金利公司代为划转炒股资金。

大庄家 第一章（4）

陆明远把这几张凭单仔细玩味了一番，感觉就像玄奘从西天取回的原版经书，珍贵得不得了。他把它锁进了保险柜。尽管现在还不知道这宝贝儿的实际用处，但他知道说不准哪天会派上天大的用处，对他来说，其价值远比玄奘取回的经书大得多。

下午五点不到，陆明远驾驶着他那辆大奔驰去接伟哥。伟哥叫阳世伟，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陆明远还是银行信贷科副科长的时候，因常年有贷款收不回来要借助法院的力量追贷，更多的时候还要强制执行，伟哥是执行局的局长，这样就认识了。开始陆明远管阳世伟叫阳局，后来两个人关系深了，才改口叫伟哥。当时正好国外一种壮阳药伟哥风靡国内，陆明远叫此伟哥的时候幽默地想到彼伟哥。在陆明远打不定主意是否下海时，伟哥说："你要么努力革命争取弄个副行长，要么下海赚大钱做富翁。不过，当副行长你起码得熬上个三五年，这还不一定能当上，就算有天你真当上了副行长躺在钱上面，那也只能躺躺，动是动不得的。以你的经济头脑，还不如利用现有的人脉资源做个真正的富翁，花自己的钱，谁也不能拿你怎样。"伟哥的话促使陆明远下海。这两年陆明远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伟哥给他摆平好几起放贷案，让他很是感激。

陆明远看了下表，五点了，陆续有人开始下班了，便没进法院，把车停在距法院百来米的一家商场旁。他摁了伟哥电话，没等他开口，伟哥说声来了就挂了电话。没多久，伟哥胳膊底下夹着公文包气宇轩昂地出现在法院大门口，径直往这边走来，陆明远从里面开了副驾驶室的门。伟哥随手把公文包往挡风玻璃前一撂，身子往后一靠，取下大盖帽，抬手抹了下那个大背头，再把帽子戴上。陆明远瞥眼伟哥头上的帽子，便也想起与之相关的顺口溜："法官帽子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也不知这回是吃哪个债权人。却听伟哥说："去毛家饭店。"

毛家饭店新近才开业没多久，在饮食业爆满的阁司市生意还不错。陆明远启动汽车后笑了一下，说："伟哥，你感觉到没有，这年头地方人总喜欢打当地已逝名人做招牌广告。早几天报上说浙江那儿的人打鲁迅的牌子打得厉害，什么鲁迅饭店，鲁迅洗浴城，鲁迅百货场。鲁迅的树帜在文学，这饭店洗浴城百货场跟他有什么关系？听说弄得鲁迅后人都有意见了，要起诉这些滥用鲁迅招牌者，你猜有人怎样说？鲁迅作为一种世界文化遗产，已不是哪个人的专利，谁都可以享用。"

伟哥笑笑，说："这年头的招牌都是这样，一顿乱起，起得让你莫名其妙。不过，毛家饭店已经成了湘楚饮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不少主要城市都有他的分店。我去过一次，口味确实不错。"

毛家饭店外面的马路上已经停了不少的车。在保安的指挥下把车停了。他们进去的时候，大厅中央墙壁上悬挂着一幅毛主席老人家放大的标准像。在抬头仰望老人家时，陆明远心中生出一种肃穆之情。迎宾小姐把他们让进二楼沁园春包厢的时候，做东的人早就到了。他原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电视的，见陆明远他们一进来，马上站了起来，热情地跟伟哥握手。伟哥就介绍，说这是陆总，这是龙老板。看着龙老板那个秃得几乎发亮的脑袋，陆明远很自然就想起"十个秃，九个富"这句俗话。秃头可是被视为多金、智慧的象征。龙老板富是肯定的，智慧不智慧暂时就不得而知。龙老板把手伸向陆明远，口里说："陆总你好，幸会幸会。"随即递上名片。陆明远便也知道他叫龙海清，外省一家造纸厂的老板。

大庄家 第一章（5）

三人落了座，服务小姐给他们面前倒了茶，把菜单推了过来，请他们点菜。

有人称饮食大势与天下大势一样，也是暗藏玄机的。这几年，中国的菜肴呈现出区域性的流行，也暗合某种规律。清朝末年由于曾国藩“湘军”的兴起，湘菜传遍全国，所以湘菜又叫“军菜”。有人打了个生动的比喻，说湘菜太辣、太生猛，像一个扎着绑腿的汉子，尽管有着野性，但太过质朴，犟头倔脑，场面上有着缺陷，很难真正地红火起来。龙老板请伟哥点菜，伟哥却拿眼望着陆明远，说“明远点吧”。菜名很直白，通俗易懂，陆明远的目光落在毛家红烧肉上，笑着说：“据说这道菜是主席老人家生平最喜欢吃的了，咱就来个吧。”便点了个毛家红烧肉，再点了个蕨菜炒腊肉。服务小姐向他们推荐韶山六宝炖三鞭。陆明远看了下价单，好几百元，问：“这六宝三鞭是什么？”服务小姐说：“六宝是天麻、枸杞、人参、百合、当归、莲子，三鞭是指驴、马、牛三鞭。”陆明远就故意问：“是不是驴、马、牛的尾巴呀？”小姐红着脸说不是尾巴。陆明远说：“不是尾巴是什么？”小姐在这个问题上不去答他。陆明远对小姐道：“你是不是遇到男人就向他们推荐六宝炖三鞭啊？看你的意思，好像咱男人都不行，都得来份六宝炖三鞭才能让你们女人满意。”小姐浅笑着立在那里不吱声。陆明远笑道：“龙老板，这么多鞭合在一起怕是天下无敌了，再加上这六宝一补，没问题都要弄出问题来。”龙老板笑着说：“陆总怕什么呀，真出了问题这位小姐自会兜着，问题弄大了，还有阳院长嘛。”示意小姐点上。要酒时，龙老板问是上五粮液还是茅台？伟哥说：“来瓶葡萄酒行了，一会明远还要开车送我回去。”小姐立即推荐好几种葡萄酒，伟哥要了瓶贵州产的野生葡萄酒。龙老板说：“野的好，现在时兴什么都来野的。”陆明远见小姐吃吃一笑，知道她是想到那一层去了，望着她

笑道："没想到你也知道咱龙老板一向喜欢野的。"龙老板便也明白让人钻了空子，手指陆明远笑说："陆总倒是有意思嘛。"

喝茶说话等菜上来。这时陆明远也就注意到包厢的墙壁上挂了那首老人家著名的《沁园春?雪》。陆明远办公室也挂了这首长词，却是国内一位名家的墨迹。闲着的时候陆明远总要拿这首词细细地体味一番，便也钦佩老人家的雄才。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哪个都是历史上的巨龙，可在老人家眼中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或者"只识弯弓射大雕"。也就忆起这间包厢叫沁园春，推测其他包厢名都是取自老人家的诗词名了，包厢内则是老人家相应的诗词。

宴席上龙老板好几次想扯案子的事，都被伟哥岔开了。来的路上陆明远听伟哥说了龙老板的案子。这些年阁司市教育局长方印刷厂陆陆续续向龙老板纸厂赊购了总计七百多万元的印刷纸，除了中间支付的一百五十万，其余皆是赊账。不想半年前长方印刷厂忽然人间蒸发了。原来市教育局通过竞标方式把长方印刷厂承包给一个叫罗通的外省人。龙老板找不到罗通，就把市教育局告上了，市法院判令市教育局赔付。龙老板的官司是赢了，可市教育局的钱哪是那么容易到手的。原来罗通以同样手段从别的造纸厂赊购了上千万元的货，这么大的一笔钱市教育局哪赔得起？市教育局也很冤，当初因贪收点管理费，哪知要背这么个黑锅，把状都告到市领导那儿去了。市领导指示公安机关破案。如今这类经济案子太多了，公安机关忙了几天也没法找到罗通，便以罗通涉嫌诈骗发了通缉令。伟哥是分管执行的副院长，龙老板自然就缠上了伟哥。谁都知道这年头官司难打，案子执行起来更难，何况市教育局这么大牌子的机关单位，法院也得卖点面子。龙老板没有过硬的关系，短时间是甭指望把钱拿回来的。

大庄家 第一章（6）

饭局照样是荤话痞话不断，这已成为时下一种普遍的“饮食文化现象”。多数时候伟哥只是听着，再好笑的段子他也只是笑笑。陆明远了解伟哥，只要同当事人一起，他就是这样子。陆明远知道他是刻意保持这份距离。也是，堂堂一个中院副院长，和有求于他的当事人热乎得像兄弟，自然是万万不妥的了。

这时电视上出现股评，陆明远说：“现在股市是全国大动员，据说连擦鞋匠都涉足了。有人说中国股民之所以特别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商的门槛太高。但也有不为所动的，那就是单位的实权领导，龙老板知道这是为什么？”

龙老板说不知道，问为什么。

陆明远道：“这自然是因为他们受党的培养，思想觉悟高嘛。”陆明远本想说那是因为股票远远抵不上权力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碍着伟哥在场改口，说了只怕会让伟哥对他有想法。对陆明远和伟哥来说，龙老板可是“外人”。

龙老板就看着伟哥，附和着说是呀是呀。

饭后外面早已是万家灯火。龙老板要安排活动，伟哥用服务小姐递上来的热毛巾擦了擦手，说找个地方喝茶去。龙老板点头说听阳院长安排，喝茶去。陆明远招来小姐要买单，龙老板哪里肯让他买单，嚷着说没这样的道理，硬是付了钱。

三人就出了毛家饭店，龙老板抢先一步为伟哥拉开车门。车上陆明远挂了一个电话，说：“柳姐吧，我和伟哥还有一位朋友过来喝茶。”

柳姐那头说欢迎。

陆明远把车开到一家叫茗雨轩的茶楼停住，才推门进去，一位丰腴的女人笑吟吟迎了过来。陆明远老远就叫了声柳姐，介绍龙老板时只说龙总，柳姐将头微微勾了一下，表示知道了，表情很淡。龙老板

点头不迭。也不知柳姐附伟哥耳边说了句什么，逗得伟哥哈哈大笑，一只手在她额头上轻轻戳了一下，陆明远便也发现，龙老板的表情就对柳姐有了惊疑，却是稍纵即逝。

柳姐领着三人进了二楼的一间包厢。灯光幽暗，坐下后马上就有小姐送茶进来。陆明远说生意不错呀柳姐。柳姐说还行，感谢他和他朋友的关照。陆明远笑笑。多数时候柳姐用阁司方言同伟哥说着悄悄话，陆明远跟龙老板随意地扯着，时不时又同柳姐伟哥说句什么。

这样喝了会儿茶，柳姐望着陆明远，说大家是不是摸一把？陆明远就把目光望着龙老板，龙老板赶紧说摸一把摸一把。柳姐便把大家领至另一间大包厢，四个人围了麻将桌打开了。

陆明远早打惯了这类牌，自是知道这牌局是怎么回事，其策略是宁愿不和，也尽量不放炮。有时伟哥和柳姐放的小炮偶尔也和两把，他不能让龙老板感觉他们三个联手“围剿”他，因为接下来他还得和龙老板打交道。可今天陆明远手气实在欠佳，没多久就差不多输了一万五，龙老板跟他相去不远。柳姐笑着说明远这段时间肯定有艳遇。陆明远摇头说哪呀，一副很冤的样儿。不一会又笑着对龙老板说：“这牌桌上呀是不能输的，一输就说你情场得意。”

龙老板笑着颔首，说是呀是呀。

伟哥瞄了眼龙老板，说：“你龙老板情场得意不得意我不知道，你的官司不是赢了吧，也就不能说这牌桌上没有一点规律。”

龙老板点头不迭，说官司能赢全靠阳院长关照。

陆明远笑道：“原来龙老板是官司得意，赌场失意喽。”

大庄家 第一章（7）

再打下去，陆明远赢回了几千块，龙老板却输了近两万了。有服务员小姐进来给他们加水，龙老板叫小姐替他挑土，他得出去方便一下。陆明远早就留意着龙老板，知道他的钱不多了，借口到外面去取钱，好在茶楼对面有家建设银行，也不知龙老板留意到没有。

这时伟哥的电话响了。几句话下来，陆明远便也听出是伟哥老婆贺姐打来的，从伟哥手里要过电话，笑着说："嫂子你怎么回事，就催伟哥回去了？才什么时候呀？有我在这里，嫂子你放一万个心。伟哥要坏，我立马报告你。"

贺姐说："有客人在家等着他呢。明远你们在干什么？没事让他早点回来。"

陆明远笑着说："嫂子别急，我的事完了肯定放他回去。有我在这里，我是不会给他变坏的机会的，离开我这儿就不保证了。"

贺姐说："我家老阳我知道，起码要比你好。屈莹不在，你是想咋就咋，信不信哪天我把你的事拎到屈莹那儿，看她怎样收拾你。"

陆明远笑着说："我咋了，嫂子？"

贺姐说："别以为你的事屈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比谁都清楚。"

陆明远笑着说："没想到嫂子比我家屈莹还清楚我，看来我得多拍拍嫂子的马屁才行。这样吧，以后伟哥这里我给嫂子盯紧点，一有风吹草动就向你报告。"

贺姐说："还让你报告？你没把他带坏我就阿弥陀佛了。"

陆明远说："真没想到我在嫂子眼里是这么个坏蛋，我心里可难过哩。"

伟哥伸手要回手机，说了几句挂了电话。

陆明远只管同贺姐胡扯，却给服务小姐放了一炮，和了个大番子，恰巧龙老板回来，笑着说："阳院长您可看出来了？陆总的炮威力

大大的。”又把小姐夸了一通，说她不错，人长得漂亮，牌也打得好，连陆总这种高手都只有放炮的份儿。

小姐哪里听不出他的话意，脸就红了，站起来要走，龙老板要她继续玩，说要看陆总再给她放几炮。小姐笑笑，说先生玩，退了出去。

再打会儿，伟哥身子往椅背一靠，抬手抹了抹那个大背头，说：“今晚上就到这里吧。”

陆明远暗自算了一下，自己输了一万三，估计龙老板输了二万三四，柳姐比伟哥要多赢个四五千块。龙老板要买单，柳姐说算了算了，单钱赢家付。

柳姐送他们出来，龙老板抢先为伟哥拉开车门，握住伟哥的手摇晃着。伟哥说：“我这几天很忙，陆总曾是银行信贷科长，现在搞投资，最是深谙资金执行上的事了。龙老板找个时间跟陆总扯扯吧，看能否拿出个好主意。”

龙老板点头不迭，再把手伸向陆明远，说：“陆总，那就这样说定了，我哪天来找你，你可得不吝赐教哟。”

陆明远朗声道：“好呀，没问题，龙老板找我就是了。龙老板要不要送一下？”

-0－－0-龙老板忙说：“不用不用，我就住在前面的友谊宾馆，几步路的事，陆总只管送阳院长。”

陆明远启动奔驰，摁下玻璃朝柳姐摇了摇手，柳姐把手轻轻一抬，算是回应了。再朝龙老板招了下手，龙老板回应不迭，说慢走慢走。奔驰上了路，反光镜里龙老板还在挥手。伟哥坐在后排，说：“我看说不准他明天就会来找你的，老办法吧。”

“好的。”

陆明远想着要不要把今天发现单婧跨境汇款的事说知与伟哥。想想终是没说，知道的人一多便不是秘密了，尽管他跟伟哥是好兄弟。再说这事儿牵扯的关系太大了，一旦传出去被那些别有用心者利用，

无异在阁司市官场来场八级地震，势将改变整个阁司市现有的权力格局。他陆明远现在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可不想弄出个什么事来让自己的日子不好过。这会他决定了，不到万不得已，他不想用那些汇款单来干什么，宁愿它一辈子静静地锁在保险柜内。

大庄家 第一章（8）

这时就听伟哥说："谈妥了给我个电话。"

陆明远自然是应着，便也知道龙老板这五百多万执行起来不是问题。其实在伟哥拉他赴这个饭局时就知道了。他也不想理会伟哥怎样执行得了，那不是他能管的。在这种事上，他和伟哥之间早已非常默契了。

撂在挡风玻璃前的手机响了，陆明远拿过来看了，是邵怡打来的，便摁了接听键，未等对方开腔就说："在送伟哥，一会再给你电话好吧？"邵怡说好，我等你电话。

伟哥问："是不是邵怡？"陆明远嗯了一声。伟哥就不说话了。一会说："都好久没见她了，忘了今晚上让你把她一块叫出来。"

陆明远说："过几天大家聚聚吧，到时把幸义也拉上。"

车到伟哥家楼下，伟哥推开车门准备下去时，说："阳卓凡那笔款子给了他吧。"

凡是通过伟哥融的资，什么时候还都由伟哥说了算。陆明远便说："我让他们这几天把款打到他账户上去。"

邵怡是陆明远的情人，阁司市建行一营业所所长。八年前陆明远所在支行决定对各下属营业所来场突击抽查，陆明远负责的是邵怡现在的营业所，当时才参加工作的邵怡是营业所的出纳。在陆明远指挥人实施清账时，邵怡找个机会把陆明远请到一隅，坦言她哥哥生意上急需资金周转，因而挪用了一百万。陆明远惊诧这女孩子的大胆坦白，说："你告诉我，是不是要我放你一马？"邵怡祈盼地看着他说："我希望你帮我一把。我保证这一百万一分不少地收回来，请你相信我。"陆明远说："我帮了你，那我也就跟着你犯法犯罪。"邵怡说："我不会让你犯法犯罪，我说过会一分不少地收回来。"陆明远说："你知道你的行为是什么后果？"邵怡说："没办法，他是我哥。"又说："人总有拒绝不了的时候。"陆明远说："你哥哥要资金周

转，你干吗不通过正常渠道借贷？”邵怡摇了摇头，说：“能借到的话我就不会挪用了。”不知为什么，陆明远竟拒绝不了这个女孩子的请求，便装模作样亲自清点邵怡所管现金帮她遮掩过去。事后陆明远也弄不准当时怎么会帮这个女孩子的忙，在金融部门工作这么多年，他自是知道这是什么性质。邵怡不是那种很漂亮的女孩，陆明远能肯定自己当时的行为并非为她美色所惑。就是现在想起来也有点不可思议。陆明远临走时让她一定要把钱收回来。大概半个月后，邵怡打来电话告诉他，钱全部收回来了，让他放心。几天后邵怡找到陆明远，说答谢帮她，请他吃海鲜。两人就去了海南海鲜店。邵怡作主要了瓶白酒。陆明远以为她很能喝，哪知一瓶酒未完便喝醉了，想送她回去，又不知她住哪，便给她在宾馆里开了房，又不能撒手不管，只好在一旁看电视守着。开始的时候陆明远确实没有什么念头，只想待她清醒点后便离去，可不知什么时候听得响声，以为她醒了，看时邵怡翻了一下身，从原来的向里斜卧变成了仰天躺着，这样，整个人就一览无余了。陆明远望着睡眠中的邵怡，因为喝多了的缘故，她脸飞红云，显得特别生动；额头饱满却不乏柔和，据说这种女人温柔智慧有独立思想，很难为男人所左右。这时节正是仲春，只穿了件白色毛线外套和牛仔裤的邵怡看上去身材修长。真正让陆明远起了欲念进而行动的不是随着邵怡的呼吸一耸一耸的两只饱满的乳房，尽管它不停地暗示着它的存在，而是睡眠中的邵怡忽然伸出舌头舐了舐嘴唇，那两瓣被舐过了的嘴唇便显得水汪汪的了，整个人生动而富有灵气，陆明远就没法控制自己了，压上去吻她。邵怡醒了，什么话也没说，似乎是默认了他的侵犯。在陆明远进入她的身体内时，邵怡整个身子强烈地颤了好几颤。这之后他们就走近了。有回两个人亲昵时，邵怡告诉陆明远，他是她第一个男人。有着极丰富性经验的陆明远自是知道邵怡没有骗他。一个有十数年性生活的男人不会傻到用那滩处女血来验断一个女人是否处女，那种过程中的感觉便能清晰地体会出来，远比那一摊血管用。邵怡并不是那种一旦跟你有了关系就把某种责任强加

给你的人。有次她告诉陆明远怀孕了，弄得陆明远好几天都不安，生怕她提出非分要求，邵怡却独自去医院流掉了。陆明远很是感动，却也明白今生只能好好待她了，他是不可能跟妻子离婚的。在邵怡结婚后，陆明远以为他俩的关系会就此结束，没想到他们仍旧保持着这层关系。邵怡生下儿子的第二年，就和丈夫离婚了，陆明远不止一次问："是不是因为我的缘故？"邵怡淡然道："我们是个性不合，不关你的事，别想得太多。"陆明远利用他的影响让她当上了所长。陆明远获知央行草拟了《放贷人条例》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拟将所谓的"地下钱庄"阳光化，他的金融嗅觉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成就自己事业的机会，但让他完全抛弃现有的职位离开这么好的单位，陆明远又犹豫不决。在打不定主意是否下海时，邵怡说："如果你想发财就下海，别留恋现在这个位子，更甭想用手中这点权力发大财，有天弄出个什么事来你所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你真下海的话，我会全力支持你。"可以说，最终促使陆明远下海的两个人，一个是伟哥，一个是邵怡。还有一层原因是有人为他看了相和八字，料到他这辈子富而有余，贵则难显。那次他携家人到南岳圣地朝香，往功德箱投钱时，有位老僧看着他，说施主求富可成，贵则难求。陆明远只是一笑。他一个银行中层领导，求什么富，贪污受贿都没条件。老僧倒是随和，让他报上生辰来，略略一算说他会大富，并会在某年转运发达。陆明远掂量着，有伟哥和邵怡的鼎力支持足够成事了。在陆明远公司办起来后，邵怡一次就砸给他三千万。陆明远生意做起来后，感念她的帮助，送她三百万，邵怡坚决拒绝了。陆明远要送她一辆奔驰，她说："我一个小小所长开着奔驰，我还能在这个位子上干得下去？"陆明远就给她买了辆别克，说这车没有谁会说你什么。和陆明远关系走得极近的伟哥知道后，慨叹这个女人的用情和对金钱的态度。陆明远知道邵怡不想在他们感情之间扯上金钱。他不止一次地想，如果不是当年不可思议地帮她一把，肯定没有现在邵怡的这份仗义，人生有时候真的很微妙。更让陆明远欣慰的是邵怡的懂味知趣，这些年从来没有给他惹过什么麻

烦，以致一段长达数年的婚外情妻子屈莹至今不知情。比方说，她不像有的女人，规定你一个礼拜要陪她几个晚上，就是打他电话也只是在他上班时间才与之联系，只是半年前屈莹带着孩子移居澳大利亚才打电话随意些。倒是邵怡的家门随时为他敞开着，他爱啥时候去就啥时候去。一个女人把她自己贡献给了你什么也不图，反倒全力帮你，这真是个好女人了。陆明远很看重这份感情，这些年一直没有过别的女人。

大庄家 第一章（9）

陆明远摁了邵怡电话，邵怡接了。陆明远问她这会在干嘛？邵怡说："才洗过澡，在看电视。"陆明远说："是不是《半路夫妻》啊？"邵怡说："是呀。"这阵子电视台播放孙红雷演的《半路夫妻》，邵怡一集也不曾拉下，晚上任谁邀也不去。陆明远倒是喜欢笑起来一脸坏坏的孙红雷，感觉那脸上表情很丰富，回味无穷。有时候想来，和邵怡之间有那么点儿《半路夫妻》的味道。他说："才送伟哥回家，我这就回来。"

邵怡嗯了一声，算是知道了。

邵怡住的是幢欧式别墅，在半山腰上，视野开阔，空气流畅，在阁司市大有风景这边独好之概。房子是陆明远拿了邵怡户口簿瞒着买的，装修好后连同房产证和钥匙一并交给邵怡，让她搬进去。当时邵怡望着他只是摇头。她知道他是想以此补偿补偿亏欠她的。屈莹去了澳大利亚后，两个人就住在一块了。邵怡的儿子判给了前夫，偶尔也会接了儿子住上一晚。但半年前邵怡的前夫调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孩子自然随他爸去了。他们住到一块后，邵怡总会等着他回来才睡。陆明远少不得拿邵怡和屈莹比来较去，感到邵怡懂感情多了。

陆明远回到别墅，并不掏出钥匙开门，而是摁响了门铃。邵怡开了门，取了双拖鞋放在他脚前，笑着接过他的都彭包，说回来啦。陆明远喜欢这道程序，总让他有一种温馨幸福之感。大屏幕的等离子背投彩电正在播放《半路夫妻》，陆明远说："我陪你看电视吧。"拥着邵怡在沙发上坐下。邵怡就依偎着陆明远，某种满足荡漾在脸上。

不想《半路夫妻》很快就没了。邵怡也不去换频道，动也不动地依偎着陆明远，陆明远知道这个女人对他的感情很深，也就让他感到压力。他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难道一辈子就这样？在这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上，陆明远不便问她，再问会让她有想法的。有次陆明远实在忍不住，做完爱后很有技巧地说："知道吧怡，我倒是愿意咱这样一

辈子。”邵怡就看着他，半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你是不是希望我再找一个男人，早点儿嫁出去？”陆明远不好说希望你快点儿嫁出去，更不能说希望你一辈子都不嫁；前者在邵怡听来有厌烦了她赶她的意思，后者如果邵怡应诺说好，问他怎样对她这一辈子负责，他回答得出来？陆明远嗫嚅了半天，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邵怡接着再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怕负不起这个责任，对吧？对我来说，婚也结过了，儿子也有了，婚姻对我来说跟现在的日子又有什么区别呢？”

两人依偎着坐了会儿，邵怡问他洗不洗澡？洗澡的话就给他去找衣服。陆明远笑着说：“洗呀，洗了澡咱好好滋润滋润吧。”

邵怡浅浅一笑，一只手在他脸上轻抚了一把，说：“要我了是吧？咱怕是也有好几天没做了。再不做，我还当你在外头有人了。”

陆明远笑道：“你都让我应付不了，还去外头找什么麻烦。”

邵怡就看着他说：“那我是让你麻烦了，是吧？”

陆明远嬉皮笑脸地说：“不是你让我麻烦，是我让你麻烦。”推了推邵怡，说：“去吧去吧，否则我可要在这儿让你烦了。”

邵怡在他大腿上拧了一把去了，神情却是欢喜的。

这时陆明远另一部手机响了，陆明远离座来到室外阳台摁了接听键。电话是负责“六合彩”这块的韩少林打来的。韩少林告诉他，刚才门前区公安局截获了他们才从印刷厂装载出来的“六合彩”图报，负责押运的“全猪脑壳”被抓。陆明远让他赶紧把投注窝点和报样制作窝点转移，并通知各贩卖窝点和下线接单人躲避公安的缉拿，他会想办法捞人。陆明远在做这些的时候，同时想到赌资来往的专用账户上尚有近百万赌资，为安全起见，明天一大早得把它取出来转移才是。

想想，陆明远拨了幸义的手机。电话一拨就通。干公安的，手机总是二十四小时开着，找人倒是方便。没想到接电话的是幸义妻子小琴，说幸义这会在洗澡，让他待会打来，要不让幸义完了再同他联系。陆明远吩咐小琴，要幸义一完就给他电话。

邵怡出来，说衣服找好了，让他去洗澡。陆明远怕洗澡的当儿幸义打来电话，说一会吧，我得接了这个电话。邵怡笑道：“谁的电话让你这么重视呀？要不我给你守着，电话来了叫你。”

陆明远道：“幸义的。”

邵怡哦了一声，说：“也不要在这儿站着，里面去吧。”

陆明远却想着这个“全猪脑壳”会不会把他的“上线”供出来？要知道这阵子政府对地下“六合彩”设赌庄家和保护伞的打击较之以往加大了力度。陆明远并不想让幸义露这个脸，可一时间找不到更合适的人。

大庄家 第二章（1）

“六合彩”是近年港澳最为流行的“博彩活动”，由四十九个号码组成，即由十二生肖滚动四次，再加上是年属相，共计四十九个号码。此种博彩活动，不只令香港及广东沿海地区掀起热潮，更衍生出各种不同的地下玩法，风气之盛，甚至直卷台湾。但进入内地后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博彩，成了赌博，为数不少的地方已发展到堂而皇之地公开叫卖的地步。它每礼拜出四期，中奖分为六个平码和一个特码。赌中特码者按照一赔四十倍的比例返还现金。另有一种“平碰特”的玩法，它的赔率是一赔一百倍。即每期所出六个平码中，你任意买中一个，同时又买中了该期的特码。更有一种“三中三”的玩法，其赔率是一赔三百倍。它为三个平码相碰。还有“平碰平”、“包单包双”、“包波色”等，但彩民玩的大都是抓特码，相对于其他玩法要简单，而赔率又大。正是这四十倍的巨大诱惑，使得参赌者像被洗过脑一样，痴迷于那个神秘的特码，疯狂地陷入里面。很多彩民为了压中特码可谓煞费苦心，他们不仅磕头拜神，甚至还在动画片《天线宝宝》里寻求特码，如动画片中某个地方出现一只猴子，参赌者就会疯狂地购买猴子对应的号码。更为荒唐的，有的彩民甚至从各地电视台的天气预报播音员衣服上的纽扣来判断特码。而有的彩民就凭家里小孩当天说了个什么数字购买。为了怂恿彩民购买，庄家们打着“（花）一元（赚）一担谷，十元一头猪，百元一辆车（摩托车），千元一栋屋”、“吸烟伤肺，喝酒伤胃，桑拿太贵，到歌厅高消费，打麻将赌博打扰社会，买点码儿一夜暴富”的口号煽动彩民买私彩。地下六合彩一如飓风，所到之处无论是体彩还是福彩发行点都被扫得冷冷清清。农村因大量民众的参与，某些家庭储蓄存款被提尽，使得个别信用社都倒闭了；更有耄耋老者，把自己的棺材本都输掉，连买盐都要举债。有人将地下“六合彩”比为五十年前那场血吸虫“瘟疫”，但它更像水蛭吸血一样，蚕食着地方经济。

韩少林向陆明远报告的“六合彩”图报被公安截获，却是由香港那边把每下一期“六合彩”报报样通过因特网发送到韩少林这边，由韩少林手下把接收到的报样下载，制作成“六合彩”报，再批发给各贩卖窝点。这些“六合彩”报是用“四字诗”、“白小姐玄机诗”、“济公送码诗”、“曾道人玄机排期表”、“《班竹系》特码表”等来判断下期的特码、平码和波色，被彩民奉若发财宝典。不料这次韩少林马仔“全猪脑壳”才把“六合彩”报从印刷厂运出来，就被门前区公安局巡警撞见抓获。

为安全起见，陆明远只单线和韩少林联系。韩少林下面则有数十个投注站接受彩民的投注。这些负责投注站的大多是地霸，交际广阔，在接受彩民的投注过程中，对那些较熟悉的彩民可以接受电话下注，此举大大减少了被公安机关围剿的风险。也有些投注站和当地公安机关暗中勾结，这就使得本是非法的地下活动在有些地方变得公开化了。但这些投注站必须在出码前把单据汇总传真给韩少林，待到码出来后，他们从中抽取百分之十的佣金（包单包双除外），再剔除退赔彩民部分，然后全部通过银行打至陆明远提供的账号。如果赔偿金额不够，陆明远则让人通过银行把所差数额打给投注站负责人，用以赔偿彩民。

大庄家 第二章（2）

这已不是陆明远“六合彩”这块第一次出事。陆明远老早就防备着，实行的是单线管理，不可能马上牵扯到他来。就算“全猪脑壳”供出韩少林，只要韩少林不供出他来，他也一样没事。再说了，政府对庄家大都采取经济处罚，对他们来说这不是问题，这只怕是地下“六合彩”扑之不灭反而像春风野火催生的野草一样得以迅速蔓延的原因所在。这不是什么刑事大案，“全猪脑壳”聪明的话，死挺着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知道，然后他花个两万块钱把他捞出来就得了。

陆明远跟幸义是哥们儿，他们的关系甚至要超过伟哥。他们一同入伍分在一个班，又一同转业，陆明远进了银行，幸义则进了公安系统。什么是哥们？时下流行的段子如此定义：“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一起同过窗，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现今幸义是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队长，根基很深，在公安局是个实权人物，有传言说他将升任副局长。陆明远未下海前，帮幸义做生意的舅子贷过好几笔巨款。当初韩少林找上他来，陆明远决定干就是因为有幸义这层关系。坐庄“六合彩”是金利投资公司成立之后的事了，当时为搞还是不搞让他好一阵犹豫。只是后来想到既然下海了，就没有回头路可走，不干都等于浪费了人脉资源。地下“六合彩”是犯法，他的投资公司还不一样犯法。私募资金、跨境汇款，那只有国家银行才能干的，正儿八经的生意哪有这种偏门生意来钱。自从干投资公司以来，他对这中间的坎坎道道最是熟谙不过。最重要的是地下“六合彩”太来钱了，每出一期码等于开动一次印钞机。

幸义的电话来了。

幸义一开口就问：“陆总这会在干什么坏事？”

陆明远看着邵怡，怪笑道：“幸队长已干完了坏事？你家小琴可满意？”

幸义不去答小琴满意不满意，笑着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咱受党的多年培养，一心为公，干好不干坏。"

陆明远笑了笑说："是呀，我倒忘了我们幸大队长受党的多年培养，把这精神都带到家里去了。用党的精神治家爱自己的女人，怕也只此一家，难怪小琴每天脸飞红云，浑身上下都拧得出水来。澡也洗了，是不是准备用党的精神真刀实枪地干开了？"

幸义大声说："在邵怡那儿吧？把电话给邵怡，我倒要问问她你是怎样挥拳弄棍的。"

玩笑得差不多了，幸义说："哥们有事吗？"

陆明远说："刚才门前公安局把一个朋友弄进去了，你看能否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幸义问："急吧？"

陆明远不想把话说得太直白了，那样会让一侧的邵怡误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只说："我等你电话。"

估计幸义的电话还要会儿，陆明远去了浴室，把自己泡在浴缸里。他也不去想"全猪脑壳"会不会供出韩少林。虽然他没跟幸义具体说事情的原委，但幸义干了近二十年的公安，对这方面自有他的一套。他坐庄地下"六合彩"的事，幸义是知道的。在他正式操作开来后，一次两个人一块时他很有艺术地说了。尽管是哥们，但以幸义的身份和这件事上的敏感也不便说得太直，让幸义心里有个底就是了。有两回负责投注站的接单人被抓，还是通过幸义把人捞出来的。一般来说，负责打击地下六合彩的大都是下面县区公安局派出所，幸义这个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长的话他们不敢不听。他这会想着的是今天单婧在金利公司跨境汇款的事。从现在的情况看，单婧自然是知道他的公司在非法运作，多半还是通过人介绍才寻上门来，那么何睿肯定也是知道。单婧不可能不跟她姐夫说起。何睿知道了也没对他和他的公司采取什么措施，这倒也有意思了，看来在台上坐的同常人一样，并不想多事。又想只可惜自己辞职了，否则凭锁在保险柜中的那几张凭

据，什么###鸟行长还不是伸手拿来。这阁司市也不知有多少“单婧”式的人通过金利公司把大把大把见不得人的钱转移了出去，自己的公司倒给他们提供了方便。

大庄家 第二章（3）

怕幸义来电话，也就不敢泡得太久。出来的时候邵怡去了卧室。把手机看了，没有幸义的电话。也不知今晚上幸义的电话还来不来，又不便去电话问他。想想把手机带进了卧室。邵怡已经入睡了，样子像个小孩。在他上床的时候，邵怡醒了，过来抱了他，说睡吧睡吧，别把自己弄得那么忙。女人总是这样，只要两人躺在一块，便要抱了他睡。陆明远任她抱着，脑子想着幸义的电话，人便没法入睡，又不敢动，怕惊醒了怀里的女人。也不知什么时候才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上班，陆明远叫人把那一百多万的赌资转走了。阳卓凡那笔款子缓个几天再给他打过去不迟。阳卓凡的事陆明远不是很清楚，只知一家公司欠了他三百六十万，伟哥让人强制执行后把钱直接划到了金利公司的账上。当天陆明远便把这笔钱放给了一位“下家”。算起来这笔钱到金利公司都快一年了。对伟哥弄来的每笔钱，陆明远从不刨根问底，这对他来说不重要，他又不是不知道这背后是怎么回事。伟哥的话是要听，可钱在他手上如春草般生钱，能拖一天就拖一天。在银行工作这么多年，陆明远深谙资本运作的重要，这可是一种高水平的运作。在他想着要不要给幸义去个电话时，韩少林的电话来了，问“全猪脑壳”的事怎样了，陆明远只说一会再给他电话。

幸义的电话来了。

幸义让他去捞人。

陆明远不便这就把电话挂了，说：“有空吗？哪天有空咱约伟哥聚聚。昨晚上伟哥都说哥们好久没聚了。”

幸义说：“这阵儿没空，又要严打了，有时间再聚吧。”

陆明远自是知道严打中经侦支队的重要，笑道：“哥儿们可是重任在肩，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啦。不过我得提醒你，工作是要干，还得好好干，但也别把自己给累着了，否则小琴那儿就难以满意了，弄不好都不肯跟你干了。”

幸义叹道："还是哥们你好，没有组织管，老婆远在国外，放任自流呀，真是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

陆明远说："好什么好啊，不就干个体户，靠着哥们的帮衬混口饭吃。要不哥们也下海一块干吧。"

幸义道："都上四十的人了，还能折腾多久，就这样混下去算了。这碗饭吃不饱，却也饿不死。"

陆明远就笑了。他不止一次怂恿幸义下海，每次幸义都是这话。其实他也知道幸义是不会下海的，四十出头的幸义现在好歹也是正处了，何况又在公安局这个实权部门。如果没有意外，副局长是没问题的。

陆明远打电话让韩少林去捞人。他叮嘱韩少林跟"下线"这段时间行事谨慎点儿，公安机关就要严打了，千万别撞在风口上。这种事情历来是一阵一阵的，叫搞运动。干他们这一行的，最忌撞雷，风头上出事，要把它摆平就费力气了。同样一件案子，平常和运动的处理结果完全是两重天。对一个老江湖来说，自是知道避雷的重要了。

陆明远燃上根香烟，想着晚上唐小雪的这个饭局，也就想起另一金钗李红烛来。李红烛都好几天没来公司了，她的电话也打不通。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李红烛她们不用坐班，实行的是松散式管理。陆明远给她们最大的自由度，为的是让她们像辛勤的蜜蜂一样到外面飞来飞去地给他找"上家"，带回大把大把的放贷资金。但陆明远并不是对她们放任自流不管不顾，她们得随时向他报告工作情况。

大庄家 第二章（4）

陆明远试着摁了李红烛的手机，关机。担心她出了什么事，给她的下属小萍几个去了电话，也是一样问不出个所以然，便交代她们多跟李红烛联系，电话通了，就说他在找她。

电话响了，一接是龙老板打来的。龙老板邀他去东方之珠大酒店六楼茶坊喝茶。陆明远想着晚上得跟唐小雪和张总一块吃饭，这会跟龙老板碰下面也好，便驱车奔东方之珠大酒店而来。

到了东方之珠大酒店六楼茶坊，龙老板先他到了，坐在靠窗口的茶桌边，朝陆明远扬了扬手站起来。陆明远走过去跟他握了手，让跟过来的服务员小姐来杯碧螺春。龙老板把面前的熊猫牌香烟推过来，陆明远笑着取了一支叼在嘴上，龙老板啪地打燃打火机递了上来。陆明远吸了一口烟，笑笑，正想说句什么打开话匣子，龙老板先他开腔道："陆总呀，我那五百多万元要怎样才能拿回来，你得给我支个招儿。"语气一转一副玩笑的口吻说："昨晚上阳院长让陆总你给我寻个办法的，这个城市我可就陆总你这个朋友，陆总你得不吝赐教啊。"

陆明远哈哈一笑，说："听龙老板的话，如果我没辙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龙老板笑着说："是呀，这件事上我是缠定你陆总了。"

因为伟哥的缘故，陆明远也不知同多少龙老板这类债权人周旋过，在这上面早已驾轻就熟，当下故作沉吟，说："龙老板可曾问了你的律师？他应该有办法才是。"

龙老板摇摇头，说："这些讼棍，黑眼珠只管盯着白银子，官司一完哪还管你什么钱收不收得回。问他，他说执行是法院的事，叫我找执行局领导。"

陆明远吸了口烟，话随烟雾而出："历来就是官司难打，执行更难啊。这中间的事我是深有体会的。"陆明远便说起他以往在银行工作时，放出去的钱是如何难收，及至后来撕破面皮把借贷方推上法庭，

官司胜诉了要么执行不起来，要么没有财产可供执行。他给龙老板讲了半年前发生在阁司市福兴区法院的一件案子。七年前一个叫唐利民的人与人合伙开了家公司，后来因生意不错而被合伙人把他逼出公司，唐利民遂把合伙人推上法庭，法院判决合伙人返还其股金、赔偿费三十余万。唐利民请求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仅给了他五万元。唐利民上访七年再也没拿回一分钱，直到几个月前主审法官傅达去世，唐利民才得以知道，余下的钱早给傅达用了个干净。陆明远看着龙老板道："现在龙老板的情况应该属难以执行吧。"

龙老板说："这中间的复杂阳院长跟我说了，所以才要陆总给我支个招儿。"

陆明远只管拿起杯子吱吱地喝茶，也不看对方，似乎没听到龙老板说什么。龙老板就再次拿话来说。陆明远这才把杯轻轻一放，看着龙老板说："龙老板，这笔款子我可以想办法帮你弄出来，但弄出来后我的公司得借用一年。我呢也不想白借你的，按银行存款计息。一年期满龙老板可以随时拿走。如果龙老板认为可行，咱就签订合同。"

龙老板就愣在那儿，显然没想到从陆明远口里说出来的会是这话。

陆明远也不问他怎样，复又喝茶抽烟。看龙老板的样子，和以往那些债权人没什么两样。一会他笑了笑，说："我刚才说的龙老板不妨好好考虑考虑，然后答复我不迟。我的公司可是经国家工商部门注册，银行主管部门审批从事放贷业务的正规公司。你把钱存我这里照样受法律的保护。"

大庄家 第二章（5）

这时手机响了，是韩少林打来的。陆明远自是不能当着龙老板接听，便来到外面走廊。韩少林告诉他，“全猪脑壳”捞出来了。陆明远少不得又要叮嘱他一番。陆明远也不想这就去直面龙老板，他知道刚才开出的条件让龙老板有了压力。龙老板现在最担心的是钱到了他公司日后能不能顺顺当当地拿回来。这他能理解，毕竟是五百多万的巨款。要知道龙老板对他陆某人和其金利投资公司的了解几乎是零。但陆明远自信用不了几天龙老板会了解他，那时就会答应他的条件，因为除此他别无选择。龙老板真想从法院直接拿钱，只怕两年都甭想拿回一分。要执行局给你卖力，要么有足够的银子，要么有强硬的靠山。作为外省人的龙老板，手脚肯定伸不到阁司市来，那就只有用银子开路了。真要把五百多万拿到手，起码得拦腰砍掉一半用以铺路。现在的黑脸包公早已没了应有的良知，吃了原告吃被告。在他们看来，这很正常，俗话不是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法官不吃原告、被告吃什么？在陆明远看来，因为这场官司龙老板自是懂得权衡利弊。

陆明远知道，今天跟龙老板的话题只能到这里。韩少林这个电话倒给了他离去的借口。返回来后他看着龙老板笑道：“公司打来电话，我这就得赶回去。刚才跟龙老板谈的，龙老板不妨思量思量，什么时候想好了再给我电话。”

龙老板站起身来要送，陆明远止住了他。龙老板就说：“好的，过两天我再跟陆总联系。”

从东方之珠大酒店出来，陆明远给伟哥拨了个电话，把刚才跟龙老板碰面的事说了。伟哥只是听着。陆明远说：“我看他多半还会来找你。”伟哥淡然道：“随他吧。到时候他还不是要找上你来，一切按老办法操作得了。”陆明远就说好的。

伟哥忽然一转话题道：“又要严打了，知道吧？”陆明远说：“知道了。”伟哥说：“这种时期，凡事谨慎点儿好。”陆明远说好的，他知道

怎样做。两人又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就挂了电话。

陆明远也不想这就回公司，一时竟想不起要去哪，就只管驾驶着车子往前走着。他想着给唐小雪一个电话，看今晚上的饭局会不会有变，没变的话就定在东方之珠大酒店。不料才要动作，前头阿波罗商场走出李红烛和一个四十五六岁的男人，两人的样子很是亲昵。男人戴了副宽边墨镜，也就让人无法辨认。在他们打开车门准备上车时，男人取下了那副宽边墨镜，陆明远也就认出来了，原来这人竟是市政府秘书长杜克仲。这能够理解，堂堂市政府秘书长，其光辉形象常常出现在媒体上，认识他的人太多，大庭广众面前自然得遮掩些，何况身边还有这么位美女，让人拍摄到了往网上一挂还得了。陆明远倒是没想到李红烛和杜克仲缠上了，李红烛从未在他面前提起过杜克仲，陆明远便也猜测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久了。又想李红烛这段时间手机也不开，难道是因为杜克仲的缘故？这时李红烛的车子已经上路了，陆明远没多想就跟上去。想想，他掏出手机拨了李红烛电话，回答说关机，陆明远不无情绪地把手机撂在挡风玻璃前，嘴里嘟囔道：“李红烛你搞的什么鬼呀。”

以往李红烛周旋于那些老总和有钱人中间，从未有过这种现象，这就让陆明远猜不透李红烛这样做的用意所在了。他想不出李红烛能在杜克仲身上给他募来多少资金。杜克仲是有权，可他没有财权。李红烛、唐小雪她们攻关的对象是有钱人和掌握着财政大权的部门单位老总。也许李红烛是想通过杜克仲这位市政府秘书长结识更多的部门单位老总吧。这似乎是唯一的解释了，可也没有长时间关机不同他这位老总联系的道理啊。

大庄家 第二章（6）

这时李红烛的车子在阁司大酒店停住了，下了车的杜克仲又是一副宽边墨镜遮着，两人说说笑笑进去了。陆明远没辙了，他不可能跟进去，但也不能像个傻瓜似的守在这里，天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来。他在驾驶室坐了支烟的工夫，启动汽车走了。李红烛不可能老是这样把机关着，总有一天得寻上他这个老总来汇报工作。就算有天辞职，也得把一些事情衔接了。陆明远想不出李红烛辞职的理由，她现在这个工作的待遇可不是到哪都能找到的。

手机响了，是唐小雪打来的。唐小雪问他晚上的饭局放在哪儿，陆明远同龙老板分手后本来想把饭局放在东方之珠，听了唐小雪的话又改变了主意，怕她和张总已有约定，便让她定。唐小雪说去阁司大酒店吧。陆明远很自然就想到李红烛和杜克仲来，暗忖怎么如此巧合，也不知到时候会不会碰着他俩。陆明远倒是渴望借此能够见到李红烛，看这中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人又定了时间，约好到时见。

见距约定时间尚有一两个小时，陆明远就想把那位郭总约出来，把要谈的事情给解决了。陆明远素来看重这份合作关系。在有些人想来，他们这些开办地下钱庄的业主，差不多等同恶魔，认钱不认人。其实，他们也就把此当成谋生和致富的手段。在同“上家”、“下家”交易的过程中，既增进了彼此的幸福，又没有损害到任何人的利益。陆明远自是知道，被人所诟病的地下钱庄在于“高利贷”行为，这使得地下钱庄失去道德上的合法性。表面上看，地下钱庄的借贷利息比国有银行确实要高，但到国有银行借贷，因低效率而付出多得多的时间成本、因银行官员的腐败而付出高昂的贿赂成本，这样贷出的资金又何尝不是“高利贷”呢？在银行工作多年的陆明远对这中间的内幕实在是太清楚了。但陆明远很快便打住了这个想法，他不想把自己弄得那么累，决定明天再约好了。

陆明远回到邵怡那儿，把自己抛在床上想好好休息休息，脑子却在李红烛和杜克仲的事上转，也就愈发觉得李红烛的关机不是那么简单，可到底为什么却想不出个所以然。想得累了，才一头睡了过去。

陆明远是给邵怡下班回来惊醒的。陆明远从床上爬起来就要往外走，邵怡说："我一回来你就走。"陆明远说："有个饭局等着我，一位上千万的'上家'呢。一块去吧？"邵怡说："我才回来，就不去了。你去吧，早去早回。"陆明远知道她不喜欢和自己那些"上家"、"下家"打交道，也不勉强，说完了回来陪她。邵怡把他送至门口，扯了扯他的衣领，再在他身上拍了拍，开了门目送他而去。

赶到阁司大酒店的时候，李红烛的车还停在那儿。陆明远要了间包厢，拨了唐小雪电话。唐小雪说一会就到。陆明远便独个喝茶，想这样子要与李红烛碰面只怕很难。他摁了李红烛手机，依旧是关机，人便摇头。其实陆明远只要去班台让小姐打个电话给李红烛，约她出来就行了，可陆明远不想这样做。

稍后唐小雪和张总来了。唐小雪将陆明远和张总作了介绍，然后一副不经意的样子，问："红烛呢？"陆明远知道唐小雪是看到了李红烛的车子才有此一问，便说："我都好几天没见到她了。"唐小雪便点了下头，似乎知道是怎么回事。陆明远问张总喝什么茶，让小姐去安排。

大庄家 第二章（7）

点了菜，问到喝什么酒，张总只说随意。陆明远说："既然张总随意，那就来瓶XO得了。"

张总就看着陆明远，笑着说："我说随意，陆老板你却跟我客气。"

唐小雪瞥眼陆明远，朝张总嫣然一笑，说："两位老总难得坐在一块，是该好好喝一杯。这酒呀，大凡男人都好喝一口。都说外国的月亮要比中国的圆，我看这酒何尝不是。"

陆明远笑道："小雪的大凡男人都好喝一口让我想起有个用酒来形容女人的段子，说处女是洋酒，男人总想尝一口；少妇是红酒，喝了一口想两口；情人是啤酒，爽心又爽口；老婆是白酒，难喝也要喝一口。"

唐小雪笑着说："这只怕是如今酒鬼众多的原因所在了。"

张总笑着用手点了点唐小雪，说："你该不是指桑骂槐吧？你骂我也就骂了，弄得陆老板对你有意见，小心炒了你鱿鱼。"

唐小雪笑嘻嘻地说哪敢哪敢，不停地给张总夹菜。

酒至半酣，慢慢就扯到资金上来了。张总的意思，他这两千万暂时只借半年，月息一分，在两千万存入金利公司时一并付给半年利息。陆明远笑着说："张总你知道存入银行的年息是多少？也就百分之四多一点，再扣除百分之五的利息税，张总你算算纯利息是多少？而你这月息就是百分之一，我都感觉有点儿高利贷的味道了。"

张总笑着说："我算过了，也就银行的四倍上下吧。"

陆明远很自然就想起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这位张总的一分，只怕是据此计算来的了。这个月息在他看来是高了点儿，但又怎样？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早说过了，金融对内是掠夺，对外是战争。高利贷的本意就是一种严重的掠夺行为。这两千万他按常规月息七分放贷出去，一年利息就是

百分之八十四，也就是一千六百八十万，扣除成本后仍有五成利润。陆明远沉吟有顷，说："张总，你要的月息一分我答应你，可你这两千万存入我公司是一年而不是半年。"

唐小雪马上嗲声附和说："陆总这么好说话，张总你就存上一年好了。钱到哪儿不是存呀，存到银行去或别的什么投资公司、典当行，哪有这么高的利息？"对唐小雪来说，月息百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二跟她无关，但这两千万所存时间的长短就跟她的奖金有太大的区别了，存上半年她只能得五十万，存上一年则是一百万了。

张总举杯喝了口酒，把杯轻轻一放道："先半年吧，合作愉快的话咱继续合作。这钱放到哪不是存？总不能把它放到保险柜里锁着是吧？"

陆明远便也知道这位张总对他们这一行是有所了解的。他们放贷的时间一般是三至四个月，短的十天半月，最多不超过半年，一年的谈都不要谈。这是因为时间一长，变数就大，对借贷者就难以控制。谁都知道这年头看事事会变，看人人会变。张总对这中间的了解，不用猜是唐小雪的缘故。当初唐小雪为了把两千万揽过来，自然要向"上家"介绍公司的一些经营内幕。这做私募客户的要点有点像是做信托，资金方和资金管理方建立在相互的信任上。陆明远倒也是理解资金方客户的心态，他们又要高利息，又要绝对安全。社会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滑稽，当初因为揽储向"上家"宣讲的一些知识，待到"上家"同意存储了，反倒成了他把握尺寸的度了。这有点儿像普法宣传，本是教育人们知法守法，可有的人却拿去犯罪，用以逃避法律的惩罚。不过，这位张总只怕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以此让唐小雪跟他保持着必然的联系。为了让张总半年后续存，唐小雪理所当然地要同张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了。

大庄家 第二章（8）

陆明远不再废话，举了杯说："为了表示我的诚意，为了咱们长久合作，这次就算我为张总免费服务吧。"

张总哈哈一笑，举杯跟陆明远碰了，看着唐小雪说："你看你看，陆老板为人民服务可是不计报酬的，不像有些人，只知为人民币服务，从实惠出发。"

陆明远朝唐小雪丢了个眼色，唐小雪道："既然两位老总已经谈妥，这里就把合同签了吧。那两千万张总明天把它打到我们公司指定的账户上就是了。"

张总说："这么急干嘛？"又说，"也好，就在这儿签了。"

每与"上家"有饭局，陆明远的都彭包里都兜着备份合同，这样做省了很多时间。再就是如今的事情变数太大，有的"上家"当面答应得好好的，一个晚上就改变了主意。按陆明远的意思，张总的钱一到，他立马贷给郭总推荐的那位"下家"。两千万放在他手上，一天支付"上家"的利息就是近七千块；按百分之七计，他放贷给"下家"的利金一天是近五万块钱。作为一个资金老总，陆明远不可能不算这笔账。他在合同上照说定的月息填了上去，然后递给张总。张总接过，玩笑着说陆老板的办事效率高呀。说明天他会安排财务科长来办理转账手续。

签了合同，继续喝酒。张总很是能喝，陆明远要小姐再来瓶XO。不知怎的扯到眼下热门话题美国次贷危机。陆明远告诉张总，美国的次贷跟中国的地下钱庄是一回事。美国次贷业务多的地区经济很发达，中国地下钱庄多的地区经济也很发达；美国次贷出借给商业银行借不到钱的人，中国地下钱庄也是出借给商业银行借不到钱的人；美国次贷的利率远高于一般商业银行，中国地下钱庄的利率也是远高于一般商业银行；美国次贷风险通过发行债券股票转嫁给其他国家，中国地下钱庄风险则转嫁给第三方；美国次贷后果导致金融危机，使企业倒闭，中国地下钱庄后果同样导致大批的企业倒闭停产。可是，美

国次贷是合法的，而中国地下钱庄却缺乏合法性，屡受政府围剿和打击。其实，除了洗钱业务，地下钱庄的许多业务从《合同法》或者《民法通则》的角度来看属于合法的民间合同行为。要知道追求利润最大化是资本最本能的冲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下钱庄的行为是合理的，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在银行工作多年的陆明远自是知道，地下钱庄被认为非法并屡屡受到打击的一个重要罪名是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对此他很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当今中国的金融秩序是处于严重的混乱不堪的境地，但这与地下钱庄的出现和活跃无关，是体制内的权力人物以及依附于权力人物身上的那些奸商猾贾造成的。好在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已出台，钱庄业已合法化。

饭局接近尾声之际，陆明远的手机响了。见是公司资产保全部宁奇士打来的，知道多半同客户赵奎星有关。他自是不能在张总面前接这类电话，便出了包厢。才摁了接听键，宁奇士的声音轰了过来："陆总，刚才赵奎星跳窗摔死了，酒店报了警，现在怎么是好？"

一时间想不出怎么是好，陆明远就问他们现在在哪。得知他们已经离开了大华酒店，便让他们这就赶去湘晋茶楼等他，他一会儿就到。赵奎星的债务演绎成这样，是陆明远怎么也没想到的，而现在的问题是警方的介入势将把事情复杂化，弄得不好他的公司都将成为众矢之的，受到相关部门的查处，也许将招致关闭的厄运，要知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啊。金利公司成立这些年来，哪曾碰到这样的事，陆明远只感到胸闷气短，要自己冷静。他不能这就离去，怎么说张总那儿也要招呼一声。

大庄家 第二章（9）

唐小雪甚是敏感，看着他说："陆总有事？有事您只管忙去，张总这儿有我呢！"

陆明远说："朋友打来电话，我这就得赶过去。"望着张总强笑道，"张总，本来想跟你再喝两杯的，然后陪你活动活动，现在情况只好下次了。"

话是这么说，其实就算没有发生赵奎星跳窗的事，接下来陆明远也不会安排什么活动，顶多也就再找个什么地方喝喝茶。因为唐小雪的缘故，他自然不会安排洗桑拿什么的。谁都知道阁司这种五星级酒店桑拿可不是大街上那种桑拿，对于公务员来说，算是一件极私密性的活动了，万一撞着纪检委那班抓典型和打黄扫非的，害了张总不说，这即将到手的两千万都得泡汤。而对张总这类人来说，没有女人相关的活动，也便失去了意义。有唐小雪陪着，比什么活动都强多了。陆明远不会放着这种现有的美女资源不用，花钱去找麻烦，这不是他的个性。

张总的酒显然喝高了，摆着大手摇晃着脑袋说："陆总有事随便吧，这里有小雪就行了。"

陆明远便望着唐小雪道："我把张总交给你了，你可得让他满意呀。张总因此把电话打到我这儿就不好说了。"

唐小雪笑嘻嘻地说哪能呢，陆总你放一百个心好了。

诚然心急火燎的，陆明远还是不忘去班台把单买了。李红烛的车还停在那儿，她肯定想不到公司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这会陆明远也无心理会李红烛与杜克仲之间是怎么回事。启动奔驰，想着得把事情跟幸义说声才是。大华酒店已报警，说不准案情早传到幸义那里。也不知幸义这回能不能帮他摆平，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陆明远一点底儿也没有。圈内一直存在着一种说法："你想上天堂吗？去倒腾钱庄。你

想下地狱吗？去倒腾钱庄。”陆明远可是尝够了倒腾钱庄一夜暴富的滋味，却不知道这个赵奎星的死会不会把他拖入地狱？

他腾出一只手来从兜里掏出手机，拨了幸义的电话。电话响了两声幸义就接了。幸义玩笑着说哥们你是不是约我吃鲍鱼呀。换在以往，陆明远会笑着说好，但这会哪还有心思说笑，他低沉声音说：“这回可捅了娄子了，哥们。”幸义就问怎么了，得知幸义那边没有旁人，陆明远这才把事情说了。听得幸义半晌没有吱声。陆明远忍不住问了一句：“怎么办，哥们？”幸义说他目前尚没得到任何消息，待他打探清楚了再说。

挂了电话，陆明远一点也不轻松。他相信幸义会帮他，可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事啊！朋友的帮忙也是有限度的，以幸义的特殊身份，弄不好就是徇私枉法，他的前程非但不保，还有可能因此入狱，那他可就毁了一个好朋友。

也不知哪根弦的作用，陆明远莫名其妙地想起锁在保险柜里的那几张汇单，竟有了某种踏实的感觉。

大庄家 第三章（1）

赵奎星的死，缘起于时下异常活跃的典房炒股。

这个社会总喜欢跟风操作，看什么生意红火，什么生意赚钱，一窝蜂地跟进效仿。因为房市、股市跷跷板关系发生大逆转，眼见指数和行情跟屁股上着了火的乌鸦样的惊风火扯往上蹿，大盘红得跟兔儿眼睛差不多，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的赵奎星被燎得心痒难耐，决意涉入股市，却苦于没现钞。他早两年在人民路投资的一套三室两厅，租金年收益率不到百分之五，赵奎星感觉当初投资房地产是个错误决定。半年前他挂牌出售人民路房源，可两个月过去也未成交。有同事指点他找典当行和地下钱庄，赵奎星便通过一位典房炒股斩获不少的朋友介绍，找到金利投资公司借了三十万元，时间三个月，月利率百分之七。赵奎星拿到钱后，把三十万一古脑儿砸在瞅了多时的几支股票上。谁知三十万扔进去后，上证指数仅攀升了几天，大盘就开始暴跌。涨涨跌跌过去了三个月，三十万缩水百分之三十有余，再加上每月二万一千块钱的利息，差不多亏了一半。金利投资公司资产保全部找上门来，要他还贷。资产保全部的意思，让他把股票抛了，再找亲戚朋友借些，凑足三十六万三千人民币还他们公司。赵奎星却是不肯割肉，在无法说服的情况下，资产保全部经理宁奇士请示陆明远后，把赵奎星强制软禁在大华宾馆，让他家人筹钱还贷。本来，赵奎星是以人民路房子做抵押的，金利投资公司大可不必硬逼着他还现，按合同吃掉他的房子就得了，只是这样过程很麻烦，还会受很多关系影响，一旦被监管机构查获，就要面临诉讼和严厉处罚。再说将抵押物套现需要时间。对任何一家资金公司来说，很不情愿使用这种强制收款手段，因为它进入了“灰色”领域。一般情况下，金利投资公司这招还是很管用的，客户家人接到电话后会以最快的速度筹钱还贷解救家眷。

当陆明远赶到湘晋茶楼K17包厢的时候，宁奇士等三个早到了。他们本来惊魂不定地坐在那儿猛抽香烟的，见陆明远一进来，立马站了起来。陆明远想着服务小姐将随后进来，手下这样子还不引起怀疑？便示意他们坐下。果然一会小姐进来，陆明远随意要了杯茶。小姐走后，有手下随即把包厢门关了，陆明远这才盯着宁奇士低声问怎么回事。

宁奇士他们以商谈还贷为由把赵奎星弄至大华宾馆后，倒也并没有对赵奎星怎样，只是让他电话通知家人筹钱还贷，这样于他和金利公司都好。赵奎星恳求宽限他两个月，如果两个月后股票还没涨上来，他将抛股筹钱还贷。宁奇士告诉他，这不是他们能够做得了主的，必经公司老总才能决定。再说了，既然公司指示他们追贷，等于不允许他延期还贷。赵奎星任他们怎样说也不给家人打电话。金利投资公司有其规矩，对那些有抵押资产、欠款不多的“下家”，大都采取温和的手段收贷。宁奇士三个也不急，他们有的是时间跟他耗。在宁奇士他们想来，身为上班一族的赵奎星用不了三两天便会妥协，这方面他们见识了太多的人事。不曾想第三天晚上，负责看管的宁奇士从卫生间出来，赵奎星竟然不见了，从打开的窗户明白这位“下家”跳窗了，忙叫醒两位手下。有人伸头往窗外探望，下面早围了不少的人。宁奇士他们所开房间在三楼，窗临芙蓉大道，跳下去自是凶多吉少。宁奇士三个忙逃出大华宾馆。到底关切赵奎星的生死，便混在人群打探。听人说死了，宁奇士知道事情弄大了，忙给陆明远电话。

大庄家 第三章（2）

事情演绎到这步，是陆明远没想到的，他也不便责怪手下，这样于事没有任何意义。又想这赵奎星也真有个性，不就三十万吧，连命都不要了，真是个要钱不要命的角色。陆明远想着这事儿怎么办。自入这行以来，金利公司还未遇到这类人命关天的事，说不定公司将因此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现在的情况，似乎只有等着幸义的电话，然后再做下步打算。陆明远的心里，总希望这个赵奎星没死。

“陆总，这事儿怎么办？”宁奇士看着陆明远问。这会他的人看去好多了。

陆明远一时间哪知道怎么办，很想这就给幸义去个电话，理智告诉他这样万万不妥，这才忍住了。他喝了口茶问：“你们是用谁的身份证开的房？”

宁奇士道：“阿彪的。”马上又问，“怎么了，陆总？”

陆明远摇了摇头。在他想来，如果是用赵奎星身份证开的房，事情也许于他们要好些，警方不可能马上查到他们头上，这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时间。其实陆明远的想法是一厢情愿的，像大华宾馆这种四星级酒店定是安装了电子眼，警方把摄像储存调取出来一看还不是一样暴露无遗。就像那天他陆明远在公司查单婧那么简单。陆明远对这上面的事情不是不知道，只是今晚上发生的事情太大了，情急之中也就没有想到这一层来，否则也就不会多此一问。他想了又想，眼下似乎只有让宁奇士他们三个先离开阁司避一避。这样一想，陆明远就说：“阿彪，为保险起见，我看你们今晚上抓紧时间离开阁司，找个地方藏起来。”

宁奇士他们三个便同时望着陆明远，显然没想到陆明远会是这么个主意。他们的脑子差不多同时动开了，难道陆总不管咱了？三人几乎又同时对视了下眼风，再望着陆明远。陆明远敏锐地感觉到了，知道手下误解了他的意思，于是很动情地拍了拍三位手下的肩膀说：“你

们是我的好兄弟，所有的一切我会负责到底，这你们尽管放心好了。我这样做是为防万一，知道吧？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自是了解我陆某的为人。”

宁奇士就说：“对陆总我们是相信的，也相信陆总有能量把这件事摆平。”

在宁奇士他们准备离去时，陆明远把都彭包里的三沓百元大钞全给了他们，让他们找到落脚点后办张银联卡，他会给他们打款过去。送他们出包厢时，陆明远吩咐道：“你们切记不要落单，打电话、打手机都要留神，不是什么急事就少联系一点。”

宁奇士他们走后，陆明远在包厢里又呆了半个多小时，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忽然之间就变得这样。时间都过去两个小时了，幸义那边也没消息，陆明远的不安就更加剧了。这会他冷静了许多，他想着要不要把这事儿对伟哥说一声。他掏出手机，在准备摁键时又没了动作。跟伟哥说了又怎样？现在这情况，伟哥不可能给他任何帮助。他想给邵怡去个电话，最终也没拨。邵怡知道了，只会徒然替他焦急。想着这事儿可能给他公司带来的厄运，陆明远感到胸闷气短，几乎是呼吸不得。

出了湘晋茶楼，陆明远把车开到邵怡那里。

陆明远是自己用钥匙开门进去的，邵怡在浴室里洗澡。他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一会邵怡出来，马上发现情况不对，过来挨着他坐下，关切地问：“怎么啦，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大庄家 第三章（3）

陆明远看着眼前的女人，想想还是把情况说了，听得邵怡中风般地坐在那里，半晌才回过神来，喃喃说怎么会是这样，然后问他怎么办。陆明远叹了口气，说："只有等幸义的消息再说。"

邵怡看了他一会儿，拨了幸义的手机，回答说正在通话中。她说这么大的一件事，也该跟伟哥说声才是。陆明远想这样也好，让伟哥也有个心理准备，伟哥毕竟跟金利公司的关系很深，顺便听听他的意见，便任由邵怡去了。

伟哥的电话一拨就通。待到邵怡道了情况，伟哥让她把电话给陆明远。陆明远叫了声伟哥，伟哥那头安慰他别急，问是不是把情况告知了幸义，说等幸义的消息确凿了再说。事情真的走到了那步，他会鼎力帮他。危难时刻听到伟哥表态不会抛弃他这个朋友，陆明远大是感动，心里踏实多了。

邵怡再次摁了幸义的电话，依旧是通话中。陆明远感到了某种不祥，那种胸闷气塞的感觉复又来了。邵怡递给他一杯开水，喝两口后感觉才好些。

这时邵怡看着他忽然说："你想过没有，那赵什么星真死了的话，幸义的电话早来了。我有种感觉，这家伙没死。"

陆明远不知道女人这话是安慰他呢还真是这样，想想两者都有可能，可就算赵奎星没死，这事已惊动了公安，肯定要查到他公司头上来，接后也是无穷尽的麻烦。要知资金市场历朝历代是桩敏感的行业，说得优雅点叫民间资本，说得血腥点叫高利贷，逼出人命事故来，换了谁都不好说。陆明远当然希望赵奎星不死，最好是什么事都没有，这可能吧？从三层高的楼上跳下来还会有命？不就三十万吗，一条命还抵不了三十万？这赵奎星真他妈的脑子进水了。

手机忽然响了，见是幸义的电话，陆明远清晰地感到心脏猛地跳了一下。邵怡好像知道是谁打来的，说："怎么不接电话？"在摁接听

键的时候，陆明远心里念着赵奎星不死。幸义那头告诉他，赵奎星现在市中心医院实施抢救，估计没有性命之忧。幸义接着提示他，赶在公安机关对这事介入之前快速把事情摆平。

知道赵奎星没死，人便踏实了。眼下最紧要的是把事情私了了，可怎样才能快速把它摆平？陆明远想到经手这笔款项的信贷部经理肖复兴，唯一的办法是让他出面同赵奎星接触。他拨了肖复兴的电话，也不说什么事，让他立马赶去北京路的君山茶楼。

在陆明远起身准备离去时，邵怡说陪他一块去。陆明远自是知道她的心思，说："不用了，你休息吧，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

邵怡送他上车时说："明远你还是随肖经理同时面对赵奎星好。"

陆明远望一眼邵怡，明白了她的意思。邵怡担心他像以往一样把事情交给下属，只要结果不管过程。就想这个世界也只有这女人如此了解他了。

当陆明远赶到君山茶楼的时候，肖复兴已先他一步到了。看肖复兴的样子，显然并不知道公司出了麻烦。果然，待到陆明远把赵奎星跳楼的事说知与他，肖复兴愣坐在那里只管把眼睛望着他，清醒过来后问："咱们怎么办？"陆明远说："我们得抢在公安机关介入前与赵奎星达成协议。也就是说，不能让他说出我们逼他还贷的事，使整个事件胎死腹中，事情就此打住。"

肖复兴点了点头，望着陆明远沉吟了一会儿，说："要让事情就此打住，少不得要在那三十万上让他满意。"

大庄家 第三章（4）

陆明远哪里不明白他的意思，这可不是他愿意的，往后那些欠贷上百千万的“下家”跟风效仿，金利公司还玩得下去？三十万，陆明远真的不往心上去，可他得考虑这事往后对公司的影响。可似乎除了这样别无他法。如果就因为这区区三十万而招致警方和相关部门对公司的查处，以至在一个人人皆知的媒体上搞得街头巷尾都知道，傻瓜都知道这笔账有多不合算。陆明远喝了两口茶，叹了口气说：“看情况再说吧，必要时也只有这样了。”

陆明远又提议把当初介绍赵奎星借贷的人拽上，说是有他在中间利于事情的解决，可这会肖复兴哪有他的联系电话，只得作罢。

两人便出了茶楼来到市中心医院，赵奎星还在手术室进行抢救。从医生那儿了解到，赵只是摔断了大腿骨，腰肋骨也断了两根。见并没有公安人员在，陆明远放下心来。却想宁奇士他们当初听到赵奎星死了的话，多半是当时赵奎星昏死过去了吧。也不知宁奇士他们这会是否出了阁司市，陆明远也不想把这儿的情况告知他们，就算让他们出去旅游一趟得了。当然，在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下，他们是什么心境谁都想得到，那是风声鹤唳。也好，以后就不会再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了。

现在陆明远最担心的是公安的忽然到来，那他的计划势将泡汤。他看了下手腕上的劳力士，快十一点了。今晚上公安应该不会再来。以他同幸义的交往和对现今警察办案的了解，如非惊天大案，他们不会深更半夜地给你忙乎，明天又不是天不亮了。陆明远推测，警察在调查过大华宾馆后来过这里，但因为赵奎星正在抢救中无法做出配合而暂且作罢，留下电话让医生待伤者手术后通知他们。社会上怎样评说公安的？“办案走走过场，抓收获最是内行。”陆明远怕的是他们抓收获抓到他的头上来，否则哪会如此心急如焚。如今是市场经济，一切围绕着钱运作，而他做的又是资金生意。尽管他有一定的人脉关

系，可他深谙这年头小鬼难缠，他们真把你盯上，再怎样你也得放点儿血与之周旋一番。

肖复兴说："陆总你就近找个地方休息去，我在这里盯着，他们手术一完我马上通知你。"

陆明远说："不用，我看他们应该快完了。"

伟哥打来电话，陆明远不便当着肖复兴接听，便走到一隅。伟哥问他事情怎样了？陆明远把情况说了。伟哥让他在这件事上随时保持联系。陆明远却想起龙老板来，也不知他考虑得怎样了。

手术室的门开了，赵奎星随之被推进了一间病房。在征得医生的同意后，两人来到赵奎星面前。赵奎星一见肖复兴，人就紧张起来，显然没想到金利公司的人这么快就又找上了他。肖复兴在介绍陆明远时只说是同事。这是陆明远的意思，他不想让赵奎星有什么想法，更不想露了自己的身份。

肖复兴也不废话，看着他直入主题说："我说朋友，不就是三十万吧，犯得着把自己弄成这样？我这里可要说你傻了。我那几位同事并没有对你怎样嘛。还好，没有性命之虞。真弄出命案来，我可要替你不值了。你看这事儿咋办？"

赵奎星马上说："钱我会一分不少还你们，只求肖经理再宽限三个月。"

倒是没想到对方不找他们讨要"公道"，只是主动请求宽限。陆明远却没有太多的意外。在常人看来，他们这些经营资金的老板大抵有黑红背景，这是寻常老百姓心存顾忌、难以招惹的。事实上确是如此。见肖复兴拿眼望着他，陆明远知道该他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表态，就说："好，我答应你的要求，可你在大华宾馆事上怎样直面警方？"

大庄家 第三章（5）

赵奎星的样子看上去显得颇为不解。

肖复兴就说："因为你老兄的跳楼已惊动了警方，他们待会肯定要在这事上找你调查的。其实，你躺在这里完全是自个的行为，没有谁逼你，是吧？可你的行为却给我们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赵奎星便也明白他们的意思了，问咋办。

陆明远就提示道："跳楼是自个的事，一个不小心坠楼也是自个的事，自个的行为就只有自个负责了……"

赵奎星赶紧说："我就说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

陆明远想这人倒也可爱，几乎要夸他几句，说："你见过公安唬人吗？干公安的在这上面可是一套一套的。"

肖复兴说："随他们怎样唬去，一口咬定自个不小心掉下去的，神仙都没辙。"

赵奎星忙说："我就一口咬定不小心坠楼的。"

没想到这件令他大是紧张的事情如此轻轻松松地得以解决，走出医院，陆明远几乎要引吭高歌。如今警方办案采取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赵奎星咬定自个坠楼，事情就到此打住。但陆明远也不敢大意，吩咐肖复兴在赵奎星的事情上盯紧点。这件事又让陆明远察觉资产保全部在追贷过程中一些手段得加以整改，甚至觉得有必要给他们几个人办理一张假证，作为开房等特殊情况时备用。

陆明远分别给伟哥和幸义去了电话，把情况说了。伟哥说这样就好了。幸义却吩咐他不可掉以轻心，说这年头的事情变数太大了。陆明远就想幸义到底是搞公安的，习惯把事情想得复杂。这方面他们倒是相似。

照例是自己拿钥匙开了门，没想到邵怡还没睡，坐在电视机前等他。邵怡站起来迎上他，关切地问："事情办得怎样啦？"

陆明远不能在她面前说妥了，如同幸义说的，这年头的事情变数太大了，谁知在他们离开后赵奎星又是怎样想的，只要他一有什么别的想法，事情就会变。待到陆明远把事情的经过说了，邵怡静静地望了他片刻，说时候不早了，洗澡吧，洗了澡休息。去浴室给他放了水。

躺在床上，两人的话题自然还在赵奎星身上。听了陆明远的担心，邵怡说这事儿不会再有什么变数。陆明远追问为什么，邵怡说："赵奎星这种没有任何背景的人，信奉的还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想他也不愿自己现在的事为人所知吧。如非这场股市大逆转，他怎会找上你公司借贷。说到底，是这场股市的大逆转让人疯狂。你没听说连擦鞋匠都已涉足股市了？对那些再找上你公司典房炒股的客户，我看你得谨慎了。连擦鞋匠都涉足股市，指数必将出现大幅的下跌，也就到了退出股市的时候。"俄而又说："照说这种典房炒股你们不用担心什么，必要的时候把房子拍卖了充数，可这样弄得动静太大了，要知他们这个层次的，是社会的关注点，太敏感了。"

如非邵怡说出来，陆明远哪曾想到这一层，就想真得谢谢她的提醒。在这事上他得抓紧时间跟公司几个高层谈谈才是，形成一个决议。他的一只手在女人脸上捏了捏。女人的皮肤细腻而光滑，感觉很爽，人便有了那种欲念。邵怡感觉到了，看男人的眼睛便也起了春情，身子就贴了过去，陆明远就势抱住女人，把嘴凑到她的耳朵根，却不说话，轻轻地吻着她的耳垂。女人的耳垂厚而大，麻衣相法里说这种女人的命很好，是富贵之人。女人富是富了，贵吧就不见得了。闲着的时候，陆明远对女人这一辈子也想过一番，如果没有那场清账，她的婚姻也许不会是现在这样子。当然，也许就没有现在这个所长的位子。陆明远就觉得这世上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每个人的命运。

大庄家 第三章（6）

诚然女人已是动情不已，陆明远并不马上翻身上阵，他早已过了年轻时那种夏日里来去都快的雷阵雨般的冲动。那种狂风暴雨是让人痛快淋漓，可这就像饥饿的人囫囵吞枣，待到肚子饱了才知道什么风味也没吃出来。对一个成熟而有一定性经验的男人来说，做爱的过程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你只有醉心其中才能品尝到那种来自骨子里的感受。难怪有不少学者提出把交媾和做爱分开。

第二天早上才把手机打开，一个陌生的外城电话给他来了条信息，一看才知是宁奇士他们发来的，说是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叫长海的城市，准备在这儿待上几天，等候陆总的消息。陆明远也不想把现在的情况告知他们，也没回他们信息。对他们改换电话号码跟他联系觉得满意。想着他们躲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惶恐不安，陆明远竟有种莫名的开心，让他们尝尝命案在身的滋味也好。

邵怡这会在厨房忙碌。陆明远想着的自然是医院里的赵奎星。如果昨夜警方没有对他进行调查，现在应该对他例行调查了。这会陆明远有种担心，警方会不会昨晚上调看宾馆里的储存摄像呢？赵奎星在证据面前招架不住便有可能说出来。但陆明远早没了昨晚上的惊慌不安，金利公司只是对他进行正常的追贷，是他自己跳楼。尽管他们犯了非法拘禁罪，可这种由债务引发的事情公安机关大都不太理会，也难以处理。陆明远想给幸义去个电话了解一下，在摁号时又改变了主意，就想待会到办公室再联系吧。

早餐后去了公司，不料碰到龙老板在转悠。握手间龙老板说他特意赶来看看陆总。陆明远自是明白他的来意，笑说欢迎，把他让进办公室。他知道实地考察了的龙老板会跟他续谈那五百多万的事。

果然，几口茶后龙老板说："陆总，我的事情还得你帮忙。你看这样怎样？那五百多万呢我存四百万到你公司，余下的钱你支给我。我这样做实在是没办法，公司得运转。不瞒陆总，公司都有两个月没发

工资了，再下去员工会闹事的，公司都将关门。这事就算陆总你帮我了。”

没想到对方提出这么个折中的办法，一时间陆明远不知怎样回答他。他和伟哥合作以来尚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也不知之前他是否跟伟哥谈过，但他马上就断定龙老板并未同伟哥说过，真说了伟哥不可能不给他电话。陆明远笑了下说：“龙老板你这主意倒也有意思了。”

龙老板说：“请陆总理解我的困难。”

因为职业的关系，陆明远时刻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市场动态。自从这场美国次贷飓风突发，其灾难波及全球经济的各个角落，中国差不多所有的公司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而那些出口企业尤其是，因为它的市场关系是直接的。这场次贷危机的深层原因应该是来自于资本的贪婪，来自人们对所谓“金融创新”非理性的崇拜。因为这场次贷飓风，陆明远对那些找上门来告贷的企业小心而又小心，他可不能让自己的公司成为这场危机的牺牲品。纸业是种国内市场品，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如今国内纸业众多，生意也不好做，否则龙老板也不会对一个小小印刷厂就赊账数百万。

龙老板的要求听来合情合理，再加上语气恳切，陆明远就不好拒绝了。又想对龙老板来说这只怕是最好的办法。但陆明远必得跟伟哥说声才是。可陆明远不便这就当着龙老板的面给伟哥电话，有些事情诚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也不能当着对方的面做。他望着龙老板说：“龙老板的要求，我得好好想想才能答复你。”

龙老板可是灵活人，笑着说：“这事儿是得让陆总好好想想。我相信陆总不会让我失望的。”

陆明远笑笑，不再在这事上多说，两人随意说些别的。龙老板坐了会儿站起身来告辞，说不打扰了，下午再约吧，伸出手来同陆明远握了握离去。

陆明远用座机拨了伟哥电话，伟哥问赵奎星的事情怎样了，陆明远就想该先向肖复兴了解一下才是。昨晚上从医院出来他可是交代他

好好盯着的。陆明远把龙老板刚才的来意说了。伟哥问他是什么意思，陆明远道："我看他也不容易，是不是先把那百多万给了他？这样也可以安住他的心，使他更加相信我们。"

伟哥说："就按你说的得了。你们签订了协议后再给我个电话吧。"

陆明远牵挂着赵奎星的事，正想去电话问肖复兴，邵怡打来电话，问赵奎星的事。陆明远自然不能告知她什么，两人便闲扯了会儿。中间肖复兴的电话来了，让他放心，说是一切按昨晚上的发展。陆明远说知与邵怡，邵怡只说这就好了。陆明远便也感慨女人对他的关切，免不了又来了感触。都说男人在事业中寻找自身的价值，女人在婚姻里寻找自己的位置，难道邵怡就这样跟他厮混一辈子？陆明远对这个问题想的次数不少，却也只是把它闷在心里。对有些男人来说，巴不得有这样一位痴心女人同他厮守着，他又没有损失什么，要知时下的成功人士无一不是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有人甚至把这种感情生活作为衡量一个成功人士的首要条件。可陆明远却感到压力。他自是明白，自己是真心爱这个女人的。就因为真爱，所以才有压力。

司机小罗打来电话，问他去不去机场一块接辛老板。陆明远便也醒悟到自己被赵奎星的事弄得差点儿把这么件重要的事给忘了，忙拿了都彭包出门。对辛老板这位合作伙伴，陆明远是不敢怠慢的。他的钱庄可是建立在与辛老板的密切合作上。没了辛老板的合作，公司在阁司钱庄老大的地位势将不保。一定程度上说，辛老板远比伟哥和幸义对他还重要。

陆明远知道，这次辛老板来阁司的真正原因还是为武洞镇复古"咩红坊"那个安小小。想到复古"咩红坊"背后的虚浮逻辑，陆明远暗自摇头。市场经济，似乎只要能够催生财富，什么道德都可以置之不顾了。

“咩红坊”——安小小，陆明远觉得这两者之间实在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

大庄家 第四章（1）

钱庄的运作有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即境内环节和境外环节。这两个环节相对独立，各自完成人民币和外币的循环。当境内的客户需要外汇时，便将人民币转账至境内钱庄指定的账户上，或将支票、现金送至钱庄经营点，境内钱庄收到人民币后，便通知境外合作伙伴，按行规计算好汇率和佣金，将相应的外币划至境内客户在境外指定的账户中。同样，当境外客户需要人民币时，便由其境外分公司或代理将外币划入境内钱庄指定的账号，境外钱庄通知其境内合作伙伴按约定好的汇率将相应的人民币划入境外客户的账户中。境内外钱庄的每笔交易的完成多数通过传真银行对账单来确认，双方定期核数、对冲。实际上人民币也没有流出境外，外汇也没有流入境内。这种外汇交易方式在国际上被称作替代性汇款机制。辛老板就是陆明远境外的合作伙伴，香港世圆典当行老总辛永超。

阁司市大大小小的钱庄达数十家之多，但并非所有的钱庄都能在境外找到合作伙伴，只有金利投资公司等三家钱庄才承担起与境外钱庄的核数、对冲，以及境内人民币、外币资金的调剂，类似结算、交换中心。那些小的钱庄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从各自的客户群中吸收人民币，多数以现金为主，运送至大钱庄处，通过大钱庄完成交易过程。当然，大钱庄得按行规抽取佣金，这里面的赚头不是常人能够想象的。因为这种跨境汇款行为只有官方银行才拥有经营权，民间钱庄是禁止的，世圆典当行等境外钱庄对合作伙伴的选择也是极挑剔的，除了雄厚的资金，你还得有一定的人脉关系。金利投资公司也就半年前才开始与世圆典当行合作，之前的考察谈判却也是个极复杂的过程。陆明远知道，阁司市也不知有多少钱庄老板想和辛老板搭上关系，以便开展跨境汇款。对陆明远而言，说辛老板的到来是个重要机密都不为过。

陆明远清楚地记得，一个月前他在办公室同一位“下家”签约时忽然接到辛老板打来的电话。几句闲扯后辛老板一转话题问武洞镇“咩红坊”是不是开业了？说过两天过来看看。一年前“咩红坊”因是否修复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备受争议。“咩红坊”本是三百多年前的一座妓院，漫长的岁月长河使这栋曾夜夜笙歌的建筑摇摇欲坠、濒临坍塌，当地政府以“见证300多年前妓女风月生涯的活化石”、“中国青楼文化的一个缩影”、“再现清朝江南风格的木建筑”为由投巨资予以修复，并获批历史文化名镇。敏感的商家嗅到了商机，纷纷斥巨资在武洞镇修建各种新兴的旅游项目。临近正式开放，武洞镇更是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大做广告。没想到连辛老板都知道了。陆明远自然要邀请辛老板过来看看。哪知在这一看的过程中辛老板却和一个叫安小小的女人有了故事，回去后不到一个礼拜又飞了过来。这次自然是赶过来和安小小欢聚的。

阁司市机场建在望港一个小镇，他们赶到时辛老板尚未到。陆明远就想，下次接辛老板是否把安小小也拉上呢？他觉得应该把安小小安排到金利公司，以增强辛老板和他的关系。反正就是每月花几千块钱养个闲人吧。

唐小雪打来电话，说张总已派财务科刘科长赶来公司办资金转账存储手续。陆明远就拨了公司电话，安排人恭候。对这种大“上家”，金利公司是极重视的。往深里说，这是一种商业形象。

大庄家 第四章（2）

听广播里客机安全到达降落，陆明远让小罗把车开了过去。

不一会辛老板就出现在出口，陆明远握着他的手，笑着说："气色不错，一定是嫂子的功劳，哪天我得给她去个电话表扬表扬。"

辛老板哈哈一笑，说："老弟应该把弟媳接回来才是。一个人过日子，哪有两个人舒心。"

陆明远笑道："我有老兄一半福气就好了。"

辛老板笑着说："老弟知道咱男人幸事有三是哪三大幸事？升官发财老婆出差。你现在是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啦，好呀，咱就没这个福气了。"

陆明远笑笑。按照社会上流传的段子，中年男人幸事有三，不幸之事也有三。三大幸事是升官发财死老婆。三大不幸是炒楼成房东，炒股成股东，泡妞成老公。辛老板口里的出差自然是临时篡改。记得有次跟屈莹在一起时，屈莹说现在的男人真是太坏了。陆明远就问怎么了，屈莹说："社会上说你们男人三大幸事是升官发财死老婆。"陆明远笑道："社会上流传的段子，你也真当回事？谁会盼自己的老婆死呢！"其实，陆明远看的听的也多了，对一些升了官发了财的男人来说，也就难免嫌弃自己的老婆，可又要顾忌各方面的影响，自然就盼老婆死了，好找个年轻漂亮的。屈莹说："明远你会不会也这么想？"陆明远说："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有病啊？我还得跟你过一辈子呢。"屈莹就摇着头说："现在的婚姻，现在的男人，看来都靠不住了。"这年头的男人也不好做，在女人眼里，男人要是不会挣钱不会来事，整天窝在家里叫没出息；你把精力放在外面又说不再爱她。于是，在男人眼里女人整个儿就是麻烦。这个社会呀看来是越来越矛盾了。

手机响了，见是李红烛打来的，陆明远摁了接听键。李红烛问他这会在哪，她现在公司，想跟陆总说点事儿。陆明远问她什么事，李

红烛不说什么事，只说她在公司等着他。陆明远猜她多半有事要向他汇报吧。也许她跟福开电子有限公司那笔款子差不多了吧。

陆明远径直把辛老板送至五星级大清酒店，聊了几句后让辛老板先作短暂的歇息。在接李红烛电话时，他就打定主意利用这中间的时间回公司与她碰个面。

才在办公室坐下，李红烛就尾随而入，陆明远很自然便想起她和杜克仲的事来。在陆明远待要开腔问她啥事时，李红烛双手递上一份辞职报告，把陆明远愣在那儿。好半晌他望着眼前女人说："辞职呀？为什么？是不是我这个做老总的亏待了你？"

李红烛赶紧笑一笑，说："哪里哪里，在金利公司这两年是我最愉快的两年，我呢也就想自己做点事儿。"

陆明远点了下头，望着李红烛说："想自己打拼了？像颜月仙一样办企业？"

不曾想李红烛望了他一眼，马上把眼光错开了，说："不瞒陆总，我想开家典当行。"

原来这女人是想单干了，而且干的也是资金市场，这倒是陆明远所没想到的，不禁噢了一声，脑子马上把杜克仲与之联系起来。这时就听李红烛笑着说："陆总，我可等着开业那天你给我送花篮呢。"

李红烛的辞职陆明远没想到，李红烛要离开他单干陆明远更没料到。现在是市场经济，择业和用人都是双向选择，彼此的依附性很弱，老板要炒一个人的鱿鱼很容易，员工要炒老板的鱿鱼也不难。现在李红烛要离开他单干，陆明远只能放行。他想自己在这件事上得大度点儿才行，看着李红烛爽快地说："好呀，到时我一定捧场。"

大庄家 第四章（3）

“我这儿先谢陆总了。”李红烛说。

“咱俩就别客气了。”陆明远轻轻一摆手说，“你可是我这儿出去的呀，日后有什么事大家相互帮助吧。”接后又问：“手续下来了吧？”

李红烛说：“快了，就在这个月月底吧。陆总你放心，我的第一张请帖就送给你。”

陆明远哦了一声说：“这么快呀，公司叫什么？”

李红烛说：“世纪黄金典当行。”

陆明远点了下头，燃上根香烟看着李红烛慢慢吸了两口，说：“红烛，我这里可得说一句，金利公司里有些事情你可别往外头传。”

李红烛忙说：“陆总你放心，我决不会做对不起金利公司的事。这两年我跟你学了不少的东西，让我受益终生。说真的，我从内心里钦佩你。”

陆明远站起来主动伸手与李红烛握了，说：“待会我还要陪一位客人，就不多扯了，从今天开始咱就是同行了，以后喝茶的机会多着呢。记得开业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呀。”

李红烛走后，一股复杂的滋味涌了上来。李红烛成为同行，是陆明远怎么也没想到的，在他想来，李红烛的路要么像颜月仙，要么像王爱如，这钱庄生意哪是寻常人玩得转的？那得有方方面面的关系。他现在自然不再怀疑她的能量了。就凭杜克仲这位市政府秘书长，她在阁司市还有啥办不成的事？也不知她的背后还有多少杜克仲这种背景关系。这也是陆明远在李红烛面前故作大度的原因。由此他也就再次慨叹漂亮女人的资源能量。不用多久这女人就将迅速崛起于这行，说不定还会成为自己的一个对手。这么想着的时候，陆明远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又想四大金钗已去其三，他可得重新注入新的血液才是，万一哪天唐小雪也递上一纸辞职报告，这块可就完全瘫痪了。市场经济，谁都想自己当老板。社会上怎样说的？宁愿当一元钱的老

板，不愿做两千元一月的打工仔。唐小雪挣的钱也不少了，那是说走就走的，他得让人事部抓紧时间去人才市场招聘。对任何一家钱庄来说，没有比争取“上家”资金的进入更重要了。李红烛同福开电子有限公司那笔资金不就因为她的辞职单干而被其带走了。

龙老板打来电话，说是晚上请他去吃海鲜。陆明远知道他的意思是要续谈今天上午的事，他不可能怠慢了辛老板这位贵客，就说：“龙老板别客气，今晚上我没空，过两天你来我办公室吧，咱好好谈谈。”

龙老板那头欣然说好。

返回大清酒店的时候，辛老板刚好一觉醒来。陆明远笑道：“不错，这状态才有干劲吧，连我看着都满意。”

辛老板哈哈一笑，只说陆老板有意思。

现在的武洞镇倒成了新贵们消遣的好去处，阁司市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咩红坊”是武洞镇炫耀的资本，并且认同了这一炫耀。而且这一认同在迅速蔓延。阁司市电视广告“‘咩红坊’见证古镇昔日辉煌”几乎家喻户晓。在这个市场化的今天，在本身没什么资源可利用的情况下，以一座妓院来制造噱头吸引眼球，似乎顺理成章。而对现今女性工作者，陆明远也能理解，古代是宁当将军妾，不当庸人妻，而今社会上是宁当二奶，不嫁穷人。身体是自己的，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处置，选择永远搁置、零售、批发或者一次性买断，都是当事人说了算。

武洞镇是阁司市开元区的一个管辖镇，当汽车进入武洞镇，再次见到巨大的横幅“‘咩红坊’人民欢迎您”，陆明远便也想起有关“咩红坊”的一道顺口溜：“老公老公，我在‘咩红’；白天睡觉，晚上打工；一天几次，轻轻松松。老公老公，你要想通；你能想通，有钱有人；你想不通，人财两空。”据说顺口溜是一位在“咩红坊”上班的女性工作者发给她丈夫的，却因误发到别人手机上，如此而迅速传播开来。陆明远幽默地思想开了，“咩红坊”是怎么回事谁都知道，“咩红坊”人民岂不是一座妓院的人民？那武洞镇数千人们岂不成了妓女的传人后

代？再直白点儿说，现今数千武洞镇人都是婊子养的。武洞镇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看出这悬挂着的横幅藏着对他们的自我恶骂？看来，“咩红坊”所带来的滚滚财富冲昏了武洞镇人们的头脑。陆明远把这中间的幽默说知与辛老板，辛老板抚掌大笑道：“陆总不说起，谁能知道这横幅里隐藏着的奥妙所在呢。”

大庄家 第四章（4）

陆明远他们在进入武洞镇时就给安小小挂了电话，他们一到便迎着。也不管陆明远同意不同意，安小小打电话把她的一位姐妹叫了来。陆明远口里客气了一句，却想这样也好，免得自个孤单单的，待会辛老板玩起来也不尽兴。这位小姐自我介绍叫孙艳，人长得不错，很有风情。问到怎样活动，安小小说先泡温泉吧。辛老板忙说好，泡温泉。

四人去了“咩红坊”温泉休闲中心。

看着“咩红坊”温泉休闲中心的招牌，陆明远忍不住摇了摇头，这就是商业效应吧。这里的人们总爱把“咩红坊”往自个身上扯，大大小小的公司也概莫能外。陆明远哪能不明白商家的目的不过是借用“妓院”来刺激公众的兴奋神经，以求带来知名度和滚滚财富，可把一座妓院顶在头上真的就那么舒服？陆明远感到，武洞镇的黑色幽默味太重了。

买了游泳衣换上，大家下了水。池里没几个人，倒也清静。孙艳自然是紧随了陆明远。孙艳脸蛋儿不错，身材也长得很火，泡在池里十足足一条美人鱼。

辛老板和安小小在一隅表现得很缱绻。孙艳一脸羡慕地说：“小小好幸福呀！”

陆明远笑道：“幸福可是自己追寻来的。”

孙艳就扭过头来看着陆明远，说是吧是吧。陆明远便也知道刚才的话让这女人误解了，这话在她听来还不是暗示其主动对自己投怀送抱。果然孙艳就往他黏了过来，口里说：“陆老板说得对，幸福是自己追寻来的。”一只手搭在他的脖子上，说：“陆老板会游泳吗？我们游泳吧。”

陆明远不能去扒孙艳的手，那样就失了绅士风度，何况他又不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场合，就说：“好，游泳。”身子往前一扑，双臂在水

中划开了。孙艳喊了声等我呀，奋力追赶。

这两年陆明远整日忙乎公司里的事，很少活动，只几个来回就有点感到体力不支，而孙艳游得快，很快就超过了陆明远。她看出来了，双脚着地站住，说歇会儿。陆明远却要好强，硬是呼哧呼哧游到池边，就势坐在露出水面的台阶上。孙艳拿了两条大浴巾，一条披在自己身上，一条披在陆明远身上，说去躺椅上坐吧。两人便上了池，往躺椅上一倒。对面池里的安小小看到了他们，摇手招呼，孙艳便也相应地挥手。

有服务小姐托着茶水过来，孙艳要了两杯。她喝了口茶，说："陆老板是做啥大生意的？"

陆明远说："你看我像是做什么的？"

孙艳一双妙目就盯了他半晌，说："陆老板让我猜是吧？不知猜到了奖赏我什么？"

陆明远也不说奖赏什么，只说："你猜。"

孙艳便把头微歪慢慢闭了双眸，一副可爱纯真状。一会她睁开眼来，说："陆老板做的可是资金生意？"

这女人竟一口猜出自己是干什么的，这倒是陆明远没想到的，忍不住要问她凭什么，猛然醒悟过来，这还不是从安小小那儿获悉的。以安小小和孙艳的关系，还能不谈起？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也不去说是，也不说不是，把头轻摇。果然孙艳便说："不是？那是做啥生意？陆老板你可得告诉我。"

交际场上，逢场作戏，谁说真话。陆明远自然不会告诉她，信口道："什么生意也没做，给人打工。"

孙艳格格一笑，说："陆老板你逗我呀，这怎么可能呢！你身上的气势可是给人打工的？我怎么看都不像。"

大庄家 第四章（5）

陆明远觉得这话有点意思，便问："什么气势？我可不懂。你告诉我好了。"

孙艳笑着说："陆老板你怎么会不懂呢！你是故作糊涂吧。只有那些事业有成，整日发号施令，所到之处被人围着转的男人才有气势气派。我在场面上见的人多了，这点还是看得出来的。"

陆明远笑了笑，说："你认定我是老板了噢？"他随意地往温泉入口一瞥，看到走进来三个女人，走在最前头的少妇让他一下子愣住了。

单婧！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

身披大白浴巾的单婧看上去有种平日里所没有的素净，素净而雅致。对这个女人，陆明远的印象可是太深刻了。看单婧一步一款地朝前走，压根儿就没注意到他来，陆明远不禁长舒了口气，便也醒悟到刚才心都堵住了嗓子眼，自己也忒是激动了点儿。对这女人来说，那天早上在金利公司门口可是什么事也没有，说起来是自己居心叵测。陆明远脑子很自然就把保险柜里那几张账单联想了起来。

单婧做了几个舒肢运动后下了水，她游泳的姿势很好看。她游得很快，两位同伴被甩出了老远。看单婧美人鱼一样在池里游来游去，陆明远竟暗自感到了某种冲动和需求。

一旁的孙艳把这一切看在眼里，笑眯眯地轻声问："是不是老相好呀陆老板？"

陆明远噢的一声醒悟过来："你说什么呀？"

孙艳笑着说："我看你陆老板魂都掉了呢，为什么不上去招呼哟？"

陆明远笑了笑说："我魂都掉了还能跟你躺在这儿？可能吗？告诉你，我可是不认识。"完了也就觉得后面的话多余，这认识不认识的话

凭什么对她说？倒似她成了他什么。拿眼搜寻辛老板，四下里哪还有他们的影子，猜测多半是去了休闲房，不过也有可能去了桑拿房。

这时单婧也躺到了躺椅上，那两位同伴站着跟她说笑。陆明远是在场面上走的，也就看出这两人并非寻常妇女，却在单婧面前曲意逢迎，多半是为她们夫婿的前程了。只可惜自己业已下海，否则凭保险柜里的宝贝，仕途上还不是如扯顺风船。这时发觉单婧淡定地望着他，似乎还笑了下，但目光很快移到了别处，心便跳了一下，难道她想起来了？暗自留意，单婧再也没拿眼看他。

孙艳提出去休闲房，陆明远也不想躺在这里让自己的心思在单婧身上转来拐去，便随了她。可经过桑拿房又改变了主意，说去桑拿房吧，就当先进去了。桑拿房就一个小男孩。孙艳从背后一把紧搂住陆明远，脸蛋儿在他背上轻轻摩挲，一会儿口里发出颤动的呻吟。小男孩好奇地望着他们，眼里露出某种惊惶，陆明远正想提醒孙艳少儿不宜，小男孩跑开了。孙艳便更加肆无忌惮了，一双手蛇一样游到他的生命之根处，说好棒好棒好棒的。抬起那张陷入某一情境而迷醉的脸，说老公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似乎她和陆明远不是萍水相逢，而是相恋已久的情人了。诚然知道孙艳是做作，陆明远也被她撩得心猿意马的，只是因为孙艳的身份，他早在心里交代自己一定要守住底线。男人喜欢美色，素来有种很形象的说法，如同女人喜欢时装，一件实在正常不过的事，可也不能见了美色就把握不住自己，所谓好色而不淫。这时孙艳的呻吟声听来更放肆了，陆明远听明白了，“咩咩咩……”，这不是发春的羊的叫声吧？猛然想到“咩红坊”，人便豁然明了。之前他一直觉得“咩红坊”这名字好生奇怪的，这时也就慨叹它的生动和意境。若非今天孙艳此番表现，他是怎么也破解不了“咩红坊”的含义所在。

大庄家 第四章（6）

这时有人进来，孙艳自然没了动作。陆明远拍了拍她的脸蛋儿，问她知道“咩红坊”的意思吧？孙艳那双凤眼便望着他，轻轻摇头说不知道，反问他是什么意思，陆明远只是看着她笑。孙艳见他笑得怪怪的，知道有文章，双手吊在他脖子上发嗲，说老公你告诉我嘛。陆明远便凑在她耳朵边说：“刚才你是不是很想跟我做啊？”

“是呀，怎么了？”

“你是不是一想做那事儿就咩咩咩咩呀？”

孙艳总算明白了，人便格格地笑。

从桑拿房出来，单婧尚泡在池中，也不见辛老板。陆明远正想去冲洗房，听得有人呼他，看时是“咩红坊”温泉休闲中心陈总，便与之握手。陈总在温泉休闲中心装饰中缺少资金，通过一位“上家”找他借了一百五十万。当时陈总说这个项目开业后是多么多么赚钱，让他在里面占点股，陆明远婉言拒绝了。自经营资金市场以来，遇到太多的“下家”在借贷时劝他占点儿股。开始陆明远也有点动心，与邵怡谈起，邵怡问他：“篮子里的鸡蛋放在一块好看护点还是分散了好看护点？”陆明远就给自己定下一条，一心一意打理好自己的资本资金生意。再说了，这些年来他还没发现比玩资金更高回报的生意。年利润接近百分之百的生意，恐怕只有贩卖军火和毒品了。此后再遇人劝他占点股儿他总是婉拒。“咩红坊”温泉休闲中心开业后陈总电话邀他放松放松，他婉谢了。陆明远向来有其原则，从不因为生意上的往来把关系搞得复杂了。他给陈总的月息是七分，时间五个月。大概还有两个月多点的时间就到期限了。陆明远倒不担心陈总到期能不能还款，那位“上家”有五百八十万人民币存在金利公司。他是担了保的。

“陆总你这是怎么搞的，来我这儿也不给个电话，可是看不起我了。”陈总一边嚷嚷，同时大摇其头。

陆明远笑着说："我也是朋友硬拽了来的。陈总你别客气，我在这儿随意，你只管忙去。"

陈总就使劲儿地握了下他的手，说："我请客，陆总一定要尽兴。"

孙艳说："你跟这陈总熟啊。"

陆明远当然不会跟她说这中间的关系，只说："也就一块吃过一次饭。"

孙艳问他是不是再下去泡会儿，陆明远也就发现池里的人越来越多了，便没了兴趣，说冲澡吧。

三下五除二冲完了澡，陆明远披着大浴巾径直去了开好的休闲房。他看了手机，有两个未接电话，一个是邵怡的，另一个是郭总。他也把握不准今晚上回不回市里，这一切得看辛老板的。凭辛老板对安小小的兴趣，多半要留宿在这里了。陆明远摁了邵怡电话，邵怡接了。陆明远只说刚才同香港世圆典当行辛老板在一块泡温泉。他不能说在"咩红坊"，对任何一个女人来说，"咩红坊"是个敏感的字眼，如同它在男人眼里意味着怎么回事儿。邵怡自是知道这位辛老板与陆明远之间的关系，淡然说："辛永超来了？"陆明远说："是呀，这几天得陪着他了。"让她出来，邵怡就说你们玩吧，挂了电话。

不用猜，郭总的电话自是因为"下家"的事，陆明远想着是否回郭总一个电话。张总那两千万到了，他也就得抓紧时间把它放出去。资金的运作是资金生意一个极重要的环节，忽略这个环节，就是轻视利润的赚取。而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任何商家最本能的冲动。这两千万在他手头躺一天得支付近七千元人民币的利息；以月息七分计，他放出去一天就是可赚取四万余的差额。他想，让郭总他们来这儿谈吧，明天通知公司评估部开始考察"下家"提供的资产抵押评估，进入工作流程。如果郭总能够替"下家"担保，那是最好不过，明天就能放出去。

大庄家 第四章（7）

陆明远正想摁郭总电话，手机响了，郭总来的电话。陆明远觉得有些意思，看着手机上郭总的大名忍不住笑了。郭总那头笑着说："陆总你在干什么坏事，打你手机不接。"

"我能干什么坏事？你郭总未必所有电话一个不漏地接了吧？怎么说一天也有两个吧。"陆明远呵呵笑道，"照郭总说法，你哪天都得干几起恶事了？小弟可得提醒你，恶搞过了头，一旦嫂子知道，她可不干了。"

郭总哈哈一笑，说："还是老弟好啊，弟媳远在国外，爱干啥就干啥，爱咋干就咋干。"

陆明远笑着说："郭总也把嫂子送到国外去吧，这样就没了嫂子干扰之忧，也就爱干啥就干啥，爱咋干就咋干。"

玩笑得差不多了，郭总说："还是那件事儿，老弟啥时候有空，咱碰个面谈谈吧，我那朋友很急的。"

陆明远便说："我这会在洞武镇，要不郭总和你朋友来一趟吧。"

郭总说："是不是'咩红坊'啊？原来你老弟躲在那艳地方快活。好了，我到了给你电话。"

孙艳一进来就往陆明远怀里扑，说老公你跟谁煲电话粥。陆明远说朋友。孙艳便微歪着头，说："女朋友？"陆明远嘿嘿一笑，说："这很重要吗？"又说，"你猜吧。"孙艳却不猜，说她懂看相，给他看个相。陆明远笑着摇头，说自己的命自己知道，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富贵跟他无缘。孙艳说你是与贵无缘，但你这一辈子肯定富有，因为你鼻子生得好，肉嘟嘟的，更兼鼻梁挺直，直通印堂。命书里说鼻为土星，土生金，所以你财帛通达，这一辈子肯定丰衣足食。陆明远先前还只当她胡说什么他一年四季桃花运不断呀，大富大贵呀，没想到这女人还能说出一套一套的，忍不住看着她，等她说下去。孙艳却看着他不说了。陆明远嘿嘿笑问："就这些啊？"孙艳便说他的眉毛是柳

叶状，这一辈子很有女人缘。又说观他气色很快会有艳遇。陆明远哈哈一笑，在孙艳脸蛋上轻轻拍了拍，说："这艳遇是不是应验在你身上啊？"

按陆明远原来的意思，他们四个在这里打两圈麻将后找个地方吃晚饭，也不知辛老板他们俩现在怎样了。陆明远当然不会傻到去电话催，他估摸打麻将中郭总他们也就到了"咩红坊"。从市里到这儿顶多也就一个小时，再加上郭总约那位"下家"，一个半小时足够了。孙艳见他抬腕看表，问他是不是还有什么约会，陆明远哪会跟她谈这中间的事，随口道："我想他们也该忙完了吧。"

孙艳笑着说："原来你想着的是这事。人家两口子感情深着呢，哪是一时三刻能完的。"又说，"咱也该忙点儿什么吧。"

陆明远见她眼里跳动着一种欲望的光泽，就起身把电视开了。可他返回来坐下，孙艳又偎进他怀里。这时电视上有对热恋男女在深情地接吻，孙艳紧紧搂着他，喃喃说现在真的好想好想同他做一次。陆明远早就交代自己不能跟她发生关系，因为这种女人太危险了。这年头什么病都能患，就是不能得艾滋病，而这种女人可是艾滋病的传播者。哲学家李泽厚对儿子就如此提出两性关系的底线："不要得艾滋病；不要怀孕或使人怀孕；不要结婚太早。"他感到女人酥胸的挤压，与此同时她那双手不安分地在他身上游走开了。陆明远正想搪塞说他会陪她过夜，孙艳咬着他耳朵，说："老公你摸摸我这里嘛，都湿了。"这话让陆明远几乎把持不住，就想这女人如此大胆难缠，今晚上他必须回市里，否则真会弄出事来。

大庄家 第四章（8）

好在一会辛老板和安小小来了，四人便上了麻将桌。辛老板一上场就给安小小连放了两炮，安小小便赢了一千多块。陆明远笑着说："看辛总放炮的架势，是意犹未尽啊。"

孙艳说："看来辛老板是高手，知道什么时候引而不发，什么时候连环炮射。"

接下来辛老板却给孙艳放了一炮，陆明远笑着说："辛总是个好同志，助人为乐，两位女同志可要做好发财的思想准备。"

安小小说："陆老板你是否也学学辛总，对咱两位女同志伸出援助之手？"

陆明远笑着说："这事儿哪是由得了我的。安小姐兰心惠质，自是知道这背后的问题。再说了，有辛总在这儿，哪还轮得着我来援助。"

孙艳问："什么问题？"

陆明远道："不是说情场得意赌场失意嘛，辛总要不是情场得意，哪有现在的输。"

没想到辛老板又给孙艳放了一炮，孙艳大是高兴，说："是呀是呀，辛总真的是个好同志，陆总你得向他好好学习。"

陆明远笑着说："这种事就不学习了吧。再说了，这可是辛总的专利，一个学得不好就是侵权，犯不着呀。"

这时陆明远自摸了一个大番子，他笑了说："我一直盼辛总济公好义，伸出援助之手，哪知辛总有排同性之癖，助人为乐只针对女同志，我呢只好自力更生了。"

辛老板就手指陆明远道："陆总你这是什么话呀？咱可是好朋友。"

陆明远颔首点头，说好朋友。偶尔往下一看，发现辛老板的一只脚竟在孙艳的大腿上摩挲，就想今天打算让安小小来自己公司的想法真是多余了。想着辛老板口中的好朋友，便幽默开了，好朋友呀。

陆明远有电话来了，是郭总打来的。郭总说他们到了。陆明远让他们找家茶楼坐下，然后再给他电话。安小小问他是不是来了朋友，陆明远含糊说朋友，打出一张三条，让下家孙艳和了。孙艳笑着说："陆总的朋友给陆总送钱来了，咱们别客气，只管放开手脚赢他的。"

安小小说："你以为陆总没钱是吗？陆总是开银行的，躺在钱上面呢，能没钱？他要是没钱，这世上谁还有钱？"

辛老板把牌一推，身子往椅背一靠，说："陆总既然有事就只管忙去。"

陆明远让辛老板他们活动活动，他很快就回。才出温泉休闲中心，郭总电话说他们在"咩红坊"茶坊。陆明远赶到，郭总正和一位看上去富态的中年男子喝茶，三人握手道好。接过对方名片，便也知道这位"下家"叫李尚文，三泰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喝茶说话，陆明远也就知道李总公司最近从土地拍卖会标到门前区抢手地块，位于规划中的阁司市著名的商业步行街不远处，称得上得天独厚的黄金位置，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自不用言，可公司还缺几百万的项目资金头寸。李总说银行已经同意给自己公司做项目开发贷款，金额计划在五千万。李总的意思，先到金利公司借八百万，期限三个月，待到银行的贷款出来，他再还金利公司的借款。

这几年国内的房地产发展很火，阁司市商品房的售价比两三年前翻了个跟头，目今投资者、购房者还在大举抢购，感觉又回到了那个买房子像买白菜的时代，以致"房奴"一词应运而生。身为资本资金老总，陆明远自是知道房地产利润丰厚惊人。得到郭总不做担保人后，陆明远告诉李总，明天他会通知公司评估部前往其公司评估考察，进入工作流程。至于月息和贷款数额，只能等评估结果出来再定。

大庄家 第四章（9）

再喝会儿茶，担心辛老板久等，陆明远起身告辞。李总要送，给陆明远止住了。

返回休闲房，辛老板和两位美女嘻嘻哈哈地侃兴正浓。陆明远便也看出，辛老板和孙艳之间的随意程度已经同安小小没有什么区别。好在这方面他见识多了，一点也不吃惊。如今男女关系就像吃方便面一样随意，何况这两位女人本来是职业女性工作者。孙艳看着他，说陆总这么快就回来了。陆明远心下哂笑，一转背老公变陆总了。也好，那就陆总吧。

陆明远说咱们吃饭去吧。

在安小小的提议下，四人驱车来到小宛大酒店。

记忆里，清初有位名妓叫董小宛，顺治皇帝因她遁入佛门，连江山都不要了。这小宛大酒店，多半取这位名妓之名吧。换了别的地方，陆明远也许不会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可立身武洞镇，思维也就难免来得特别丰盈。倘使把中国历代名妓冠名于武洞镇各家酒店和娱乐场，那“咩红坊”的黑色幽默味就更重了。

小宛大酒店的菜肴并没有什么特色，却也不让人感到难吃，好在来这里的人谁都知道洞武镇的特色在“咩红坊”。

饭后陆明远把辛老板三个送到“咩红坊”开了房。“咩红坊”集吃住宿一体，只要你有钱，完全可以像古时的“咩红坊”一样住上三年两载。陆明远借口说公司有事他必须今晚上赶回去，明天再来相陪。孙艳说：“都这时候了，什么事不能明天忙？”辛老板让他只管忙去。陆明远便玩笑着对安小小和孙艳说：“我把辛老板托付给你们两位了，可得让他满意。明天见了他怎么也得是现在这样子，少了根毛就不好说了。”

安小小笑道：“辛老板身上现在有多少根毛陆总你可得数清楚了，否则明天见了咱就难以争执了。”

陆明远赶回市里的时候差不多快十二点，邵怡都已上了床，说以为他今晚上不回来了。陆明远笑说怎么不回来呢！邵怡让他去浴室洗澡休息。陆明远简单洗漱了一下便上了床。邵怡见他这么快就完了，问他怎么没洗澡，陆明远说都泡了大半天温泉。邵怡就望着他，问今天去哪了，陆明远便也醒悟自己说漏了嘴，只好说："陪辛老板去了趟武洞镇。"

邵怡哦了一声，问："辛老板呢？"

陆明远说："他就留宿在那里了。"

邵怡说："你把他撂在那儿岂不怠慢他了？他可是贵客啊。"

陆明远说："我是放不下你，所以就赶回来了。"

邵怡笑了一笑，人就往他怀里黏，柔声道："这时候了，你呢也累了，明天还得赶去陪辛老板，好好休息吧。"

陆明远便拥着怀里的女人说好，休息。不由慨叹这女人的好。女人同他的关系，自然是二奶与情夫的关系了。社会上有一种很生动的说法，做二奶是一次宫外孕。有人甚至说，二奶业比其他行业有更严格的职业准入证制度，那得年轻、貌美、乖巧、能忍、野心。年轻貌美乖巧很好理解，能忍嘛，弄不好什么时候大奶忽然出现给两个嘴巴子；野心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大奶的二奶不是好二奶。这些用在邵怡身上似乎怎么也对不上。看邵怡的样子，对现在的日子似乎很满足，对他们之间的日后也想得不多。所有这些，让陆明远都猜不准这女人是怎么想的。每每这时陆明远就让自己别想那么多，以他们的关系不这样还能怎样？应该说，维持现有的关系对他才是最理智的。

第二天早上陆明远醒来时邵怡已在厨房忙碌开了。陆明远本想给辛老板去个电话，想着他只怕还在温柔之乡，这个电话会搅了人情绪，便没打。他从卧房里悄悄爬起来走到邵怡身后，从后面抱住她的腰，邵怡一颤，说吓我一跳。陆明远吻了吻她的脖子，说好香呀。也

不知是指她身体呢还是指她张弄的早点。邵怡回头朝他笑一笑，说："别闹别闹，你还没洗漱吧？没洗漱去洗，洗了吃早餐。"

陆明远嘻嘻笑道："夫人知道我这会最想吃的是什么？"

邵怡笑着说："上午行里有个会议，晚上吧。"

和邵怡的关系长达十几年了，可某个时候两人置身特定的场合，总让陆明远莫名地感到一种性的需求，这种感觉是妻子屈莹身上所没有的，让他觉得不可思议。有时候他们也会就着场地做爱，那种感觉几乎是妙不可言。他再次吻了吻女人，说："那我就养精蓄锐等着晚上同夫人干了。"

按陆明远本意，早餐后赶去武洞镇陪辛老板，想想还是决定去公司一趟，把该处理的事情处理一下。在办公室坐下，挂了评估部徐经理电话，让他抓紧时间把三泰房地产公司那块竞拍地做个考察，再把公司应该发给员工的业务提成的报告签发了，正要叫来秘书送去财务部，有人敲门而入，是个陌生人。陆明远待要问他有什么事，那人先他开腔，问他是不是金利公司陆总，陆明远不假思索地说是呀。在他想来，对方多半是寻上门来求他把手头上的资金放出去的"上家"。不曾想对方亮出证件，严肃地说："我们是福开区检察院反贪局的，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请你跟我?去一趟。"语声中外面又进来了两个人。

陆明远摸不准反贪局的人找他干什么。他越是不清楚，心里就越恐慌。谁都知道这类人找上你没什么好事儿，可一时间哪里知道纰漏出在何处。而这年头犯事，在自个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莫名其妙地被卷进某桩惊天大案的都有。再说了，他的公司他的人际关系素来很复杂。自成立金利投资公司以来，陆明远还没有以某种特殊身份同检察院的人打过交道，他感到了某种害怕，心脏怦怦地跳，整个人儿忍不住发颤。

大庄家 第五章（1）

陆明远努力让自己变得镇定些，强笑着要给三位检察官倒茶，对方客气地谢绝了，请他随他们走。陆明远知道一旦到了检察院，很多事情就由不得他了，于是说："三位有什么情况要向我了解的话，就在这里说吧，我是知无不言。"

有检察官似乎窥测出了他的心思，说："这儿谈话欠方便。你放心好了，我们只是向你了解些情况，你配合的话会很快的。"

陆明远见识过执法机关抓人时那副凶神恶煞，对方的客气让他稍稍放下些许心来，问可不可以打个电话，把工作安排一下就随他们走。得到允许后，陆明远摁了伟哥手机。不待伟哥发话，他就说："我得随福开区反贪局领导去一趟，咱们的约会改天吧。"

到了下面，有辆警车吱一声驶了过来，陆明远想这些人做事真的老道。他被两位检察官夹在中间，很不舒服，却是动弹不得。想说句什么，看一左一右两张冷冰冰的脸，知道说什么都没意义。所有这些情节跟电视上如出一辙，没想到现实生活中忽然之间发生在自个身上，陆明远便慨叹这世上想不到的事太多。只是这会他已镇静了许多，心想伟哥放下电话后肯定会为他的事忙碌开来。以伟哥的身份和能量，很快会把他的事弄个水落石出。

陆明远被带至洋洲宾馆的一间客房。从他们介绍中知道，当先找上他办公室的是反贪局葛副局长，另两位是罗检察官和梁检察官。罗检察官在他面前放了杯开水后在葛副局长身边坐下，三人拉开了讯问架势。

葛副局长干咳了一声，说："我们把你请到这里，是有件案子牵涉到你，你呢必须据实交代……"

这时陆明远的手机响了，三位检察官便齐齐盯着他。见是辛老板的电话，陆明远说朋友打来的，问可不可以接听，葛副局长略一犹豫点了下头。陆明远摁了接听键，辛老板问他什么时候过来，陆明远说

这会正忙，待会再跟他联系。辛老板笑说孙小姐可盼着他呢。陆明远只说一会联系。

电话后葛副局长让陆明远把手机关了，陆明远想着待会万一伟哥电话打不进怎么办？却也知道眼下情况由不得自己，便爽快地把机关了，随手撂在面前的茶几上。他想身上还有部手机，必要时再跟伟哥和幸义联系得了。

葛副局长很讲究策略地发问了："陆老板，你认识一个叫吕时荣的人吗？说说你同他之间的关系。"

陆明远摇头说不认识。

葛副局长与两位手下对了一下眼风，再问："认识一个叫孟静的？"

几个月前有朋友打电话给陆明远介绍一位"上家"孟静，拿出一百二十万元人民币让他帮着放出去，月息一分，期限一年。正好先天有位"下家"电话找他贷款百万。这位"下家"是老客户了，彼此合作一向愉快，孟静前脚一走，陆明远就拨打他的电话让他来拿钱，以月息八分放了出去。陆明远暗自猜测，只怕是孟静弄出了什么事吧，这一百二十万来路不干净。当下坦言道："认识。"他不想这就把内幕倒出来，万一不是这么回事，那可害了孟静，今后他就无法在这一行干下去了。"上家"的钱在他手上都无法保密，谁还敢拿钱交给他？替"上家"保密是他们应尽的义务。

葛副局长脸上不动声色地继续说："谈谈你们之间的事吧。"

陆明远摇头笑了笑说："我跟她能有什么事？她只是我公司的一个客户。"

大庄家 第五章（2）

葛副局长说：“这么说来，她跟你公司有业务往来了。是贷户还是储户？”

对方如此步步推进，陆明远就料定他们是奔孟静那笔款子来的，对眼前这些人他不能拒绝回答，配合执法机关破案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何况孟静的钱牵扯到他公司。陆明远再次坦言：“是储户。”

葛副局长说：“多少？”

陆明远不能说什么替储户保密的废话，这话是有针对性的，好歹也是多年国家干部，知道这号事在执法机关面前是没有什么保密的，保密就是犯法，甚至犯罪，那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这会让陆明远大感紧张的已不是替储户保密，而是自己公司在这起事情背后所要担负的义务，因为私募资金是严重的犯罪行为，虽然检察机关无权查处他，但肯定会报告公安和金融监管部门，这两个部门就会对他公司采取相应的行动。陆明远在金融部门工作多年，深谙这中间的利害关系。在他注册成立公司前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在他想来，只要处理好“上家”这层关系，“上家”能够随时从公司支取他们的资金，就不会有事情发生。这也是几年来金利公司没事，陆明远深受“上家”信任所在。私募资金之所以被监管部门查获，大抵是“上家”的钱拿不回来把事情拱出，最终让私募者曝光，从而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现在，因为“上家”孟静而让公司陷入这一危急关口，是陆明远怎么也没想到的，他感到脑袋一阵一阵地发胀。

就听葛副局长沉声问：“是多少？”

陆明远知道这个问题是没法回避的，闭了眼睛对着空中吐出一口长气，再把眼睛睁开来，说：“一百二十万。”

葛副局长让他把情况详细谈谈。

陆明远叙说情况时，很想把撂在茶几上的手机开了，看伟哥是否有啥消息进来，碍着场合作罢。又想伟哥打他电话不通，也不知有多

急，就想怎样把这儿的情况递出去。

在陆明远谈情况时，葛副局长的眼睛半睁半闭的，似乎没什么反应，待到陆明远说完，他的眼睛便睁开了，紧紧盯着陆明远，陆明远被他盯得很不自在，屁股就挪了挪，说就这些。葛副局长这才说："孟静这一百二十万是她丈夫贪污受贿所得，我们将依法实行追缴。这笔钱你得交出来。至于你私募资金的事，我们将报告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由他们对你实施处罚。现在是你怎样把钱交出来。"

陆明远说："你们可以随我一块去公司拿，我也可以打电话让公司员工把钱送到这儿来。"

葛副局长说："打电话让你公司员工送过来吧。"

陆明远就拿起茶几上的手机开了机，秘书台告诉他邵怡来过一个电话。见没有伟哥的电话和信息，陆明远失落的同时又有些隐约不安。他调出财务部陈经理电话，让他马上送一百二十万来洋洲宾馆。做完这一切，似乎就单等陈经理送钱来了。陆明远决定趁这个机会同三位检察官扯扯，看能否把私募资金的事在这儿消化掉，实在不行再另寻办法。

"葛局长，孟静这笔款子的事我跟你们交代了，就这么个情况，相信你们在孟静那儿是做了了解的。我呢是做资金生意的，孟静经朋友推荐找上门来，求我帮她放出去，也是推拒不过。当时我哪想到她的钱来路不明。倒是没想到这帮忙倒把自己弄出个私募资金来。不过，这私募资金嘛应该是我以高息找她募资，事实上是她寻上我帮忙……"

大庄家 第五章（3）

葛副局长似笑非笑地打断他的话说："是不是私募资金，咱这里不讨论，让相关部门来裁决好了。"

对方把话说到这步，陆明远就不好再在这个话题上往下扯。这会他已没了先前的紧张。只要对方拿了一百二十万让他走人，这私募资金的事总有法子摆平的。这年头，钱解决不了的事几乎没有。

葛副局长的手机响了。见葛副局长说了声刘检您好您好，随即嗯嗯地应着离座开门去了外头走廊，陆明远就站起身来，同两位检察官招呼一声走进了厕所，随手把门关了。他把水冲得哗哗响，掏出手机摁了伟哥电话。伟哥显然没料到这个电话是他的，问："哪位？"陆明远压低声音说，我是明远。正要把情况说知伟哥，伟哥说见面再说吧。听这话陆明远便轻松了，却也不想这就出去，让那两位检察官看出端倪。

出来时葛副局长已回来，陆明远见他冲自己点了下头，知道刚才那个电话与自己有关，他口中的那位刘检向他招呼了，便回应地笑笑。陆明远并不坐回去，那个位子让他有种屈从的感觉。他想说点儿什么，却不想再扯私募资金的事，可一时间竟找不到话题。

好在这当口撂在茶几上的手机响了，是陈经理的电话，说他们到了洋洲宾馆。陆明远就把房号告诉了他，再对三位检察官说钱来了。葛副局长便说："陆老板公司的办事效率不错嘛。"

陆明远笑道："市场经济嘛，不讲点效率哪行。"

葛副局长笑着说："据说做资金的，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上百万的贷款生意，国有银行怎么说也得半个月，你们两三天就能搞定，快的话半个小时就敲定了。"

陆明远说："这也是市场逼的嘛，否则我们凭什么跟国有银行竞争。要说咱和政府金融部门有什么区别，也就这点了。"

陈经理和两位同事拎着密码箱进来，三位检察官忙着点钞。陆明远一旁悠闲地看他们忙乎。再看三位手下，只当葛副局长三位是“下家”了，哪里知道公司牵扯着一起巨额贪污案，有被监管部门缉查的危险。

把钱点交后，陈经理问陆明远还有什么吩咐，陆明远不便对他们说什么，只说这里没他们的事。陈经理三个就走了。陆明远思忖着今天的事葛副局长是就此打住呢还是另有下文。就听葛副局长说：“陆老板，我们是公事在身，今天的事耽误了你的时间，感谢你的配合。”说着伸出手来。

陆明远暗自舒了口气，忙伸手与之握了，说哪里哪里，配合你们工作是我应尽的义务。邀葛副局长三个在这里喝一杯。葛副局长忙说谢了，有机会下次再聚，他们还得赶回局里向领导汇报。陆明远就说下次，哪天请他们三位，到时一定要给他面子。再同罗检察官和梁检察官握手道别。

出了洋洲宾馆，想着伟哥电话里见面再说的话，陆明远摁了伟哥手机，问他在哪，伟哥让他去四海帝都海鲜酒楼订个包厢，他们一会就到。陆明远知道与今天的事有关，哪敢拖拉，拦了辆的士奔四海帝都海鲜酒楼而去。想着早几天伟哥吩咐他的事，待会万一伟哥问及就不好说了，挂了陈经理电话，让他把阳卓凡那笔款子打给对方。又想今天这情况是不能去武洞镇了，辛老板那儿是不能怠慢的，就打电话让公司赵副总经理赶去“咩红坊”相陪。再通知司机小罗把自己的奔驰开到四海帝都海鲜酒楼来。

大庄家 第五章（4）

四海帝都海鲜酒楼在阁司市最繁华的列宁路王朝大酒店第二十九层，这里没有大厅，全是包厢，鱼翅和鲍鱼做得很不错，自开业以来生意一直火爆得不得了，包厢都要预订。陆明远赶到时小姐告诉他，刚好离开一拨客人空出一间。陆明远便暗自庆幸。看伟哥他们的意思，当奔这里的鱼翅、鲍鱼而来。没订上包厢，伟哥和客人就得傻等了。

陆明远就坐在包厢单等伟哥和客人的到来。他想着是否把今天的事告诉邵怡。可想着事情已经过去，说了反会让她担心，就没说了。但陆明远还是给她去了个电话，随意说些别的。

没等几分钟，服务员小姐领着伟哥和两位一胖一瘦身穿检察官制服的人到来。从伟哥的介绍中知道，胖者是阁司市检察院王检，瘦者乃福开区刘检。在伟哥介绍到刘检时，陆明远很自然就想到葛副局长接电话时刘检刘检的，暗忖此刘检当是彼刘检了。陆明远先问王检喝什么茶，再问刘检喝什么茶，然后让小姐去安排。

当服务员小姐微笑着请他们点菜时，陆明远说来这儿鱼翅和鲍鱼是不能少的，让小姐先把鱼翅和鲍鱼点上。伟哥说是呀是呀，不是这两道菜，谁还奔这儿来，阁司市哪儿没海鲜吃。王检笑说大家是老朋友了，随便点行了。小姐向他们推荐东星斑。陆明远知道这东西越大价钱越贵，按斤两计价，一条一千五百克的东星斑就是两千八百多元。而店家为了赚钱，采用针筒注水。比如说当下流行吃蛇。有些店家卖出的“灌水”大王蛇足有一千六百克重，弄得连卖蛇的都觉得奇怪：重量达一千克的大王蛇已算极品，店里养出的“超级大王蛇”，他们一辈子也没见过哩。而过秤时又在秤上大耍手段，内行的人都知道饭店里用“九两秤”是客气，“八两秤”算老实，“七两秤”太平常。真是海鲜还没进厨房，先赚你二三成没商量。诚然知道这中间的坎坎道道，陆明远却不便当着两位检察长对小姐说什么，谁都知道来这儿吃

的是个身份，你在这上面扯，人家就会对你有想法，只道你是个吝啬鬼了，那时连伟哥面子上都不好看。陆明远只说好，来条东星斑吧。问到喝什么酒，王检说随便。陆明远说好，随便。要小姐先来瓶XO。王检就笑了笑端起茶盅喝茶，刘检却说了句陆老板别搞得这么客气。陆明远暗忖刘检到底同王检隔了一层，来这种场所自然就少了些。

喝酒说话，也就扯到陆明远的经历。听说此前陆明远是市建行信贷科科长，王检感叹地说："这年头卖烟的最赚钱，卖油的最来钱，搞商贸的最省钱，搞银行的最有钱。信贷科长又是银行最吃香的位子。陆老板放着这么好的一个工作不要，自己做资金生意，不简单呐，换了我和刘检就没法做到。有人说，检验一个领导有没有能力，有没有经济头脑，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推到市场上去。我看这办法倒是可行，让每个政府官员去市场锻炼锻炼，然后再根据他们创造的市场利润来调整他们的职务。在国外，每个官员从政的同时还可以经营自己的企业，这方面咱中国应该学学外国。据说国外的官员极少有事情发生，是因为他们入仕之前大都从商，累积了相当的资金，钱对他们来说已不是事了。"

陆明远笑道："王检的话有些意思，这办法好呀！"他的心里却很是不以为然。早几年大小单位都办企业，连政法系统和军队都不能免，当时也未见得领导的"执政"能力就提高了。官员"下海"，贩卖的依旧是权力；商人入仕，追逐的依旧是利润。好在陆明远知道如今的领导总会时不时冒出不少自认为不错的所谓"高见"，也就见怪不怪了。

大庄家 第五章（5）

刘检连连点头："市场经济吧，还有什么比让市场来检验领导的能力更公正合理的？我看肯定没有。"

伟哥也说："发展中国家的诠释就是摸索吧，咱们可是发展中国家呢。"

饭局上谁也没有提及金利公司私募孟静那笔款子的事，陆明远却知道，打从他们坐在这包厢里就再也没事了。

饭后已是晚上八点，陆明远接下来要安排活动，王检说就到这里了，晚上还有个会议要参加。陆明远便拿眼望着伟哥看他的意见，伟哥说来日方长，下次还是咱几个好好放松放松，搞搞桑拿打打高尔夫球什么的。其实陆明远暗自衡量了，凭私募孟静资金的事，这一顿饭吃下来也差不多了。要知那一百二十万福开区检察院一分不少地追回，把金利公司募资的事移交相关部门于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对福开区检察院来说，也就少管一桩闲事罢了。

伟哥早打发了司机回去，好在陆明远事先让司机小罗把车开了来，否则让王检和刘检打的回去，不说陆明远，就是伟哥的面子都挂不住。伟哥让陆明远送王检刘检，他打个的回去得了。王检说哪行，打的也应该是他和刘检。要陆明远只管送阳院长，他让司机来接一下。陆明远请大家都上车，先送王检去市检察院，再送刘检和伟哥回家。

刘检下去后，伟哥说去小柳那儿坐会吧。

陆明远自然要陪伟哥喝茶坐会儿。闲扯中便也得以知道，孟静老公吕时荣原是福开区粮食局局长，借粮食部门改制处置的机会，勾结商贾贱卖国有资产，贪污受贿三百多万。如今这种贪污受贿的事哪天都在发生，把自个牵扯进去险些招致公司被查处却是陆明远没想到的。也不知"上家"中还隐藏着多少个"孟静"，陆明远便暗自起了担心。

像是有了感应似的，就听伟哥说：“明远，我这里要提醒你，以后有人拿钱让你帮他放出去，你可得弄清楚钱的来路。”

陆明远摇头苦笑一声，说：“这可让我为难了。人家找上我，我总不能先派人调查他的钱干不干净，问他是不是非法所得吧？换了哪家国有银行也不会管那么多。同行为募资金都在绞尽脑汁耍尽手段，我真这样做的话，还不是把‘上家’推给别人？伟哥你当偌大个阁司市就我一个人做资金生意啊。”

伟哥便也摇了摇头，表示这事真不好办。

柳姐说：“我说明远，这号事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金利公司运作这么久也就今天才摊着一回吧。中国哪天都有贪官被抓，可哪天都还有人在贪，是不是呀？再说了，今天的事不是还促使你和王检刘检结识了嘛。”

陆明远忍不住看了柳姐一眼，想这女人的脑子转得真快。她的话也就提醒陆明远，和王检的饭局及活动还得继续下去，把这层关系增进。脑子莫名地想到单婧，如果能同这个女人建立某种关系，那就什么担心都不用了。有人不是说阁司市的事情她几乎可以做得了一半的主吧。

伟哥沉吟着点了下头，说：“明远，你什么时候找个时间约他活动一下吧。”

陆明远喝了口茶，说：“行，哪天伟哥有空再约吧，到时把幸义也拉上。”

伟哥忽然说：“知道吧，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因受贿被人举报，昨天纪检委都对他‘双规’了，这回幸义又有希望了。”

上回公安局一哥被擢升为政法委书记，幸义是几位支队长中最有希望上去的，哪知组织部从邻市公安局调来一位局长，所有班子成员一个没动，弄得幸义好长时间都蔫蔫的没劲。陆明远自是盼幸义上去，幸义上去了，其能量自然而然就大了，以后在帮他的事上力度也就大了。

陆明远道："这回总不至于又从哪儿弄来一位副局长塞进去吧。"

伟哥笑着摇头："谁知道啊。这里面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不是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别人做不到的嘛。"

这时伟哥撂在桌上的手机响了，伟哥瞅一眼后看着陆明远，陆明远笑笑伸手抓过接了，说："嫂子吧，你好，是不是催伟哥回去？今晚上恐怕不行，我公司出了点事，他得帮我摆平……"

"明远你公司出了什么事呀？"

"人家把贪污受贿来的钱让我帮他放出去，反贪局因此寻上我了。"

"你把钱交反贪局不就行了。"

"哪是这么简单的呀我的嫂子，他们把私募资金的罪名往我头上扣，这罪名的后果是什么嫂子你肯定想不出来，后果是我的公司被查处，我本人将入监，你说我冤不冤呀嫂子？"

"怎么会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会是这样……现在的事情太复杂了，好在有伟哥这样的朋友帮我……嫂子有什么事是吧？我让伟哥接电话。"

伟哥接过电话，鼻子嗯嗯嗯地应着，末了说："那就这样吧，你早点儿休息。"

三个人继续喝茶闲扯，好像全然没有刚才电话的事。陆明远心下好笑，没想到今天发生的事情反倒成了自己对付贺姐的一个最好的借口。换在以往，少不得要费上一番脑筋。

想着今晚上伟哥要留宿柳姐这儿，柳姐的楚楚动人让陆明远暗自感到一种冲动，很想邵怡了。再坐会儿，陆明远随便找了个借口同伟哥和柳姐告别。

车上陆明远拨了辛老板的电话，道歉了一番。辛老板说陆总你有事只管忙去，还安排赵总来陪，真是客气，咱们谁跟谁啊。陆明远也就想起孙艳这女人，赵副总经理只怕多半同孙艳走到一块了。对一个职业女性工作者来说，性已经被市场经济简化成成人需用的商品。

邵怡还没有睡，坐在客厅等他。邵怡开了水让他去洗澡。陆明远躺在浴缸里，想邵怡再怎样也料不到自个今天险些儿出了娄子。他是不会跟她讲这些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邵怡送睡衣进来，见他闭着眼睛擦着自己身子，问他想谁了，陆明远说："除了想你，还能想谁？"邵怡一旁浅笑嘻嘻地望着他洗澡。陆明远觉得这女人这会特别的曼妙可人，那种欲望就迅速窜了上来，朝她张开了双手，邵怡笑着退开去，让他慢慢洗，她在客厅等他。陆明远哪里还能慢慢洗，胡乱地擦了下身子，从后面一把抱着邵怡去了卧室。邵怡期期艾艾地说："干吗呀你……别闹别闹……"

陆明远把女人横放在宽敞的席梦思床上，嘴巴凑到邵怡的耳朵根说："我想干吗你不知道呀……我想干的也是夫人你想要的……"身子严密地吻合了上去。

大庄家 第六章（1）

与龙老板签订协议后，陆明远并没有马上给伟哥打电话，而是挂了财务部电话，让他们抓紧时间办张五十万人民币的银联卡，他等着急用。之后他才摁了伟哥电话，说了龙老板的事。伟哥也不多说什么，只说就这样吧。同伟哥的关系可以说不分彼此，可是伟哥在这类事上总是避讳触及实质。诚然能够理解，却也让陆明远生出慨叹来，再亲密的朋友，也有有距离的时候。

人事部雷经理打来电话，说按他的吩咐新招了三位女孩补充揽储部，问他是不是见一见。自李红烛离开金利公司后，陆明远就把揽储部一个叫方波的女孩提上来顶了李红烛的位子。方波长得漂亮而性感，笑起来两个深深的圆圆的酒窝给人清纯之感。对公司的各个部门，陆明远最看重的就是揽储部。只有争取到大量“上家”资金的注入，公司才能获取丰厚的利润。一定程度上说，美女能最快速地产生市场经济效应。不是市场经济，美女绝对无法产生惊人的美女利润，美女经济是市场经济下才有的产物。让陆明远甚感有意思的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有不少学者提出，要是雷曼兄弟变成雷曼姐妹，雷曼公司由女人经营而非男人，信贷危机还会发生吗？此观点得到为数不少的女权主义者和主流经济学家的肯定。他们指出，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男人制造的灾难，是华尔街和那个城市男性荷尔蒙过多产生的怪现象，要是有更多的女性决策者，这场危机完全可以避免。以致冰岛政府在其金融系统垮掉后立马委任两位女性担任两大国家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奥巴马也同时指定玛丽?夏皮罗担任证交会主席。对此陆明远只觉得滑稽。还是英国女首席执行官朱迪思?麦肯纳客观，她把其掌控阿斯达的财政描述成“有先见之明”，但是她不将其归功于她的性别，而是归功于高层决策的多样化。在回答媒体的采访时，她说自己不喜欢冒险，这是她的性格，与她是女人无关。她觉得重要的是让公司里有更多不同类型的人，让男女达到一种平衡。在雷经理与人才市

场联系时，陆明远特意做了指示，除了貌美和拥有灰色技能（指职场上的特殊技能，如唱歌、打牌及喝酒），同时还得注重学历。这是他深谙那些“上家”的特性，单一的美貌已经很难吸引他们的兴趣，那些发廊、酒店、茶楼的女孩哪个看着都不差，他们需要的话几张红票子便能搞定，真是太简单了，没必要耗时费力。到了他们这个层次，哪个不是人精。市场经济更让他们注重投入和需求的比量。而要让有钱人成为公司的“上家”，整个儿玩的是过程，这个过程可不是女人单用一那张脸蛋和下半身能解决的，只有把女人的品位和素养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才能使他把闲钱拿出来生利，从而实现双赢。

陆明远让雷经理把人带来。

一会儿雷经理领着三位婀娜多姿的美女进来，介绍中便也知道她们一个叫郑洁，一个叫陶燕儿，一个叫韩叶。当目光落在陶燕儿那张脸上时，陆明远吃惊地发现她与邵怡有几许相似。如果不是对邵怡的家庭背景了然于心，陆明远可要怀疑陶燕儿是不是邵怡妹妹什么的了。接后的扯谈中得以知道，去年大学毕业后陶燕儿在一家民企搞文秘工作，因嫌薪水太低就跳槽到金利公司来了。如今跳槽的主因差不多全是因为薪水。陆明远猜测她们只怕未必知道金利公司是请她们攻关的。郑洁和韩叶都是大学本科毕业。陆明远对这次的招聘工作还算满意，让雷经理和唐小雪与方波商量一下，把三人安排下去。

大庄家 第六章（2）

雷经理他们走后，陆明远的思绪竟在陶燕儿身上停住了。陶燕儿是与邵怡有些相似，可陶燕儿的年轻漂亮远在邵怡之上。他想，如果把陶燕儿的事说知邵怡，邵怡都未必肯信。不知为什么，想到这个酷似邵怡的女孩将面对那些好色的“上家”，陆明远就有点儿不是个味了。略一沉吟，陆明远拨了雷经理电话，让他把陶燕儿安排到评估部负责办公室工作。雷经理显然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也不问为什么，只说遵照陆总指示办。陆明远知道，促使他对陶燕儿工作安排的改变，只因邵怡在他心里之重。

财务部小姐送来银联卡，陆明远随手把它放入都彭包内。他正想给幸义去个电话，评估部徐经理送来对三泰房地产公司门前区竞拍地块的评估报告。陆明远很认真地把报告看了，再向徐经理询问一些欠明白的地方，徐经理一一答了，对这桩放贷的数目也就了然于心。他估计李总今明两天会找上他来。电力公司那两千万至今躺在公司，光每天付给张总的利息就是七千元人民币，陆明远倒是希望李总今天就把要贷的款拿走。

徐经理走后，陆明远拿了都彭包正要离去，不想陶燕儿敲门而入，陆明远似乎明白了她的来意，招呼她坐，待要动手给她倒茶，陶燕儿说自己来自己来，用一次性塑料杯在饮水机上取了杯水。陆明远坐在大班椅上以一种特别的目光看着陶燕儿忙乎，这个女孩的动作不乏表演舞蹈的韵味，他清晰地感到胸腔有个东西在悠荡。

“有事吧？”陆明远问。

“陆总，”陶燕儿头微微仰视着陆明远，说：“你不是说好把我和郑洁她们安排到揽储部的吗，怎么一下又改变了决定？”

陆明远笑了笑说：“此前你不是一直从事办公室工作嘛，正好评估部办公室也需要一位工作人员，所以我就让你去评估部了。”又问，“有啥不妥吗？”

陶燕儿红着脸笑着说："不是不妥，只是觉得忽然间便变了，让人觉得好生奇怪，于是就跑来问问陆总。"

陆明远不便跟她说揽储部的事，只说："也许办公室的工作更适合你。"

不想陶燕儿说："当初我来金利公司可是奔揽储部来的，相对来说揽储部的自由空间要大些，既然陆总安排我去评估部，只好遵命了。"

大多数年轻人不喜欢过于约束的工作，这跟他们的年龄相关，陆明远倒是能够理解，他笑笑着说："揽储部是自由一些，可她们是按绩提成，那点儿底薪仅能保障她们的基本生活开支，想多拿点儿薪水，就得拼命揽储，一点也不轻松。"

这时陆明远的手机响了，陶燕儿站起来，说陆总你忙，我走了。陆明远让她以后有什么事找他。电话是三泰房地产公司李总打来的，几句闲话后，李总说晚上请他去红都食府，五点钟准时来接他。陆明远说接就不用了，很麻烦，到时他自己赶去红都食府就是了。李总就说他在红都食府恭候。

陆明远摁了幸义电话。得知他这会在局里，陆明远说自己在外头办点事，来他办公室坐坐。幸义笑说："你什么时候找我预约过？"陆明远笑说今非昔比啊。幸义问他啥意思，陆明远呵呵一笑，说你是幸副局长呀，这大局长的办公室可是随便什么人能进的么。幸义说去你的，一会又说你陆大老板可是随便什么人么，金融资本家呢！我们公安局都要因你的到来蓬荜生辉。玩笑间陆明远已出了办公室，驱车奔市公安局而去。他自是知道，身为经侦支队长的幸义是难得在办公室坐上会儿的，有时扯不上三句便来了案子，就得立马出警，把你甩在那里连客气话都没一句。

大庄家 第六章（3）

到了幸义办公室，没想到有下属在向他汇报工作。好在汇报工作很快就完了。陆明远玩笑着说：“当领导的就是忙呀。”他本来想说当局长的就是忙，只是想着这儿是敏感地带，这局长两字是万万说不得的，这才改用领导一词予以代替。

幸义哪里听不出他的意思，手指他摇头而笑，给他泡了杯茶，过去把门掩了，陪陆明远在沙发上坐下，问屈莹和孩子在国外的情况。与陆明远一块，幸义是从不谈他公司的情况，像是避讳着什么。陆明远打开都彭包，拿出那张银联卡放在幸义面前的茶几上，幸义便愣了一下，陆明远淡然地说：“这是一个机会，该活动的还得活动。”

幸义朝他不置可否地笑笑，把银联卡塞入衣兜。

接下来两人随意地闲扯。陆明远却莫名地想起单婧来，如果同她扯上关系，幸义这个副局长就稳操胜券了。他想自己在这当儿想着这女人，是太巴望幸义上去了，作为朋友，他做到这步已够仗义的了。

看看快到李总约定的时间，陆明远起身告辞。他本想拽上幸义的，只是饭局上肯定要谈生意，以幸义的身份挟在这中间自是不便。幸义开了门要送他，陆明远以手制止了。陆明远哪能不知幸义的客气缘自刚才那张银联卡的作用。

没想到李总还带了位漂亮的女秘书，开始陆明远还以为是李总夫人，看第二眼时便看出是秘书了。虽说有的秘书同时还扮演着夫人的角色，可夫人毕竟是夫人，夫妻间那份随和是秘书难以扮演到位的。从李总的介绍中知道秘书叫向梅。

在服务小姐请他们点菜时，向梅把菜单推给陆明远，陆明远说他是随意的，让女人随便点，向梅笑说第一个菜得请陆总钦点。陆明远就知道这女人很会缠人，随手点了个天麻炖乳鸽。向梅要他再点一个，陆明远说他的任务完成了。向梅手指蚝皇大鲜鲍问他行不行，陆明远只说随便。接下来也是以此应答，向梅笑说陆总真有意思哩。

要酒时向梅说都喝白酒，让服务小姐来瓶茅台。女人主动提出来喝白酒，陆明远就不好说什么了，猜测这女人只怕是个酒仙，暗自提醒自己别被她灌醉，弄得云里雾里的不好看。第一杯酒向梅敬他，说是久仰陆总大名。陆明远爽快地同她碰杯干了，往后喝下来就不为其所动了。

话题自然要扯到借贷上。李总还是当初“咩红坊”茶坊的意思，要求借贷八百万。今天徐经理送来的报告对那块竞拍地的评估值是一千五百万，建议放贷七百五十万。但徐经理同时强调，三泰房地产公司那块竞拍地的手续目前尚在办理中，因此他们暂且无法拿到国土使用证。但李总当着陆明远保证，这个礼拜一定把国土使用证办下来抵押给金利公司。金利公司的通常做法是“下家”把相关资产证抵押到公司，在建议放贷数上适当地予以降低五至十个百分点，极少有突破评估报告建议放贷数的事，这样做自然是为了减少放贷风险。对资金公司来说，资产抵押是唯一的防范手段。这回当然也不例外，陆明远只同意借款七百万，月息六分，期限三个月。双方由此扯开了。

李总说：“陆总，就按你贷我七百万计，拿掉你们的‘砍头息’一百二十六万，我实际到手的才五百七十四万，距我要求的八百万相差一大截。我的要求是贷到手头的钱八百万。”

大庄家 第六章（4）

向梅也在一旁道："我们的抵押物可是一千六百九十八万标得的，现在肯定不止值这个数，就算陆总你贷给我们一千万，也还有六百九十八万的零头，金利公司不用担心什么，没想到我们连六百九十八万这个零头都没贷到，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嘴角一翘，嫣然一笑，说，"我都要怀疑陆总您在这桩生意上的诚意了。"马上又柔声说，"我想陆总不至于这样，对吧？"

陆明远微笑了一下，望了眼杯中的酒，神情安详地看着向梅。他不想对她的话申明自己在这件事上有多诚意，这不合他的身份。

向梅迎着陆明远的目光，妩媚地笑道："我可是素闻陆总在圈内是大手笔惯了的。"

陆明远又是微微一笑，仍是啥话也不说。他知道只要一开口，这女人就会乘虚而入。

向梅抓起酒瓶把陆明远面前的酒杯斟满，浅浅地笑了一下举了杯，说："陆总呀，既然您这会不想多说什么，那咱就喝酒。来，咱们把它喝了。"

陆明远不能老不吱声，笑着点头举杯喝酒，向梅却只道他要一口干了，跟着一仰头来了个杯底朝天，哪知陆明远只喝了一口，把杯轻轻一放，笑着说慢慢喝吧。这下向梅可不干了，嚷着说陆总你欺负女孩子，好男人是不欺负女孩子的。一旁李总也说陆总你这就不对了，得把剩下的干了才行，否则后面的酒就不好喝了。陆明远笑着说："李总你是看明白了的，没有谁说一口干吗？向小姐豪爽，巾帼不让须眉呀，我钦佩。两位不用催，这杯酒我肯定会喝掉，咱们把节奏放慢些。"

向梅亮了下空杯，嗲声说："我们可以慢慢地喝，可陆总你得把这杯干了，否则往下来我都只有看着您喝的份儿。我想陆总不至于让我一个女孩子喝口酒都不能满足吧？"

陆明远在银行任信贷科长时，不少人为了从他手中贷到款，什么手段都使了出来，踏足资金市场后又是大小老板追捧的对象，什么场合没见过，哪会为眼前女人几句话所动，他盯着向梅看了一会儿，说："向小姐可别把李总晾在一边了，敬他一杯才是，要不他都有意见了，然后呢我把这杯喝了，这酒就公平了。"

李总道："陆总你什么意思呀，向小姐敬你，你把我扯进来就不对了，咱们可是兄弟噢，对不对陆总？"

陆明远笑着说："是呀，咱们是好兄弟，好兄弟有富同享，我可不能只管同向小姐海喝而把你兄弟晾着。"

李总大笑，说陆总真的是李某人的好兄弟呀。

向梅看着陆明远做出深情的一笑，然后一边往自个空杯斟酒一边说："陆总这么说，我这杯只好敬我们李总了，谁叫你们是兄弟呢。不过，你们兄弟可别联手欺负我小女子，否则我可不干啊。"举了杯看眼李总又看眼陆明远，说，"兄弟有事，自然是要鼎力相助的了，这杯之后李总你要敬陆总一杯才对，感谢陆总这个好兄弟嘛。"

向梅同李总干了后，笑眯眯地望着陆明远，陆明远知道她等着自己把酒喝了。更要命的是李总倒了酒等着跟他干，不免慨叹这个女人了不得，一下就让自己陷入被动局面。而这两杯酒他是一定要喝的，自己可是说了好兄弟的话。当然，陆明远也可以不去理会，谁又会把酒桌上的话往心里去？但场面多半会冷下来，这不是陆明远的个性。虽然李总有求于自己，但陆明远绝对不会以此耍赖来蛮，他素来认为，既然是做生意，彼此的身份就是相等的，不存在谁比谁高一截。这也是他在圈内赢得不错声名的所在。好在陆明远知道，这两杯酒下去距他喝醉还差一截。

大庄家 第六章（5）

两杯酒一喝，向梅竖起拇指直夸陆总爽快，说这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哪个女人嫁给陆总一辈子都是福气。

这时李总的手机响了，李总愣了一下，给陆明远示了下意，起身离座到外面接电话去了。回来的时候李总已是脸色大变，陆明远少不得问李总发生啥事了，李总说："老婆子打来电话，说与人的车子撞上了。不好意思呀陆总，我得先走一步。"话向向梅道："陆总是我的好兄弟，我把他交给你了，你得让他满意啊。"

向梅望着陆明远笑道："陆总是李总的好兄弟，我自然会让他满意，这你李总尽管放心好了。"

李总走后，陆明远才惊觉外面早已是万家灯火了。

接下来两人继续喝酒。也不知话题怎的又拐到了贷款上，向梅轻声软语地说："大哥，陆总我叫您大哥没意见吧？五百七十万真的不行，李总把大哥交给了小妹，这事儿您得给小妹解决，要不李总那儿我可不好交差了。你们是好兄弟，好兄弟就不要让我这个小女子夹在中间不好做人，对不对大哥？"

陆明远笑了笑说："我和你李总是好兄弟，兄弟之间的事自个解决，怎么让你为难了？我都被你弄糊涂了。"

向梅媚了他一眼，说："大哥您是故作糊涂吧，李总离去时是怎样对小妹吩咐来着？圈内都说您是及时雨，小妹可是久慕大哥的大名。"

听女人大哥大哥小妹小妹的，陆明远拿眼去瞧女人，女人脸上起了红云，看上去楚楚动人，就暗自感到了一种冲动。他笑着说："及时雨也只是今儿听你说，倒是常听人说我陆某是为富不仁的大坏蛋。"

"您是大坏蛋吗？"向梅定定地望着陆明远，眼睛里流动着一种女人的需求。一会说："大哥知道有句话是怎样说的，男人的坏和女人的什么什么？"

陆明远当然知道，那句话叫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但陆明远不想说，确切说女人的样子让他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不想让女人把自己羁绊在这里，便想结束这个饭局了。他淡淡一笑，不说知道也不说不知道，举了杯说："喝酒。"向梅就与之把杯一碰干了。

陆明远放下酒杯，拿了餐巾纸开始慢腾腾地擦嘴巴，向梅对他的表现明显地愣了一下，看陆明远的目光不乏错愕。所有这些是稍纵即逝。陆明远似乎也觉得自己草率匆忙了点，便朝她笑笑，向梅回应地笑了一下，气氛就回来了。

向梅埋了单，看着陆明远柔声说："大哥喝多了点是吗？小妹就近给您开个房，休息会儿再活动吧。"

这会陆明远很理智，女人的话和其模样让他明白李总半途而退是怎么回事了。想想也是，这酒喝得好好的，他老婆的车子忽然就与人撞上了，天下有这么巧的事？这种伎俩也太小儿科了，用在别人身上也许管用，他陆明远可是惯用此招的高手，麾下揽储部那些美人哪个不是要长相有长相要气质有气质要内涵有内涵的绝色美女，他如果连向梅这种女人也喜欢，大可玩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游戏。如今这年头，性已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可陆明远给自己的准则是好色而不淫。陆明远并没有因此对李总有什么不满，只是感到滑稽，这不是班门弄斧么？他对向梅说别麻烦了，咱在这儿扯两句吧，也不管女人是否在听。

"如果李总坚持贷八百万的话，这里还有一种方案，就是我借贷七百万，三泰公司可实拿七百万，但在借款合同中得把一百二十六万的利息全部写成本金借款，到期的时候三泰公司按照约定的金额还款就可以了。这个方案，向小姐回去后告知李总吧。"

大庄家 第六章（6）

“怎么还是七百万？我们公司需要的是八百万啦。大哥再加一百万，否则小妹回去怎好向李总交差？小妹可是认了大哥您的，小妹的事也是大哥您的事，对不对呀大哥？”

自金利投资公司成立以来，陆明远经手放贷上百亿，他一旦决定了的借贷数目就很难更改，对每笔贷款额都做得相当冷静，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这是因为他异常明白，现在贷出去的是自己的钱，再也不是当信贷科长的时候了。银行是国家的，国家大得很，亏了也就亏了。有朋友曾这样玩笑，说国家的钱只要不拿出国门，放在谁的手里还不是国家的。做资金生意，最重要的是风险控制，压低企业抵押资产价格和最大限度拉开放贷数额是最基本的风险控制手段。陆明远看着女人逢场作戏地说：“因为你是小妹，大哥才实借七百万，李总面前我只答应借五百七十四万的，中间的差额可是一百二十六万。一百二十六万，我这做大哥的够意思了。”他冲女人一笑，不再给她说话的机会，说：“好了，就这样吧。”

陆明远自信李总不会放弃这七百万，很快会找上他来的。

果然，翌日上班没多久，李总和向梅就出现在他办公室。金利公司的服务是一条龙式的，很快就把合同签好，当场提款。临走时向梅说有空再约陆总。陆明远笑说行。仅仅一夜，大哥又成陆总，想想倒也有意思。

一时无事，陆明远开了电脑，继续看他颇感兴趣的译文小说《斩金》一书。他对《斩金》的兴趣缘自作者玄秀盛的特殊经历。韩籍日本人玄秀盛出生于大阪市西成区，自幼父母双亡，靠亲戚接济长大。由于无人管教，少年时代的玄秀盛无恶不作。中学没念完，就创下八进感化院、六遭逮捕的“辉煌战绩”。成人后他曾先后从事过不动产经营、夜总会管理、私家侦探等与黑社会密切相关的“边缘”工作，在东京是小有名气的边缘新闻人。可到了2002年，玄秀盛竟开了一家名

为“新宿救护中心”的事务所，专门替那些因借高利贷而无法偿还者出谋划策。他凭着对放高利贷内幕的了解，于是便写了《斩金》这本书。《斩金》让陆明远对日本民间资本资金市场有了全面的了解。日本的地下钱庄纯粹由黑社会掌控，采取诱骗的形式针对那些刚从乡下来京的年轻男子，通常的伎俩是哄骗他们去夜总会等风月场所寻欢作乐，待到他们身上的钱财全部花光后就趁机放贷。这些人在享受短暂的人间欢乐后要么倾家荡产还债，要么去跳东京塔或者钻地下铁轨道。而另一群借贷对象则是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的中年人，他们忙碌了半生，房子和汽车的贷款已还清，子女也踏入社会开始了人生的第一站，抱着“人生五十才起步”的流行观念，梦想在退休前最后一搏，于是陷入炒股和赌马这种短时间暴富的行当，以致积攒半辈子的血汗钱投进去后很快没了踪影，为翻本只得舍命去借高利贷了。陆明远觉得，较之日本的民间资金市场，中国的资金市场要文明多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地下钱庄等民间融资机构活跃的、大规模的拆借，中国民营经济今日的辉煌是不可想象的，恐怕明日的辉煌更难以企及。

方波进来，笑说陆总你是日理万机啦。一屁股在陆明远大班台前那张高背转椅上坐下。陆明远从电脑上抬起头来，身子往椅背一靠，双手放在扶手上，看着这位美女副总淡然一笑，问情况进展得怎样了。方波最近正盯着福心区国资局伍局长。国企改制，所有国有资产处置资金都得上缴国资局，国资局一下就掌握着好几个亿的资金，局长便位显权重了，伍局长也就被方波盯上了，想让伍局长从中匀出个千万存到金利公司来。方波说她准备就近几天把伍局长拉到湖南张家界去潇洒走一回。根据公司财务规定，如要报销差旅开支，事先要征得总经理的同意。陆明远一向只算大账，对这种小钱从不往心头去，这种性格使得他素来不喜欢过问下属行事的具体细节，当下爽然道：“行呀。”让方波一切看着办。

大庄家 第六章（7）

不想方波忽然说："昨天人事部招了三个女孩充实我们揽储部，那个叫陶燕儿的女孩不错嘛，陆总怎么把她塞到评估部去了？那么一个漂亮女孩，放在办公室可埋没了那份天生丽质。不瞒陆总，我都想把她好好调教一番，成为咱揽储部的重要骨干。"

陆明远自然不会跟方波说内中原委，以他身份也无需解释什么，怎样用人是他的权利，但方波把这事拎起，他不能什么话也不说，当下信口说："徐经理说他办公室需要个人，我就让雷经理把她安排去了。我看韩叶和郑洁也很不错嘛，方副总你可得费点心儿把她们培养起来。"

方波嘻嘻笑道："陆总发了话，我敢不尽力吗？惹得您不满意了，炒了我的鱿鱼又得屁颠屁颠到处找工作。再说了，这副总经理的位子我屁股都还没坐热呢。"

此前方波在一家广告公司做业务员，来金利公司也有一年多了，说话办事很放得开，同各部门经理也合得来，在陆明远面前时不时玩笑几句。除了工作原则难以让陆明远妥协退让，其他方面他是随意的。一个做老板的，在下属面前也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否则很累人的。陆明远笑着摇头，说："我炒你鱿鱼？哪敢呀。你什么时候成了李红烛第二，彼此见了还当我是朋友就称谢了。"

方波哦了一声，说："红烛的世纪黄金典当行快开业了，据说就在近几天。到时陆总还得送花篮啦。"

自从李红烛辞职，陆明远便未曾同她见过面，倒是李红烛给过他两个电话，请他喝茶，向他请教公司筹办的一些事。这让陆明远心头甚是熨帖。连方波都知道李红烛公司的进展情况，看来她现在的动静不小。他倒是当她面说过送她花篮的话。凭金利公司在资金市场的影响，李红烛自然盼他陆明远到场。对陆明远来说，这个场是一定要捧的，否则在有些人想来，李红烛的单干让他陆明远与之交恶，他没有

容人的肚量。这中间的事，相信李红烛也能想到，她那么一个聪明的女人，绝对不会让人产生这样严重的误会。初入这个行业，很多地方李红烛需要陆明远的帮助。虽然她的背后有杜克仲，可有些事情哪是杜克仲所能解决的。陆明远暗自猜测李红烛公司开业那天杜克仲会不会出现，对李红烛来说，自是巴望杜克仲到场，这样能够给她争面子，可杜克仲的身份特殊，出现在那种场合太敏感了。只是，男女之间一旦有了那层关系，许多事情就没逻辑可寻了。又想以李红烛在金利公司这些年的经历和心得，美女经济将被她发挥到极限。

“那当然了，这花篮还能少吗？红烛可是咱金利公司走出去的哩。”陆明远笑道。

这时敲门声响，陆明远很有修养地应道：“请进。”

门开了，没想到来者是李红烛。

陆明远哦了一声，笑着说：“是李总呀。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李红烛笑笑拿出张请帖双手递上，说：“我早就说了的，第一张请帖是陆总你的。”

方波笑道：“刚才我和陆总还在谈起送你李姐花篮的事，没想到李姐的请帖就来了。”

李红烛望着陆明远笑说是吧是吧。陆明远看了请帖上的开业时间，说：“后天啊？李总办事效率蛮快嘛。”

李红烛嫣然一笑，说：“陆总还是管我叫红烛吧，叫我李总听着都不舒服。”

陆明远哈哈一笑，说：“怎么会不舒服呢？”马上把头直摇，说，“这可不行，你现在是老板了，我再叫你红烛，别人听来还当我倚大。有天你成了阁司市的大老板女强人，那时我怎好开口叫你的名字？不成体统啊！我想了想，还是管你叫李总好。”

李红烛摇头而笑，说:“什么大老板女强人，这一辈子我都没想过。就算有天真干出了啥名堂，陆总还是陆总呀。”有顷，又说：“我

呢没陆总说的野心，也就想有份自己的事做。央视女主持人张越说得好，一个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自己的事业，起码要有自己的事情；如果没有自己的事情，就会把丈夫当做自己的事情，那就真的会有事情发生了。”

陆明远笑着说：“我说李总，这不是你现在应该懂得的。照常情来说，只有已婚女人才有如此深的慨叹。”

李红烛笑了说：“陆总的意思我是明白过早了，是吧？有些事情，看的见的多了，你不去想都不行。”

陆明远话向方波：“这方面你得好好向李总学习了。”

方波嘿嘿地笑说一定一定。

这时陆明远的手机响了，是那只专门用于与韩少林联系的手机。陆明远不便当着这两人接听，待要离座，两个女人都看出来了，说陆总你忙，告辞走了。陆明远这才摁了手机，韩少林的声音轰了过来：“陆老板，钟驰遥一家三口被一个叫王长中的彩民炸了，这事儿咋办？”

钟驰遥一家被炸！钟驰遥是一个投注站负责人，负责下面彩民的投注，这事儿发生在政府严厉打击地下“六合彩”的风口，任谁都可以想象它所带来的后果。由此而弄出人命案来，是陆明远怎么也没想到的，那种胸闷气短的感觉便又来了，人竟出不了声。

那头韩少林哪里知道他这会的感受，不停地问咋办，陆明远觉得当前要做的是赶快同韩少林碰个面，把钟驰遥一家被炸的事做个详细的了解。主意打定，陆明远让韩少林赶到茗雨轩去。

挂了电话，陆明远又有些后悔不该约韩少林到茗雨轩碰面，万一韩少林窥测出他和柳姐的关系，从中获悉自己一些刻意对其隐瞒的背景，以后就难免带来一些没必要的麻烦。把约见地点放到茗雨轩，还不是习惯使然。可陆明远也不想再改约碰面地点了，抓了都彭包往外就走，感觉双腿有些发颤，几乎是动不了。

大庄家 第七章（1）

陆明远赶到茗雨轩时，柳姐正好坐在吧台内，见了他笑着走出来，陪他进了一间包厢。韩少林还未到，估计一会将至，陆明远不想柳姐同他照面，请柳姐随意。柳姐让他有事叫她，起身离去。

这一路赶来陆明远冷静了许多。可以这么说，韩少林是他在钟驰遥一家被炸案中竖起的一道防火墙，只要韩少林没事，他便高枕无忧，这起案子就到不了他这里。当务之急是要把与钟驰遥那张往来银联卡上的钱悉数取出来才是。自从发生“六合彩”事件后，财务上陆明远采用一站一卡式，就是一个投注站一张银联卡结账，为的是防止此站出事而牵引出彼站，进而引发到他这个庄家。想了想陆明远拨了财务部小曹电话，让她这就去银行把钱转移了。

韩少林来了，后面跟着服务小姐，问他要什么，韩少林随手点了杯金银花茶。服务小姐很快把茶送了来，离去时随手把门拉上。陆明远也不问韩少林怎么回事，只是拿眼望着他。韩少林喝了两口茶，这才把事情的经过说了。

自“六合彩”传到阁司市，那王长中同众多彩民一样，梦想以此一夜暴富。他原本在镇上开了一家五金店，陷入“六合彩”后把生意抛给他妻子打理，一门心思研究码经。他同别的彩民不同，对“包单包双”这类赔率较低的彩票没兴趣，只买特码和“平碰特”，每期都是数百上千人民币下注，一期都不曾落下，无奈运气不佳，总是输多赢少，两年下来输了三十几万，把个原本殷实的家折腾了个干净，反欠了一屁股账，妻子在劝说无用的情况下与之离了婚。没了妻子的管束，王长中更是变本加厉。上期他看准了一个“平碰特”，一狠心借了三千元押上，竟被他买中。按一赔一百计，意味着代理人钟驰遥得赔偿他三十万。韩少林在收到钟驰遥上报数字后，按双方约定于翌日上午把钱打了过去。哪知钟驰遥起了贪婪之念，说庄家只同意按特码的比率赔偿十二万。王长中哪里肯干，坚持让钟驰遥兑付三十万。在几次讨要

的过程中反被钟驰遥手下几个小弟揍了一顿。王长中受此奇耻大辱，扬言钟驰遥硬不给的话炸了他一家。那钟驰遥也是当地的一个角色，哪就把这话往心头去。这时的王长中已急红了眼，因为买码弄得妻离子散，债台高筑，现在赢了三十万却拿不回来，又被对方毒打了一顿，也就恶向胆边生，遂弄来雷管炸药绑在身上，大清早敲开钟驰遥家，把他一家三口堵在屋里，问钟驰遥那三十万到底给还是不给。钟驰遥只当王长中吓唬他，嘲讽他来这一手也不看对手是谁。王长中就拉响了身上的炸药，轰然一声巨响，与钟驰遥一家三口同归于尽。

听说钟驰遥和王长中都死了，陆明远那根紧绷着的弦暗自松弛了下来。这两人的死，一定程度上说等于切断了警方追查他这个庄家的线索。但是，由此而引发四条人命，是陆明远怎么也没想到的。一时间，陆明远竟是没法体会到是何感受，只管咝咝咝地喝茶。

韩少林却忍不住了，说："陆老板，这事儿咋办？"

陆明远说："这事发生在这当口，事关四条人命，肯定已经惊动相关部门，警方肯定会举全力追查幕后庄家，为稳妥起见，我看你还是离开阁司市到外头避避风头的好。"

韩少林说："我离开阁司市？陆老板的意思，把所有的投注站都停了？"

大庄家 第七章（2）

陆明远轻轻点头，说："现在这情况，只能暂且这样。"

"可是，"韩少林盯着陆明远，犹豫片刻说，"这一停，下面那些投注站就有可能改投别的庄家，这好不容易建起来的网络岂不没了？重建网络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倒是陆明远没想到的，望着韩少林一时不知怎样作答。他想问韩少林的意思，想着自个身份，这话便出不了口。在陆明远的内心里，也并不想因此把它停了，更不想把"六合彩"这块阵地放弃了，因为它的进账实在是太可观了，就是上期王长中买中了"平碰特"，单单他一人就赔了三十万，这期拨拉下来也进账十六万有余。陆明远坐庄"六合彩"以来，"平碰特"也就王长中这一单。但这起命案所引发政府高压打击手段又是陆明远不得不考虑的。从幸义那儿获悉，为了遏制"六合彩"蔓延，政府对庄家将采取刑罚并举，就是说判刑的同时还予以巨额罚款。陆明远自是知道，这事情是一阵一阵的，撞在运动的枪口上就麻烦了，所以有经验的人总是避开行事，为的是少些麻烦。更让陆明远为之担心的是由此而牵扯到他的金利公司，要知金利公司很多业务都是见不得阳光的。陆明远见识了无数人事，知道一些事情的发生有时全在相关领导的心情，领导盯上了你，觉得你这人有些碍眼，那就什么事情都是事情了。而如今的公司，你不去整它什么事情都没有，真去查它，没有屁股干净的。远如中国首富牟其中，一查他就颠了个倒，首富成了首骗；近如中国首富、国美电器董事长黄光裕，因坐庄操纵中关村股被一封举报信推入囹圄之中。

就听韩少林道："陆老板您想过没有，下面投注站与投注站之间没有任何瓜葛，只有我同他们之间有关系存在，那钟驰遥已死，警方的线索也就因为他的死断了，他们还能往哪查？"

诚然觉得韩少林的话言之有理，陆明远口上却道："那是你想得简单。那些案犯，当初还不是得意自个的手段天衣无缝，栽了才知道问

题出在哪儿。你当那些公安都是吃干饭的。”忽然想起了什么，紧盯着韩少林问：“‘全猪脑壳’呢？你想过没有，假使公安机关再把他抓了，从他口里还怕撬不出你来？”

韩少林就愣住了。

“你没想到是吧？”陆明远叹了口气，说，“这不是没有可能，而是太有可能。你想钟驰遥一家三口在这当口被炸，相关部门的领导肯定会层层批示，公安机关就得举全力侦查，他们从正面打不开缺口找不到我这个庄家，就会从别的地方入手，说不准会把以往那些在‘六合彩’上留了案底的找去。现今这情况，一切得低调行事，赶快把‘六合彩’停了，让‘全猪脑壳’去外头避避风头才是。”

“这件事我马上安排。”韩少林点头瞅着陆明远，说，“停下来的事陆老板是否再重新考虑一下？一个网络建起来不容易呀！一期的进账就是几十上百万，什么生意有这来钱？我看肯定没有，除非贩毒。”

服务小姐进来，给他们杯里加了水退出去。陆明远喝了口茶，想想说：“好吧，这件事容我再考虑考虑。你想过没有，钟驰遥一家被炸，事情的导火索全在钟驰遥身上，如果他不贪婪，哪会死于非命。那些不明真相的彩民还只当我这个庄家耍赖吃了王长中的十八万，媒体以此一宣扬，各个投注站在接单过程中势将大受影响。我说少林，这庄再坐下去的话，绝对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大庄家 第七章（3）

韩少林苦笑一声，说："陆老板，这种事情哪是我能保证的。那些接单的哪个都不是简单角色，要不这电话里下的单注又怎收得上来，这中间的事您又不是不知道。"

这中间的坎坎道道，陆明远哪能不知道，他可以把商业信誉用在这上面，甚至把它当作事业来经营，但下面那些接单人可谓鱼龙混杂，形形色色，就像钟驰遥，眼珠子见不得白银子，管你吃得吃不得都要吃，以致弄出四条人命。这些人哪是韩少林约束得了的。他对韩少林说这番话，只是不愿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可韩少林的话让陆明远一时做声不得。

韩少林说："我可以电话里跟各投注站接单人把您的意见同他们说说，我们绝对保证中奖金额的兑现，但他们不能卡要彩民的奖金。"

陆明远自是知道，这种话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他不想跟韩少林过多地废话，说："这几天你得注意自个的行踪，多几个心眼，住所也要马上换一下，通知各投注站接单人低调行事，一旦哪个投注站出事，立马与之切掉联系。如果接单人要求跟你谋面，多半是公安机关对你实施诱捕，切不可轻易上当。记住随时保持联系。"

韩少林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陆明远再说："那就这样吧，我考虑好了再给你电话。"

陆明远不想跟韩少林一块出去，也就省了在柳姐面前介绍的麻烦，再说这会他也想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对这个庄是否继续坐下去真的得做个通盘的考虑。如果所担风险太大，再诱人的利润他也只能忍痛割爱。

钟驰遥一家被炸案，幸义肯定早已知道，也许还会把自己与之联系起来。陆明远就有了同幸义扯扯的想法，了解一下公安机关在这事上的态度，可掏出手机准备摁号时又忍住了，这一说岂非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了。虽说是哥们，可这事儿以两人的身份未免敏感了

点儿。又想公安机关真的在这事上有大动作的话，幸义自会递消息给自己。

柳姐进来，说："客人走了？"旋即玩笑问他准备给哪位妹妹电话。陆明远摇头，说啥妹妹，想约幸义出来喝茶，考虑到他那么忙，不好意思拽他出来。柳姐在他对面坐下，淡然说凭你们的关系有啥不好意思的。一会说要不这个电话她来拨得了，把世伟也拉出来。陆明远就看着柳姐笑道："原来柳姐想伟哥了。伟哥知道你心里这么有他，也不知有多幸福有多感动呢。"

"邵怡呢？都好久没见她了，哪天把她拽出来大家一块玩玩。"柳姐说。

"行呀。"陆明远道。

柳姐同伟哥之间的关系，邵怡与陆明远之间的关系，大家彼此明了，可也只就此打住，绝对到不了各自的配偶那儿。有时候陆明远也觉得这中间的事有些意思，如今男女感情上的隐私似乎也只是针对各自的配偶而言了。

与柳姐扯了会儿谈，陆明远回到公司办公室。他很想找个人就钟驰遥一家被炸案对自己目今境况的影响扯扯，最先想到的是邵怡，可他不想让女人为他担心，就忍住了。因为邵怡，很自然就想起陶燕儿来，也不知她能不能适应这里的工作。陆明远就想给她个电话，让她过来扯扯，在握起电话的那一刻，手机响了，是幸义打来的，陆明远立马把钟驰遥一家被炸案与之联系起来，心脏猛地一跳，几乎堵住了嗓子眼。他想自己也忒是激动了点儿，长吸一口气沉入丹田，这才摁了接听键，幸义的声音传了过来。

大庄家 第七章（4）

“哥们在忙啥呀？”

“我吧还不是那么点儿事，不像你，重任在肩啦。”

“还是你哥们好，忙自己的事，吃自己的饭，谁也管不到你的头上，不像咱，领导往哪指就得往哪奔。”

“怎么，又有啥任务来了？”

“还不是风港区买码引发了一起爆炸案，震动了相关领导，指示限期破案，市局决定成立重案组，咱呢被指派了下去，又有一阵好忙了。”

“这是领导对你的赏识，一个机会，哥们可得好好把握，表现表现，说不准这事儿一完，马上就有好事儿等着你，哥们可就前程无量了。我想小琴肯定高兴得不得了。哪天把伟哥拉出来，咱几个喝一杯，为你庆贺庆贺。”

“哥们你什么话啊？看你这样子，这阵儿生意肯定不错。说到底还是你哥们好呀，随便一笔业务做下来，比我一辈子的工资还多。”

“羡慕我是吗？那就干脆下海一块干，有我的肯定少不了哥们的。”

“算了算了，都四十好几的人了，还能折腾多久。这发财哪是谁都能发的，那得有这个命。”

“我也觉得哥们还是当你的国家公务员好。社会上怎样说国家公务员的呀？工资基本不用，老婆基本不动，日子滋润着呢。”

“以为咱是你哥们，除了老婆谁也管不着，爱怎样就怎样，咱们可不行，多少条条框框把你绑着。有时候连喝一杯都不能，轻则关你禁闭，重则饭碗不保。好了，就扯到这里吧，我呢又得忙了，啥时有空再聊。”

这一通说笑下来，陆明远一句也没提及钟驰遥被炸的事，幸义也只是同老朋友随意说了下他工作的近况，可彼此心领神会。陆明远想

着钟驰遥一家被炸案连市里领导都震动了，为安全起见，看来得让韩少林停下来才是。他拨了韩少林电话，没想到对方正在通话中。一会再拨还是通话中，陆明远的心情便有些不快了。在陆明远想来，这家伙多半在同哪个女人煲电话粥吧。这不是一时三刻能完的，只好待会再打了。

大地房地产有限公司胡总胡大启打来电话。几句闲扯后，说晚上请他去江浙大酒家吃江浙菜。陆明远知道又有一笔银行转贷业务可做。与胡总的关系，却是通过邵怡建立的。胡总是广东人，据说广东商帮的崛起在于他们善于充分利用地形的优势来创造商业价值。《孙子兵法》里倒是说得明白："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胡总跑到阁司市来，没了广东商人对地形惯有的迷恋，生意照样做得红红火火。胡总是邵怡所在银行的老客户。本来房地产项目的周期一般是两年至三年，但银行经常的流动资金贷款一般是一年期限，如此一来，企业不可避免会短期贷款，这就成了做生意最忌讳的"短贷长投"。贷款到期，企业就必须把款还银行再贷款出来，这便给了民间资金市场机会。行话对胡总他们是"车"贷款。胡总是老客户了，彼此合作一向愉快，而公司还有五千多万的现金躺在那儿，他得抓紧时间放出去才是。想着晚上也没什么安排，陆明远爽然应允。胡总笑说晚上他在江浙大酒家恭候大驾。

挂了电话，想着晚上的饭局，按以往惯例，邵怡也会被胡总邀请参加的。陆明远摁了邵怡电话，把刚才胡总电话里饭局的事说了，邵怡说上午胡总给了她电话，她晚上有个会议，便谢绝了，让胡总直接同陆总联系洽谈。陆明远玩笑说咱俩都好久没一块在外头吃饭了，什么鬼会议让你把这个饭局都推掉了。邵怡笑说咱哪天不是一块吃饭，这饭局还不及家里随意，没甚意思。陆明远就嘻嘻问她怎样才有意思，邵怡不去答他，吩咐他少喝两杯，别弄得云里雾里的不知道回家。陆明远笑说哪能呢，他还得在夫人身上按质按量完成家庭作业，被两杯酒就弄得云里雾里的，还怎样让夫人雾里云里。

大庄家 第七章（5）

陶燕儿进来，送上一份材料让他签阅。陆明远很自然就想起刚才电话里与邵怡的话，暗自有了一种冲动，看陶燕儿一脸微笑地立定面前，自己的欲念，她哪里知道。陆明远一边看材料一边跟她闲话，问工作还能适应吧，生活方便与否。凭现在同陶燕儿的关系，他只能扯这些。好几次陆明远都想告诉她她很像自己的一个朋友，终是没说。在陶燕儿准备离去时，陆明远动了带她赴胡总饭局的念头，便说："晚上有饭局吗？一起去见个客户？"陶燕儿马上答应说好。

这时陆明远也不想给韩少林电话了，刚才在茶楼才碰了面，这会就说停止接单，在韩少林想来他这人行事未免反常了。重要线索人钟驰遥一家都死了，警方不可能马上查到韩少林身上来。陆明远打定主意，明天再给他电话。

营业部经理小赵进来，递给他一张单婧汇往香港何家骥的单子。陆明远问汇款人还在不在，他倒是动了邀她上来扯扯的念头。小赵说客户汇完款后就走了，她遵照陆总的吩咐立马把汇单送了上来。小赵赶到他这儿怎么说也要五分钟，这会单婧自然是走得不知去向了。

陆明远看着手中的汇款单，单婧在"咩红坊"温泉休闲中心的一幕幕在脑子里鲜活起来。陆明远把保险柜里那几张汇款单都拿了出来。一阵把玩，再次让他感觉到一种潜在的巨大价值，也就觉得，让它就这么躺在保险柜里，实在是种浪费，应该最大限度地把它变废为宝。但是，陆明远清楚地知道，一个把握不好，就有可能把自己和公司推入万丈深渊。就像眼下落马的国美电器董事长黄光裕，信奉金钱解决一切，可最终又是金钱这副毒药毁了他的一切。有人对他落马发出如此慨叹：从草根到首富，一个神话就此终结。

陆明远燃上根香烟，特意把门关了，闭着眼睛躺在大班椅里。他得好好地把每个过程中有可能发生逆转的情况都估摸到。陆明远很想找个人商量商量，只是知道这事儿太重大了，就是妻子屈莹跟前都不

能说的。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单婧背后的关系太强大了，要捏死他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他是想把这层关系为己所用，成为他事业上的保护伞，可不想成为砍向自己的利刃。也不知哪根弦起的作用，这会陆明远竟想起当下圈内所谓的公关手段顺口溜："章子不如筷子，筷子不如面子，面子不如票子，票子不如辫子。"他对自己说："既然什么都不如辫子，那就干吧。"

主意打定，陆明远把手中几张汇款单手续费用拿电子计算机算了一下，然后电话通知财务部，让他们准备相等数额的现金。他打定主意以金元政策（直接现金行贿）开路。

看看距胡总约定的时间不远，陆明远带着陶燕儿驱车赶往江浙大酒店。

江浙大酒店在阁司市已有几个年头了，是阁司市最大的餐饮企业之一，开张至今生意一向红火，包厢都要提前预订。有人把它归纳于这些年江浙经济领先，江浙人在全中国范围内做生意，所到之处嚷嚷着要吃江浙菜，江浙帮菜焉能不红火？胡总先一步到了，身边惯例带着一位漂亮的美女。陆明远不用猜也知道是胡总的女朋友。握手中从胡总的介绍中果然是他女朋友小慧。胡总的女朋友走马灯似的换，每次见面都是新面孔，陆明远知道胡总的特性，胡总介绍他女朋友时也不往心里去，知道肯定没有下次，所以一转背便忘了。如今这年头，对老板老总们来说，找漂亮女朋友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如同上商场买件漂亮衣服一样简单。因为漂亮女人习惯于让自己的青春和容貌及时"变现"，这是大凡美女与老板老总们纠缠在一块的原因所在，他们是各取所需。小慧有些意思，不像胡总以往那些女朋友，开口陆总陆老板，管陆明远叫陆哥，这就让陆明远感到亲近，似乎与胡总的关系都拉近了。

大庄家 第七章（6）

胡总一见陶燕儿便啧啧称赞道："真是美女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别说，和邵所长还有几分像。"

陆明远岔开话题说："新来的，下班碰上就带她一起来了。"

服务小姐进来，斟上茶后笑吟吟地请他们点菜。

眼下做人流行斯文儒雅的"雅皮"，江浙菜就是这样的"雅皮"。江浙菜陆明远吃得不少，深谙它的风格比较清淡、精细，荤素搭配，兼容并蓄，既有海味，也有山珍，给人的感觉就是斯文亲切，家常平和。小慧笑吟吟地说："陆哥请点菜。"陆明远随意点了两个菜，价钱也不怎样贵。小慧要他再点两个。陆明远笑着说："接后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小慧轻轻一笑，点了个海市蜃楼，问胡总行不行，胡总拿眼看着陆明远，说："这菜名听来有点儿意境，有想头。"也不问服务小姐是什么，说可以。陆明远早就知道如今酒楼里的菜名多数是随便拿一个成语嵌进去，也不管适合不适合，客人懂不懂得。在他们看来，菜名起得越怪越好，这样客人才有想头，也就体现了老板的水平。

席间胡总好几次想扯资金市场，被陆明远岔开了。不到那个份上，陆明远从来不同人谈资金生意上的事。小慧坐在两个男人中间，也不插话，笑吟吟地看眼这个又望眼那个，这使陆明远颇感舒坦，很自然就想起美人养眼的话来。大凡有钱人总喜欢身边带着漂亮女人，只怕意在如此了。

一番推杯换盏之后，自然就扯及贷款的事。胡总说："陆总，咱还是老规矩，你得借我两千万，时间两个月，待到银行的款子出来我再还你。"

陆明远爽快道："行，一切照旧，明天我派人去胡总公司评估检验相关证件。"

胡总喝了口酒把杯轻轻一放，看着陆明远说："陆总怎么了，还要评估验证呀？咱都是老朋友了，你还不放心？邵所长那里可是答应把

钱还上两个月后再给我贷出来的，陆总和她是老朋友了，要不这就去个电话问问。”

陆明远笑了笑，说：“这是程序，也是公司规矩呀，该怎样走咱还是怎样走。”

胡总笑着说：“谁不知道在金利公司陆总的话就是规矩哟。”

陆明远笑笑，说：“也就两天的时间，不会耽误胡总还贷期限。”

胡总摇头而笑：“陆总的认真，我算是领教了。”

陆明远笑着把杯举了举，示意大家喝酒。脑子却想着三泰房地产公司那块竞拍地的国土使用证，也不知他们是否办妥了，明天倒是要问下徐经理，让他抓紧时间把证拿过来才是。

饭后胡总要安排节目，陆明远想第一次带陶燕儿出来，让她早点回家吧。饭桌上她都很拘谨，也没怎么说话。

与胡总告辞后，本想送陶燕儿回家，不料她说早就约好晚上和朋友逛街，刚好就约在这附近，走路就可以过去。陆明远也不想这就回去，便想约伟哥到柳姐茶楼喝茶，可在动手拨电话时又止住了，这茶一喝，今晚上伟哥多半要留下来陪柳姐过夜，他又得给他们在贺姐那儿打马虎眼。贺姐一向相信自己，那么好的一个女人，典型的贤妻良母，自个在这件事上却总是骗她，有时是情非得已，今晚上把伟哥约出来就是刻意为他们创造机会了。陆明远也不想约幸义，幸义现在是钟驰遥一家被炸案专案组成员，这段时间还是尽量少碰面吧，万一有天案子牵扯到他来，幸义也好暗中帮衬。陆明远不无觉得，往日看上去朋友甚多，其实真正往心里去的也就伟哥和幸义，当然还有邵怡。邵怡是他这一生最挚爱的人。陆明远竟莫名其妙地想到了陶燕儿，人就暗自摇头。陶燕儿只是他的一名属下罢了，他自是知道，对陶燕儿的感情，只因为她神似邵怡。

大庄家 第七章（7）

陆明远驾驶着奔驰径直回到家，洗了澡后开了电视单等邵怡回来。调到晚间新闻频道时，正好播放钟驰遥一家被炸案，被炸场面惨不忍睹，钟驰遥和王长中几乎是尸骨无存。从报道中了解到，钟驰遥儿子才九岁，一个聪明活泼在校小学三年级的小孩。而王长中也留下了个年仅十二岁的小孩，他的老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是买码毁了他。报道完了，陆明远坐在那儿兀自好一阵心悸，几乎叫他出气不得。

在陆明远准备给韩少林电话时，邵怡回来了。邵怡显然没想到陆明远先她回来，玩笑着说："我还以为夫君这会和胡总云里雾里的不知自个身在何处呢。"发现陆明远手里攥着手机，问他想给谁打电话。

陆明远不去答她，在邵怡脸上轻轻拍了拍，笑道："夫人你看好了，我澡也洗了，单等着你回来一块云里雾里。去吧去吧，赶紧把澡洗了，咱带你云里雾里的乐去。"

邵怡兴致不错，吻了吻陆明远，扭着腰去了浴室。

陆明远知道邵怡一会就出来，便没了给韩少林电话的心思，这个电话可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他坐在电视机前，思绪停留在刚才的新闻上。钟驰遥这家伙真是混蛋，王长中呢也未免太傻帽了，不就是几个钱吗？说到底还是性命重要啊！在他这么感慨着的时候，邵怡穿着粉红色的睡衣出来了，脸庞微红而光鲜，浑身散发着洗浴液的清香，笑眯眯地看着陆明远，问："想什么？"陆明远就暗自有了冲动，过去搂紧了她，轻轻地在她耳边说："在这儿除了想你，还有什么能让我想的呢。别浪费时间了，咱床上去吧。"

邵怡呻吟着说："好……上床……去吧……"

陆明远就抱了邵怡去了床上，随手把床头灯开了，灯光使得整个卧室飘浮着玫瑰色粉粒，显得极是浪漫。鏖战中也不知搭错了哪根弦，陆明远的脑子里莫名其妙地浮出陶燕儿来，人就更加激越忘情

了，似乎与之做爱的是陶燕儿而非邵怡，整个世界是一片天塌地崩海漏……

这一回两人是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邵怡闭了眼睛像松软的海滩柔柔地躺在那里，说："好久没有这么销魂了，真的。"

陆明远的手在邵怡身上轻抚，说："我会让你永远这么销魂的。"却想这男女之间的事也未免太奇特了，只不过因为途中脑子不合时宜地跳出另一个女人，这感觉就颠了个倒，邵怡只怕做梦都想不到是因为另一个女人让自己把她带至一个全新的感觉。

邵怡慢慢睁开眼来，说："是吗？"一会却低低地叹息一声。陆明远知道是自己的话勾起了她的情绪，他们这层关系能永远么？这宝贝儿真是敏感。他不便对她的话做什么反应，只好把她紧拥在怀里，吻吻她的脸，说："好好休息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第二天一到公司办公室，陆明远挂了徐经理电话，问三泰房地产公司的国土使用证是否拿到了。徐经理说昨天电话同三泰公司联系了，他们今天送过来。陆明远就让徐经理领人去考察大地房地产有限公司，进入工作流程。

陆明远拨了韩少林电话。韩少林说他已经把"全猪脑壳"做了安排，"六合彩"也停了，他也正在联系地方，准备换个住所，让陆明远放心，不会有事的。不知为什么，陆明远准备让他通知各个投注站停止接单的话竟没法说出来。那头韩少林见他久不吱声，问陆总还有什么指示，陆明远说那就这样吧。韩少林知道他心思似的，电话里一再让陆明远放心，他明白现在的局势，一切会谨慎行事。

大庄家 第七章（8）

坐在大班台椅里，陆明远想着自己几乎是在没有任何思想的前提下就改变了主意，未免有点儿匪夷所思，可仔细想来，还不是舍不下“六合彩”所带来的巨额暴利。难怪有经济学家说，只要超过百分之百的利润，就会有人胆敢为之犯罪。“六合彩”的利润，至少在百分之五百以上，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庄家为之亏了的，无不赚得盆满钵满。要知体彩福彩每年都要给政府创造上千亿的进账，由庄家自个操纵的“六合彩”怎能让自个亏呢？那些彩民未必全是弱智，他们陷入里面不能自拔，多半是过于相信奇迹吧。殊不知奇迹只是以微乎其微的希望降落在极个别人身上，就像王长中买中了“平碰特”，陆明远坐庄以来也仅此一例。退一步说，就算钟驰遥不吞那十几万，王长中投入里面的资金与他这次的奖额款也仅扯平，这还不算他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时间与金钱是相等的，王长中还是亏了这两年生意上应有的进项。

财务部送来他昨天通知的数额现钞，陆明远在握起电话准备拨号时又犹豫了，这个电话一拨，事情的演绎也许便不是他能左右得了的了。开弓没有回头箭！陆明远觉得有必要再好好想清楚才是，就把手中的听筒放下，燃上根香烟吸了起来。在陆明远这一生中，很少有事情让他这么慎重。虽说这年头“票子不如辫子”，可什么事情没有一个万一？万一单婧不肯屈服，其背后强大的关系足以置他于死地，那时连幸义和伟哥都没法救他。但是，陆明远又清楚地知道，对他来说这又是一个建立自己强大关系网的机会。在此之前，陆明远满足于建立在幸义和伟哥身上的关系，可李红烛离开他单干和其背后的关系让陆明远感到必须要建立更加强硬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说，在中国做企业就是做关系，何况他所从事的事业更需要这种特别的人脉关系，以便万一有天事发，有人从中照拂使之解脱。

陆明远站在窗前，玻璃是里面可以看见外面，外面却看不见里面的那种。下面是如蚁车流，当眼睛落在仅一街之隔对面“今朝大厦”四个金辉大字时，陆明远的脑子动了。今朝大厦的落款人是何睿，阁司市第一人。何睿的笔墨倒是有一定的水准，但在阁司市不是很多，有传言说他的润资一字万金，不到那层关系都不肯赐墨。特别是发生某省一领导以题字狂敛润笔金上千万的案子后，何睿就再也不轻易泼墨了。但阁司市的老百姓每每扯及那位案发的某省领导，就要把何睿扯出来。唯有圈内的人才知道，何睿不轻易泼墨是有针对性的，那就是不再随意题写面对市民的招牌，老板求字他照常挥毫泼墨。陆明远定定地盯着对面何睿两字，脑中灵光一闪有了主意。

拨通单婧的电话，彩铃欢快地叫着，是首什么歌陆明远不清楚。很快，单婧的声音传了过来，问哪位。陆明远忙说单局长您好，随即自报家门，说他是金利投资公司总经理陆明远。那头单婧就没了声音，显然因为陆明远这个忽然而来的电话愣住了。一会她问陆明远什么事，陆明远也不问她有没有空，说有点事儿想跟她扯扯，下班后请她去四海帝都海鲜酒楼。单婧没有马上答复他，沉吟片刻，说什么事电话里面说。陆明远当然不会电话里说，只说见面谈吧，有事请单局长帮忙。单婧就说到时候再看吧，挂了电话。

大庄家 第七章（9）

静坐片刻，陆明远挂了四海帝都海鲜酒楼电话，订了个包厢。尽管单婧没有答应他的饭局，陆明远估计她多半会赴约的。要知他这个电话除了让单婧好奇，还有太多的不安。陆明远几乎可以想象此刻的单婧何等的坐立不安，竟有些儿莫名的得意。在阁司市，敢把单婧弄得不快的人只怕目前还没有出世。当然，这样的结果可不是陆明远的本意。好几次陆明远幻觉单婧拿起手机要给何睿去电话，最终又没拨了。他知道坐在这里是办不成什么事的，便去评估部找陶燕儿扯扯，不想陶燕儿随徐经理他们去大地房地产有限公司考察去了，想这事儿多半会通过胡总传到邵怡那儿，人就暗自摇头。要知昨天为避免陶燕儿与胡总碰面，他都没带她出席胡总的饭局。

在信贷部与一班手下咸的淡的扯了会儿，见距下班时间不远，陆明远驱车奔四海帝都海鲜酒楼而来。服务小姐领着他走进预订的包厢，问他喝什么茶，陆明远说随便。服务小姐抿嘴一笑，转身忙去了。陆明远摁了单婧电话，告知她所在包厢号，最后以极其诚挚的语气说："我就恭候单局长大驾了。"

单婧不置可否。

修得金碧辉煌的包厢独自喝着茶。茶不错，入口清淡，回味醇香，他却喝不出是啥茶。他的脑子里转着待会两人见面怎样切入话题，以及对方可能出现的一些不快。

这时外面的服务小姐轻轻地敲了敲包厢的门，陆明远知道是单婧来了，应声而起，口里说请进。

门开了，果真是单婧，戴了副墨镜，是那次在金利公司见到她的模样，表情淡然。陆明远阅人无数，一眼看出这是个从身体到智力、从知识到阅历等各方面都非常成熟的女人。见她没有握手的意思，自然不便主动把手伸出去，万一对方视而不见，那他就将落得个没脸面

了。陆明远自是知道，打从接到他的电话，这个女人对自己可是心存戒备的。

落座后服务小姐问单婧喝什么茶，单婧要了杯加了柠檬的水。待到服务小姐请他们点菜，陆明远把菜单推到单婧面前，单婧也不去看菜单，淡然说她随便。陆明远便要小姐先把鱼翅和鲍鱼点上，再要了个谭鱼头火锅。问到喝什么酒，单婧让小姐来瓶苹果酸。凭自己与面前女人的关系，陆明远自是不便勉强她喝酒，要了一小瓶二锅头。

单婧的淡然让陆明远感到这气氛不行。这年头坐在车上不说段子没有气氛，坐在饭桌上不说段子没有胃口，打麻将不说段子也没有情趣，段子成了调节气氛最有效的办法，可眼下这样的特定场合未必是段子能调节的，陆明远笑了笑，说："本来想请单局长去个客气点儿的地方，可一时间想不起去哪好，便只好定在这里了。"

单婧喝了口茶，瞥了陆明远身边椅上的密码箱一眼，说："这里的鱼翅和鲍鱼做得不错。"

陆明远附和说："是呀，不错。"旋即说，"口感似乎有些偏重粤味吧。"

单婧说："听说老板是广东那边过来的。"

想着广东商人在择业、开店中对地形优势的习惯性迷恋，看来他们已走出传统的靠地生财。陆明远噢了一声，说："难怪了。早几年以'海上鲜'为标志的粤菜风行天下。有人认为当时粤菜红火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广东的经济发达，粤人走天下，天下人下广东。走天下的粤人要吃粤菜，下过广东的天下人要吃粤菜，粤菜哪有不红的道理。现在是江浙经济领先，江浙人在全中国范围内做生意，所到之处嚷嚷着要吃江浙菜，于是江浙菜又红火了。有经济学专家由此逻辑，说菜系的潮起潮落，追根溯源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的原因。"

大庄家 第七章（10）

单婧看眼陆明远，对他的话不置可否。

陆明远坐在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包厢独自喝着茶。茶不错，入口清淡，回味醇香，他却喝不出是啥茶。他的脑子里转着待会两人见面怎样切入话题，以及对方可能出现的一些不快。

这时外面的服务小姐轻轻地敲了敲包厢的门，陆明远知道是单婧来了，应声而起，口里说请进。

门开了，果真是单婧，戴了副墨镜，是那次在金利公司见到她的模样，表情淡然。陆明远阅人无数，一眼看出这是个从身体到智力、从知识到阅历等各方面都非常成熟的女人。见她没有握手的意思，自然不便主动把手伸出去，万一对方视而不见，那他就将落得个没脸面了。陆明远自是知道，打从接到他的电话，这个女人对自己可是心存戒备的。

落座后服务小姐问单婧喝什么茶，单婧要了杯加了柠檬的水。待到服务小姐请他们点菜，陆明远把菜单推到单婧面前，单婧也不去看菜单，淡然说她随便。陆明远便要小姐先把鱼翅和鲍鱼点上，再要了个谭鱼头火锅。问到喝什么酒，单婧让小姐来瓶苹果酸。凭自己与面前女人的关系，陆明远自是不便勉强她喝酒，要了一小瓶二锅头。

单婧的淡然让陆明远感到这气氛不行。这年头坐在车上不说段子没有气氛，坐在饭桌上不说段子没有胃口，打麻将不说段子也没有情趣，段子成了调节气氛最有效的办法，可眼下这样的特定场合未必是段子能调节的，陆明远笑了笑，说："本来想请单局长去个客气点儿的地方，可一时间想不起去哪好，便只好定在这里了。"

单婧喝了口茶，瞥了陆明远身边椅上的密码箱一眼，说："这里的鱼翅和鲍鱼做得不错。"

陆明远附和说："是呀，不错。"旋即说，"口感似乎有些偏重粤味吧。"

单婧说："听说老板是广东那边过来的。"

想着广东商人在择业、开店中对地形优势的习惯性迷恋，看来他们已走出传统的靠地生财。陆明远噢了一声，说："难怪了。早几年以'海上鲜'为标志的粤菜风行天下。有人认为当时粤菜红火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广东的经济发达，粤人走天下，天下人下广东。走天下的粤人要吃粤菜，下过广东的天下人要吃粤菜，粤菜哪有不红的道理。现在是江浙经济领先，江浙人在全中国范围内做生意，所到之处嚷嚷着要吃江浙菜，于是江浙菜又红火了。有经济学专家由此逻辑，说菜系的潮起潮落，追根溯源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的原因。"

单婧看眼陆明远，对他的话不置可否。

服务小姐端进来一只小碗盛着的鲍鱼汤汁，让客人试试味。陆明远客气地请单婧代劳。单婧略一迟疑，用汤匙捞了一点放到唇边尝了一下，说行。陆明远就笑笑，说："鲍鱼真要把它做好，在火候的把握上最见功夫，时间短了则带腥，长了则太韧。"

单婧说："陆老板对吃鲍鱼很有研究？"

陆明远笑着说："研究谈不上，和朋友吃过两回吧。"

这时，鲍鱼和他们所要的饮料、酒上来了，两个人便埋下头来忙于手上和嘴上的工作。陆明远早已打定主意，正事儿撂在后面谈。这当儿谈的话，这海味都吃不好的，那就暴殄天物了。

看情形差不多，陆明远这才说："单局长，我有件事情要拜托你了。"他并不马上说什么事，想看看对方的反应。

单婧抬眼淡定地望着陆明远，若有若无地点了一下头，示意他有什么话就说。

陆明远于是说："何书记的书法自成一家，我呢一直想得到他的墨宝，有时候做梦都想。金利投资公司对面的今朝大厦就是何书记题的，我是每天面对它，每次都要细细体味一番，其功底不在当今那些书法名流之下，更兼何书记视野高远，具有政治家的大家风范，他的墨宝更不是寻常书法家能比的。曾经托朋友弄何书记墨宝，朋友们称

何书记的墨宝难求，轻易不肯赐字，婉言推辞。直到有次单局长出现在金利公司，我想何不请单局长出面玉成呢。何书记可以拒绝别人，单局长找他动一下如椽之笔总不能也推拒了吧。”陆明远把身边的密码箱轻轻推过去，说，“里面是一点润金，这事呢还望单局长玉成。”

单婧说：“这事儿我尽力而为，可不敢保证。”

陆明远一听这话便知道成了，人就无比轻松。两人不再在这事上多话，随意地说些别的，言谈之间似乎亲近了许多。

再喝一杯茶，陆明远招来服务小姐买了单，两人离去。不知单婧是有意还是无意，竟忘了那只密码箱，陆明远就只好把它拎着。单婧是自个驾车来的，在她打开车门上去的时候，陆明远把密码箱放了上去，说单局长好走。单婧点了下头，启动汽车而去。

陆明远上了自己的奔驰。想着待会单婧回到家里打开密码箱，发现里面躺着她以往那些跨境汇款单据，也就明白他要的不是何睿的什么墨宝了，却也只怕不得轻松。不过，以她的聪明，当然能够明白自己如此拐弯抹角的用意所在了。